中國哲学史資料簡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編

中國哲学史資料簡編

清代近代部分 下册

中華書局



康有爲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縣人，生於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死於一九二七年。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未就。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光緒召見他議變法，並把他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戊戌變法失敗後，出國組織保皇會。辛亥革命以後，又參加了張勳所領導的復辟運動，復辟運動失敗，保皇派遂瓦解。

康有爲是十九世紀後期向西方尋找眞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的前一年(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侵入廣州，次年侵入大沽，又次年侵入北京，此後又經過中法戰役(一八八四年)，中日戰役(一八九四年)。帝國主義的侵略逐步加深。一方面，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已經形成列強瓜分的局面；另一方面，初步發展起來的民族工商業，遭受了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嚴重打擊。當時提出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國內出現了以康有爲爲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依靠光緒皇帝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和以慈禧太后、榮祿等爲首的頑固派反變法維新

運動的政治鬥爭。

康有爲原先從朱次琦受學，後來認爲朱次琦保守，獨立研求所謂經世致用之學。「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及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康有爲自編年譜)又後來更「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自編年譜)康有爲不僅是接受和總結了其前驅如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變法維新的思想和從廖平接受過來的常州今文學派的所謂微言大義、託古改制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民約論、民主議會思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初步的自然科學知識。 他以此來解釋公羊家「三世」的學說、禮運「大同」的學說，使「三世」、「大同」的學說，具有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新內容。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禮運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戊戌奏稿、大同書等。

這裏選錄了禮運注敍、禮運注一則、孔子改制考敍和上皇帝第六書。

康有爲改良主義的思想體系，一八八四年時已經基本形成。在這一年寫成的禮運注和後來寫成的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闡明了改良主義循序漸進的進化歷史觀，建立了改良主義變法維新的基本理論。在上皇帝第六書中，運用這種理論，結合當時形勢，提出了改良主義變法維新的政綱。

禮運是禮記中的一篇，其中大同章，是處在亂世的儒家，依託孔子把傳聞中原始公社的圖景加以描敍和美化而成的。這一美妙的圖景，長時期引起人們的嚮往和回憶，它對於現實的黑暗社會，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思想。歷代具有改革理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依託「大同」爲藍本來描繪其理想社會的圖案。康有爲更運用進化論的歷史觀點，爲禮運「大同」作了新的解釋，賦予了新的內容。後來把這種思想不斷擴充和修正，寫成了大同書。

康有爲在禮運注敍中說，孔子極其嚮往大同社會，「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躐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他經所明，多爲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他在禮運注中解釋「大道之行」說：「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他描繪他所理想的大同社會的圖景是：「無

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無所謂君，無所謂國，人人皆教養於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卽多私產，亦當分之於公產焉，則人無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又指出人人皆公的理論根據是：「惟天爲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隸焉，凡隸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獨不得立國界，並不得有家界，以至親愛不廣，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貨力自爲，故只有天下爲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他一方面運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把公羊家三世的學說和禮運大同小康的學說熔合在一起，建立了改良主義者循序漸進的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又一方面運用「天賦人權」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畫出了改良主義最高理想的社會輪廓——人人皆公的大同社會。他在禮運注敍中說，中國二千年的社會，「總總皆小康之世也」。中國二千年來荀卿、劉歆、朱子的舊學說，「總總皆小康之道也」。他暗暗地斥責了當時的頑固派，說他們「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這就指出中國非變法維新不可。

康有爲所歌頌的大同社會，只是一種空想，「**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七六頁）。但是，在革命派的運動尚未展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康有爲的改良主

義思想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因爲他不僅具有愛國主義的熱情，還比較現實地認識了民族危機，認識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比中國封建社會進步；並且認識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還不是最理想的大同社會(儘管這種認識很不徹底)。他的歷史觀是進化的。因此，康有爲在一八八四年發表的禮運注，在歷史上曾經起了鼓動變法維新和反對頑固保守的啓蒙作用。它是改良派企圖實行部分改革、實現君主立憲的理論根據。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爲在戊戌變法前一年(一八九七年)寫成的。它是「三世」進化歷史觀點的進一步的發揮，和前一時期(一八九一年)寫成的新學僞經考起着相輔的作用。新學僞經考是破，康有爲認爲古文經全是僞造，是由劉歆一手僞造爲新莽政權服務的。孔子改制考是立，立康有爲所認爲由孔子託古改制所作，用隸書寫的今文經。前者之破，企圖使頑固保守派在學術上失去陣地，在理論上解除武裝。後者之立，企圖使改良維新派在學術上佔領陣地，從理論上把自己武裝起來。康有爲所謂孔子託古，託的是堯舜、文王。他認爲堯舜「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清代學術概論)所謂孔子改制，改的是亂世之制——周制(以康氏的邏輯，周制既是亂世之制，正可證明文王的神聖，是經過孔子美

化的)。孔子託古作六經,創造了一套理想中的新制,「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孔子改制考敍),就是從據亂世進入升平世;從升平世進入太平世,也就是從小康進入大同的新王之仁制。他結合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目標,運用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憲政和進化論的觀點,說:「治法進化由君主而及民主。文王爲君主之聖,堯舜爲民主之聖。春秋始於據亂立君主;中於升平爲立憲,君民共主;終於太平爲民主。故春秋始言文王,終道堯舜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一)認爲文王是小康之王,堯舜是大同之王,文王、堯舜,都是孔子改制所假託的聖王。爲什麽改制必須假託文王和堯舜?他認爲人情「榮古而賤今」,改制是非常驚人的變革,不假託古人,就不能取信於今人。由此可以看出不必是孔子託古改制,而是康有爲託孔子之古而改制。必須指出,康有爲在這裏已經部分地修改了禮運注的觀點,禮運注說漢唐宋明「總總皆小康之世」,這裏却說魏晉隋唐以後,「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孔子改制考敍)。在他看來,中國封建社會是據亂世還够不上小康;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接近升平世,才是小康;將來公產主義的社會,是太平世,就是大同。這種觀點,在大同書裏說得更明顯。他企圖實行君主立憲以漸進入歐美的升平世。這就是改良派學習西方,進行部分改革的基本理論。

康有爲在本文中，不僅把孔子神化爲秉受上帝意志，爲萬世制法的通天教主；還把自己神化爲秉受上帝意旨，直承孔子大統，爲中國變法的通天教主。這正說明康有爲的變法沒有人民羣衆的基礎，他是假託所謂上帝的意旨，而實際是依靠地上的神——光緒皇帝的意旨和所謂感通天地萬物的仁心，從上而下地進行不損害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某些變革，施行在封建統治範圍內許可的所謂「除民患」的仁政。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僞經考等書刊布後，震動一時，正統派的腐儒，頑固派的官僚，把它看做是「洪水猛獸」；而變法維新的開明士紳，則如獲至寶，例如梁啓超就把新學僞經考比作「颶風」，把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比作火山的「大噴火」，「大地震」（清代學術概論）。可見它對戊戌變法運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

上皇帝第六書作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即戊戌變法的前夕。這時德國佔去了我國的膠州灣，俄國佔去了旅順和大連，英國佔去了九龍和威海衛。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全國愛國人士都感到中國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局面。因此，康有爲在這書中，總結了波蘭、緬甸、安南、印度各國亡國的慘痛教訓，得出了「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少變仍亡」的結論。他又說：「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他強調變和新是普遍眞理，這就運用了

「三世」進化的歷史觀點。他警告頑固派說：「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暍而淪胥者也。」他又詰問頑固派說：「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這些沈痛的呼號，正反映了當時全國愛國人士迫切要求變革的願望。

但是康有爲所強調的「全變」，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它只是區別於洋務派的變器（僅仿造西人的輪船大礟）而不變道（變道卽變法）。康有爲在這書中提出的政綱，恰恰就是他一貫強調的循序漸進的原則，一貫美化的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也就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爲藍本的三權（議政、行政、司法）分立的君主立憲。在具體辦法方面，他提出了在制度局下分設十二局的計劃，其中包括有革新民政、財政、經濟、文教、交通、國防和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些措施，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皇朝新設的機構裏獲得部分參政的權利。他認爲這樣，中國就可以救亡圖存，免去瓜分；就可以從據亂世進入歐美的升平世。這一改良主義的政綱，正反映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雖然遭到失敗，連君主立憲的局面也未實現；但對於揭露頑固派的反動面目，激起愛國人民的公憤，使人民取得反面教訓，更堅決地走革命的道路以

推翻封建王朝，廢除封建制度，却起了積極的作用。

從歷史發展來看，戊戌變法運動，是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前的一次改良式變革的嘗試。由於這是一個不改變封建制度的改良主義的政綱，由於封建制度早已過時，由於康有爲停留在這個政綱上面而不能再前進，就使他後來倒退爲反革命的保皇派。改良主義的政綱，在戊戌變法時期還是新鮮的東西；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勢力成長以後，它就成爲阻撓革命前進的絆脚石，就成爲「舊則老」的腐朽的東西了！

禮運注敘

大漠也，鉅海也，泛之而無涯，行之而無途，杳杳茫茫，入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傷者皆是也。浩乎孔子之道，蕩蕩則天〔一〕，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二〕。然以其廣博浩瀚，舉二千五百年之綿曖〔三〕，合四萬萬人民之繁衆，並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四〕，立於學官〔五〕，著爲國敎，誦之讀之，尊之服之，而蒼蒼無正色〔六〕，渺渺無終極，欲實爲孔子之至道也，莫可得而指也。

人好其私說，家修其稽智，以多互證，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誤於荀學之拘陋〔七〕，中亂於劉歆之僞謬〔八〕，末割於朱子之偏安〔九〕。於是素王〔一〇〕之大道，晻而不明，鬱而不發，令二千年之中國，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澤。耗矣哀哉！

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乃受經說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轍〔一一〕，炯炯乎自以爲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一二〕，紛紛乎自以爲踐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苟止於是乎，孔子其聖而不神矣。既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凡數千年國家風俗治亂之故，若者與孔教相因而進退者，得之於戰國、秦、漢之間。東漢爲美矣，以爲未足盡孔子之道也。

既乃去古學之僞而求之今文學〔一三〕，凡齊、魯、韓之詩〔一四〕，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一五〕，孟、焦、京之易〔一六〕，大、小戴之禮〔一七〕，公羊、穀梁之春秋〔一八〕，而得易之陰陽之變〔一九〕，春秋三世之義〔二〇〕，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盡見，而庶幾窺其藩矣〔二一〕。惜其彌深太漫〔二二〕，不得數言而賅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眞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氏之微言眞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

方哉！天愛羣生，賴以不泯，列聖呵護〔二三〕，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見，闢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於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異哉！

康有爲乃獵纓濯衽〔二四〕而正言曰：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眞僞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則以羣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故也。夫孔子哀生民之艱，拯斯人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於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躐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二五〕，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他經所明，多爲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二六〕！若其發禮意之本，極天人之故，抑可以擇先聖制作之意焉。

幼孩不能離襁褓〔二七〕，蒙學不能去嚴師。害飢渴者，當醉飽以濟其虛，不能遽與八珍〔二八〕；病傷寒者，當滌蕩以去其邪，不能遽投參朮〔二九〕。亂次以濟，無翼以飛，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尚不補以參苓〔三〇〕。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聖，爲人道

之進化，豈止大同而已哉？莊子建德之國〔二一〕，列子甔甀之山〔二二〕，凡至人之所思，固不可測矣，而況孔子乎！聖人之治，如大醫然，但因病而發藥耳。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竊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舊方，不揣愚妄，竊用發明，公諸天下，庶幾中國有瘳〔二三〕，而大地羣生俱起乎！其諸好學高識之君子有以正之。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日，康有爲敘。

注釋

〔一〕孟子滕文公篇上：「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係指孔子之道，浩蕩淵博，取法於天。

〔二〕見莊子天下篇。六通四辟，是說道是行無不通的；無乎不在，是說無論何時、何地、何人、何事，都離不開這道理。

〔三〕綿薆同綿曖，見文心雕龍宗經：「歲歷綿曖」，指時間的長遠。

〔四〕當時三國都用中國文字，故稱同文。

〔五〕漢朝設立五經博士，每一博士，專門研究一經，教授國學的弟子，所以說立於學官。

〔六〕蒼蒼無正色，莊子逍遙遊篇說：「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是說人從地上望天，因爲太高了，所見的蒼蒼之色，不一定是天的正色。作者用以比喻孔子之道和天一樣，一般人難以認識。

〔七〕荀學指荀卿之學。荀卿是戰國時代的儒家，他主張「法後王」，就是尊重當代的制度。作者認爲三代還屬小康之道，所以說他拘陋。

〔八〕劉歆是漢朝皇族劉向的少子。哀帝時爲侍中大夫。王莽即位，奉爲國師，後受莽逼自殺。漢自武帝表彰儒術後，經學大昌。但當時所傳經文，多屬今文（即漢隸）。王莽尚古文（即古篆），劉歆曾主張把古文尚書、古文毛詩、古文周官、古文春秋左氏傳立在學官，遭到當時博士們的反對。因此中國的經學就有今文和古文兩派。王莽失敗，古文在東漢雖一度受阨，但後來經過馬融、盧植、鄭玄、許慎諸儒的注釋，反而流傳至今。作者是今文派，曾著新學僞經考一書，認爲古文經都是劉歆所僞造。

〔九〕見孔子改制考敍「朱子生於大統絕學之後」一段話。

〔一〇〕素王見莊子天地篇，原意指有王者的才具和道德而沒有王位的人的尊稱。作者在孔子改制考裏認爲孔子著述六經是制法之王，所以稱孔子爲素王。

〔一一〕宋人途轍，指宋朝人治學的方法，偏重性理的研究，容易陷於拘泥和狹隘。

〔一二〕漢人門徑，指漢朝人治學的方法，偏重文字名物的考證，容易陷於瑣碎和零亂。

〔一三〕參見注八。

〔一四〕漢人傳詩的有四家。魯人申公（又稱申培公）以詩故訓傳授弟子，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以詩傳弟子，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意作內外傳，號韓詩。今三詩多失傳。只有毛詩保存較完整。

〔一五〕漢人傳書的有歐陽生等，後又有歐陽高、歐陽歙等。故傳書幾爲歐陽氏的世業。後來傳書的又有

夏侯勝，號大夏侯，其姪夏侯建，號小夏侯。

〔一六〕漢人傳易的有孟喜，喜傳焦延壽，延壽再傳京房，故稱孟、焦、京之易。

〔一七〕漢人傳禮的有戴德和戴聖，德稱大戴，聖稱小戴。傳說禮記原有二百十四篇，經戴德刪其繁重，尚留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現小戴禮記編入十三經。

〔一八〕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左傳相傳爲左丘明所著。公羊傳傳爲公羊高所著。穀梁傳傳爲穀梁赤所著。

〔一九〕易經以卦爻爲主。八卦和六十四卦，以一爲陽爻，- -爲陰爻，由這陰陽兩爻的變化構成，故謂陰陽之變。

〔二〇〕公羊傳隱公元年：「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解詁：「於所傳聞之世，見起治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作者因此稱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爲三世。

〔二一〕藩即籬笆。窺藩，言自己尚未入室，不能看得很清楚；但已能從外面窺見孔子之道的大概。

〔二二〕彌深太漫即鑽研愈深，反而感到杳茫不着邊際。

〔二三〕列聖呵護是說列代聖人的神靈呵禁妨害大道的一切勢力而保護大道。

〔二四〕獵，攬；纓，冠系；敷，鋪；衽，衣襟。獵纓敷衽就是整衣冠，表示嚴肅恭敬。

〔二五〕孟子離婁篇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盈科乃進，就是注滿了坳凹處，隨後再向前進。這裏是說不能超越歷史發展階段，應循序漸進。

〔二六〕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見論語憲問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此處言勉爲其難，明知其不可爲，但仍全力以赴。

〔二七〕褓是包裹小孩的被，襁指背負小孩的帶，都是撫育小孩用的。

〔二八〕八珍，這裏泛指珍貴的菜肴。

〔二九〕參朮，人參和白朮等藥品，因爲藥性滋補，不宜於治療傷寒。

〔三〇〕參苓，人參和茯苓等藥品，病者在傷寒除盡以後，身體虛弱，即可服這類補品。

〔三一〕建德之國，見莊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三二〕甔甗之山，甗是甀字之誤。列子湯問篇：「其國名曰終北，……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上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三三〕瘳，病好，作者認爲按小康大同的時代進化着手改革政治，中國將會免於危亡，能逐漸走向富強。

禮運注 節錄一則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一〕。男有分〔二〕，女有歸〔三〕。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而爲小康，亦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興哀也。

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國家者，爲天下國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當合大家公選賢能以任其職，不得世傳其子孫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

講信修睦者，國之與國際，人之與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但互立和約而信守之，於時立義，和親康睦，只有無詐無虞〔四〕戒爭戒殺而已，不必立萬法矣。此朋友有信之公理也。

父母固人所至親，子者固人所至愛，然但自親其親，自愛其子，而不愛人之親，不愛人之子，則天下人之貧賤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困苦顛連失所教養矣。夫人類不平則教化不均，風俗不美則人種不良，此爲莫大之害，即中於大衆而共受之。且人人何能自保不爲老幼

矜寡孤獨廢疾乎？專待之於私親而無可恃也，不如待之於公而必可恃也。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俛畜〔五〕之物產財力以爲公產，以養老慈幼，恤貧醫疾，惟用壯者；則人人無復有老病孤貧之憂，俗美種良，進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

分者限也，男子雖強，而各有權限，不得逾越；歸者巍也，女子雖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和約而共守之。此夫婦之公理也。

更有一禁，世有公產，則巧者仰人之養而不謀農工之業，惰者樂人之用而不出手足之力，以公成其私而以私壞公，則大道隳矣。故不作業不出力之人，公衆所惡。然將已刑措，但惡之以示不齒，而人聳勸〔六〕矣。然化俗久美，傳種改良，人人自能去私而爲公，不專己而愛人，故多能分貨以歸之公，出力以助於人。然人之恆言曰天下國家身，此古昔之小道也。夫有國有家有己，則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進化甚矣。惟天爲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隸〔七〕焉，凡隸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獨不得立國界，以至強弱相爭，並不得有家界，以至親愛不廣，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貨力自爲。故只有天下爲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

公者，人人如一之謂，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分等殊異，此狹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共，此廣大之道也。無所謂君，無所謂國，人人皆教養於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即多私產，亦當分之於公產焉，則人無所用其私，何必爲權術詐謀以害信義，更何肯爲盜竊

亂賊以損身名，非徒無此人，亦復無此思。內外爲一，無所防虞，故外戶不閉，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

注釋

〔一〕矜，同鰥。孟子梁惠王篇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

〔二〕分是職分，作者解分爲權限，男子雖强，但各有權限，不得逾越。

〔三〕歸指出嫁，言女子終身有托。作者在本書上注：「歸舊本作巋，所以說巋者巍也。女子雖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

〔四〕詐是欺詐，虞是防備。左傳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五〕俛同俯。仰事，對上能供奉父母；俯畜，對下能養活妻子。孟子梁惠王篇上：「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六〕獎勸，獎勵和勸勉。

〔七〕直隸，即直接隸屬的意思。此處言人人皆天所生，並直接隸屬於天。

孔子改制考敘

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爲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淒然悲〔一〕，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二千年，方萬里之地，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者，何哉？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二〕，爲神明，爲聖王，爲萬世作師，爲萬民作保，爲大地教主。生於亂世，乃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三〕，而垂精太平〔四〕；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於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乃立元以統天〔五〕，以天爲仁，以神氣流形而教庶物〔六〕，以不忍心而爲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於其教，而先愛其圓顱方趾之同類〔七〕，改除亂世勇亂戰爭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八〕。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繫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九〕。此制乎，不過於元中立諸天，於一天中立地，於一地中立世，於一世中隨時立法〔一〇〕，務在行仁，憂民憂〔一一〕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二〕。」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爲其言。此制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隨時救民之言而已。

若夫聖人之意，窈矣，深矣，博矣，大矣。世運既變，治道斯移，則始於粗糲，終於精微〔一三〕。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口口〕之難，無殘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毒蛇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一四〕，朱草生，醴泉出，鳳凰麒麟遊於郊陬〔一五〕，囹圄

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一六〕。則斯制也，利用發蒙，聲色之以化民，末矣〔一七〕。

夫兩漢君臣、儒生，尊從春秋撥亂之制而雜以霸術，猶未盡行也〔一八〕。聖制萌芽，新歆遂出，僞左盛行，古文篡亂。於是削移孔子之經而爲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爲先師〔一九〕，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二〇〕，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二一〕，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剌〔二二〕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二三〕，哀哉！

朱子〔二四〕生於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而寡言仁，知省身救過而少救民患，蔽於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雜以佛老，其道觳苦〔二五〕。所以爲治敎者，亦僅如東周、劉蜀、蕭詧之偏安而已〔二六〕。

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雺霧雺霧，重重錮昏，皎日墜淵〔二七〕。萬百億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囊螢而自珍〔二八〕，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二九〕，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悲夫！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三〇〕。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三一〕，乃覩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三二〕。門戶既得，乃掃荊榛而開塗徑，撥雲霧而覽日月，非復人間世矣。不敢隱匿大道，乃與門人數輩朝夕鉤撢，八年於茲，删除繁蕪，就成簡要，爲改制考（三十）〔二十

〔一〕卷。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箸偉，雅才(好)〔口〕博，好學深思，編檢尤勞，墓草已宿〔三〕。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見，其亦不負二三子鉛槧之勞也夫〔四〕！

嗟夫！見大同太平之治也，猶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爲廣夏記。

注釋

〔一〕淵淵，形容深思。淒淒，形容悲痛。

〔二〕黑帝，是古代統治階級爲了建立神權統治所創造出來的五帝之一。漢代公羊大師，御用學者的董仲舒、何休，都宣稱孔子是受天命爲萬世制法的神和素王。西漢末期方士宣傳神權統治思想僞造的緯書之一春秋緯演孔圖，說孔子的母親顏徵在作夢和黑帝交媾，因生孔子。康有爲據此說孔子是黑帝降精所生的神明、聖王、教主。孔子沒作王，康有爲認爲孔子實際上是制法之王（見孔子改制考孔子爲制法之王考）。他儘量神化孔子，以神化自己和自己託古改制的學說。不忍雜誌彙編初集卷三敘此文作「爲萬世作保」，此據康梁文鈔補。古代帝王設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以教太子。

〔三〕見前禮運注敘注二〇。

〔四〕精神有所專注之點，叫做垂精。這是說精神專注在太平，也就是說孔子想望的是太平世。

〔五〕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康有爲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中發揮了董仲舒和何休關於春秋

書「元」的學說，認爲魯國舊史題的是「一年春一月公卽位」，孔子修改後的春秋，把「一年」改爲「元年」，因爲他認爲天地萬物都是元氣所生之物，天地萬物的根本是元。所以他說孔子作春秋改「一」爲「元」，就是「立元以統天」，他是說春秋這部書包括統一天地萬物萬世的大道理，體現這個大道理，人類世界就會從據亂、小康進化爲遠近大小若一的大同世界。這就是康有爲所附會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

〔六〕康有爲把他所說的「元」神秘化倫理化了。他認爲元具有感通天地萬物、吸攝一切的愛力，元就是仁，天充滿了這種元氣，也就充滿了仁。生在天地間的萬物由於元氣的流布而成形。元氣具有感通一切的神妙作用，所以又叫做神氣。元和仁是異名同實。康有爲認爲春秋開始寫了一個元字，就是教人認識天地萬物的根本是元，也就是仁。

〔七〕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於其教，語本公羊傳魯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何休注，是說春秋所謂受天命大一統的王，能夠統一天地萬物，把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都統一在他的政教之中。因爲他的政教是以元統天，是充滿了仁的。圓顱方趾，指人類，因爲人是圓頭方足。大一統的王博愛天地萬物，從愛人類開始。

〔八〕這是說孔子作春秋是改亂世之制，立新王之制。公羊家說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王，不是周王，是孔子理想中受天命，體元氣，行仁道，除亂反正，大一統的新王。春秋就是爲這種理想的新王創立仁制。

〔九〕以上數語本莊子天下篇，稍加變化。本神明，是說孔子之道神妙，本於天授；配天地，道的廣大可

以和天地相配；育萬物，養育萬物；澤萬世，爲萬世造福利；明本數，道的根本是仁；繫末度，道的具體表現，是孔子所創造的一切禮制；小大精粗，道是包括一切的；六通四辟，道是行無不通的；無乎不在，無論何時何地何人何事都離不開孔子之道。上文說爲萬世作師，立元統天，就是說孔子之道，無所不包，無所不通，無所不在。這就把孔子說成是一個神通廣大的通天教主。

〔一〇〕諸天，指各種星球上的天空，康有爲著有諸天講一書。立地，指在這個星球上建立了地。立世，指在地球上建立了三世。於一世中隨時立法，指在據亂世，升平世立小康之法，在太平世立大同之法。這就是作者強調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

〔一一〕憂民憂卽孟子「憂民之憂」之意。

〔一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見易經繫辭傳上。

〔一三〕治道是治世之法，治法要隨世運改變。作者認爲孔子立三世之法，始於據亂、小康；終於太平、大同。小康粗糙，大同精微。

〔一四〕有角的獸類，以角觸物，所以叫做抵蟲。

〔一五〕古來統治階級，爲了欺騙人民，神化自己，把不常見的一種草——朱草叫做瑞草；不常見的泉——醴泉叫做聖水；不常見的鳥——鳳凰叫做神鳥；不常見的一種獸——麒麟叫做仁獸。宣傳這些東西出現，是太平的徵象，叫做瑞應。陬是角落。游於郊陬，是說在郊野游行。

〔一六〕囹圄，牢獄。大同世界沒有犯罪的人，牢獄就空虛了。傳說在唐虞時代，對於有罪的人，只在他的衣上畫着法律上所應加的刑罰，就沒有人再敢犯法了。

〔一七〕發蒙，化野蠻爲文明的意思。「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是禮記中庸篇的話。指僅僅用言語教化人民，不是根本的辦法。作者認爲利用大同之制才可以變野蠻爲文明，用言語化民就微不足道了。

〔一八〕作者在刊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中說：「漢世廷臣，引春秋之義，若『大居正』，『大一統』，『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大夫無遂事』之類，奉爲憲法實行之。……凡此皆成文憲法也。公、穀寫傳之，在孔門名爲大義，皆治據亂世之憲法也。」這就是說漢代君臣所遵從的是春秋撥亂（除亂）之制。但其中雜有霸術，王道在漢代還未能盡行。

〔一九〕新是王莽的國號，歆是劉歆。作者是今文學派，認爲六經都是孔子改制所作，劉歆的僞古文經篡亂了聖經，並且把孔子從改制之聖王降到「述而不作」之先師地位。因此，到了唐朝貞觀時期，就「以周公爲先聖而黜孔子爲先師」，見孔子改制考卷十。

〔二〇〕晉朝以後，左傳立學官，公羊廢除了。公羊廢除，孔子改制的大義就埋沒了，三世的學說也衰微了。

〔二一〕中國，古稱爲華夏。魏、晉、隋、唐這些朝代，都提倡詩賦詞章之學，並提倡佛教和道教。氐是秦漢時西南夷之一。晉朝時，氐族的首領楊茂搜自立爲氐王。五胡十六國中的前燕、後涼，都是氐族所建立的國家。羌出於三苗族。晉朝時，五胡之一的姚秦是羌族，後來散居在今甘肅省臨潭縣、岷縣及四川省松潘、茂縣等地。突厥出於平涼雜胡，北魏時建國爲突厥。契丹出於東胡族，北魏時建國，稱契丹。後晉時改國號爲遼，國勢強盛，包有舊遼、吉、黑、熱、察、綏諸省及冀、晉二省的北部地。

本文是說從晉朝以後，氐、羌、突厥、契丹、蒙古諸族的政教風俗，混雜了中國本來的政教風俗。

〔二二〕兩種事物相違離，相抵觸，叫做乖剌。

〔二三〕消滅得乾乾淨淨，叫做耗。本文是說中國人民經過二千年暴主、夷狄暴政的壓迫，想尋求孔子改制撥亂之義，一點也看不到了。

〔二四〕朱子即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字元晦，弟子們稱他爲晦菴先生，宋安徽婺源人。他自稱爲程顥程頤的私淑弟子，是宋朝客觀唯心主義學派領袖，後來稱爲程朱學派

〔二五〕觳是薄的意思。這是說朱子不認識孔子太平大同的學說，極力提倡內省制欲，近於僧侶主義，這種道就太薄太苦了。

〔二六〕周朝自平王東遷，建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陽）以後，叫做東周。劉備建國於蜀（國都在今四川省成都），所以叫做劉蜀。蕭詧是梁武帝之孫。梁敬帝元年（公元五五五年），蕭詧叛梁，降西魏，據江陵一州之地稱皇帝（宣帝），史稱爲後梁。康有爲認爲朱子全不認識孔子的大同之說，僅僅是和東周、劉蜀、蕭詧一樣的偏安局面。

〔二七〕大昏是太昏暗。博夜，是不明的長夜。冥冥汶汶即昏暗不明。雺和霿是同字，此處雺是霧之借字，作不明解。雺雺也是說昏暗。重重錮昏，是層層地錮塞，不見光明，只有昏暗。皎日隊淵，是說白日墜入深淵，大地全是一片黑暗。這是說孔子改制致大同的學說，本來和皎日一樣的光明，遭到劉歆的竄亂和後來俗學的層層錮塞，就使萬古如長夜，大地一片黑。

〔二八〕縫掖就是逢掖。禮記儒行篇：「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是一種寬大的衣，後來因稱儒者之衣爲逢

掖。「跂跂脈脈」，形容蟲爬行的樣子。語本漢書東方朔傳。這是說萬百億千的七人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去尋求孔子之道。置燈於籠中，叫做篝燈。囊螢，把螢火盛在袋裏，只有一點微弱的光。是說七人在黑暗中探求孔子之道，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僅僅是像燈籠一般大的光，他們所得到而珍貴的也僅僅是像囊螢、點點的火。

〔二九〕天地之全，是說孔子之道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但二千年來的學者，最多只能認識孔子學說中的一小部分。

〔三〇〕作者說自己受到上帝的啓發，發明了孔子改制的學說，使孔子之道照亮了未來的世界，他注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說：「孔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又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中說：「天未喪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而別其眞贋；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可移作本文的注脚。康有爲在這裏又神化了自己。

〔三一〕這是借用文心雕龍序志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的話。禮器是祭祀所用的器，作者說自己得到孔子之道，把大同之道更向西方傳播，西方文明國家也將從升平世進入太平世。

〔三二〕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病了七天，不省人事，夢醒以後說，到了上帝的地方，和百神游玩於鈞天，聽到天上奏的廣樂。作者自以爲看到了孔子的大道。宗廟是古代帝王所立的祖廟。宗廟百官，比喻孔子之道的美富。語本論語子張篇。

〔三三〕陳千秋曹泰，都是作者的學生。「好博」的好字疑誤。墓草已宿，坟墓的草已陳，是說陳千秋等已經

死去幾年了。

〔三四〕鉛是鉛粉筆，槧是木版。古時沒有紙，字寫在木版上，有錯誤用鉛粉筆塗改。鉛槧之勞是說他的學生們記錄的辛苦。

上皇帝第六書　應詔統籌全局摺〔一〕

奏爲應詔陳言，乞統籌全局，以救危立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頃者德人割據膠州，俄人窺伺旅大〔二〕，諸國環伺，岌岌待亡〔三〕。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四〕，旋即告歸。土室撫膺〔五〕，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六〕。臣萬里浮海，再詣闕廷，荷蒙皇上不棄芻蕘〔七〕，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八〕，而大聖人采及葑菲〔九〕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餘，以備采擇。

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一〇〕。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一一〕。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一二〕。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一三〕。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

是也〔一四〕。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船無械，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取
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强，守舊而亡。
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覩矣。以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强，
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誠審知其病之根源，則救病之方即在是矣。

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一五〕之法，此如已夏而
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暍而淪胥〔一六〕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
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
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

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敝政，何嘗爲祖
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一七〕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於祖宗之法，
固已誣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
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
矣。雖然，欲變法矣，而國是〔一八〕未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

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違者也。若針之子
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一九〕，則徘徊莫適，悵悵何之〔二〇〕，行者不知所從，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

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沈溺者哉？ 今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爲用夷變夏[22]，則以爲變亂祖制，謠謗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却行[21]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 皇上既審時勢之不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皇上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 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措置[23]之宜，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誤，亦無成功。

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 漢、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國與一統迥異[24]。 臣願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25]之意。 若夫英法民政，英德憲法[26]，地遠俗殊，變久迹絕[27]，臣故請皇上以俄大彼得[28]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29]之政爲政法也。 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30]。 若名書佳畫，墨迹尚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鑒於日本之維新矣。

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31]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置之條理得也。 考其維新之始，百度[32]甚多，惟要義有三： 一曰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征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 其誓文在決

萬機〔三三〕於公論，采萬國之良法，協民國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滿庶〔三四〕，令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三五〕，咸上書於對策所，五日一見，稱旨者擢〔三六〕用，於是下情通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三七〕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榷〔三八〕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於此。

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羣臣於天壇、太廟，或御乾清門〔三九〕詔定國是，躬申誓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四○〕，令羣臣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四一〕維新，否則自陳免官〔四二〕，以激厲衆志，一定輿論。設上書處於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羣僚言事，咸許自達，不得由堂官〔四三〕代遞，以致阻撓。其有稱旨者，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羣才輻輳〔四四〕矣。設制度局於內庭，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略如聖祖設南書房，世宗設軍機處例〔四五〕，皇上每日親臨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刪，損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後敷布〔四六〕施行，乃不謬紊。

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以我朝論之，皇上則爲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爲政府，出納王命〔四七〕，然跪對頃刻，未能謀議，但爲喉舌之司，未嘗論思之寄〔四八〕。若部寺督撫〔四九〕，僅爲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

部臣以守例爲職，而以新政與之議，事既違例，勢必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謀猷〔五○〕哉？近者新政，多下總署〔五一〕，總署但任外交，豈能兼營商務，況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爲耳目之官〔五二〕，刑曹〔五三〕當司法之寄，百官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稱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司爲之討論，無憲法爲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惡之者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違〔五四〕者狐疑而莫定，從之者條畫而不詳，是猶範〔五五〕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無心思，必至冥行踰埴〔五六〕，顛倒狂瞀〔五七〕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爲變法之原也。

然今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與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爲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船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無律法，吏民無所率從〔五八〕，必致吏滋〔五九〕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六○〕，而事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采定各律，以定率

從。

二曰度支局〔六一〕，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希臘小國，無理財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烟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

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若海陸、醫律、師範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六二〕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

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六三〕，講求其進步改良焉。

五曰工局，司舉國之制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制而鼓勵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梁堤岸道路咸屬焉。

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講求激勵之。

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

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咸立分局，並電綫屬焉。

九曰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

十曰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學會、教會、游歷、游學各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

十一曰陸軍局，選編國民爲兵，而司其教練。

十二曰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事。

十二局設，庶政〔六四〕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爲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六五〕而已。

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縣令之下，僅一二簿尉雜流〔六六〕，未嘗托以民治。縣令重任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六七〕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六八〕之轄，經累四重〔六九〕，乃至督撫，而後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爲冗員〔七〇〕，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舊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興學堂農商之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上隸於國〔七一〕，漢制百郡以太守達天子〔七二〕。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漢制，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學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爲之，准其專摺奏事，體制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七三〕，俾其指臂〔七四〕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開缺另候簡用〔七五〕，即以道缺給之，先撥鹽稅〔七六〕，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臂指靈通，憲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後變法可成，新政有效也。

若夫廣遣親王〔七七〕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學外國，以得新學，厚俸祿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才〔七八〕，皆宜先行者。猶慮强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七九〕，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源通流，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萬萬之款，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遍立各種學堂，沿海皆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萬，則氣象丕變〔八〇〕，維新有圖〔八一〕，雖不敢望自强，亦庶幾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八二〕憂國，統籌大局，思之至詳。其能舉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舉而行之，惟諸臣之罪。時阽〔八三〕國危，謹竭愚誠。伏乞皇上聖鑒，謹呈。（戊戌奏稿）

注釋

〔一〕原注：「正月初八日具奏」，係戊戌年，即一八九八年。

〔二〕一八九八年，德國割據我國的膠州灣，俄國割據旅順和大連。

〔三〕諸國環伺，是說各個帝國主義都在窺測時機，企圖對我國進行侵略。岌岌，是說國勢危險不安。

〔四〕是說屢次上書請求變法維新，都被大臣阻隔，不得達於皇帝。

〔五〕膺，胸部。撫同拊（孔子家語子夏問篇「無拊膺」），拊，拍擊。人有悲憤的心情，就用手拍胸膛。

〔六〕茲變，是指德國割據膠州灣、俄國割據旅順和大連。

〔七〕芻蕘是打柴的人。不棄芻蕘，語本詩經大雅板「詢于芻蕘」，是說皇帝采納下層臣民的意見。

〔八〕異數，非常優厚的待遇。

〔九〕采及葑菲，語本詩經邶風谷風「采葑采菲」。葑菲是蔓菁一類的菜。這裏是說一點小小的意見，都被皇帝所采納。

〔一〇〕一七七三年，俄國和普奧兩國第一次分割波蘭的領土；一七九三年，俄國和普國第二次分割波蘭；一七九五年，俄國和普奧兩國第三次分割波蘭。波蘭至此滅亡。十月革命勝利後，波蘭才恢復為一個獨立國。

〔一一〕一八八五年，英國滅緬甸。

〔一二〕一八八五年，法國佔領安南，以安南為屬國。

〔一三〕一八五八年，英國正式宣佈印度為屬國。

〔一四〕土耳其原跨有歐亞兩洲及非洲北部之地。一八二一年，希臘首先脫離土耳其而獨立。此後經過俄土戰爭和巴爾幹四次戰爭，土耳其在歐非兩洲的領土，絕大部分都喪失了。一八八二年，英國戰敗埃及，驅逐其國王，後來埃及變為英國的屬國。

〔一五〕垂裳，語本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裳是下衣。裳往下垂着，形容安坐無為的樣子。後世把「無為而治」的理想政治，叫做「垂裳而治」。這是說只有處在大一統的時代才能用「順守成規」、「無為而治」的老辦法。

〔一六〕暍是夏天中暑害病。淪胥是說陷溺在水中。

〔一七〕胥吏是舊時代官府裏最低級的小吏。

〔一八〕國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方向。

〔一九〕游移是說來回移動拿不定方向。

〔二〇〕悵悵，憂愁失意的樣子。何之，不知往那裏去好。

〔二一〕用夷變夏，中國古時把落後的民族叫做夷，自稱爲夏。這是當時頑固派對改良派接受某些西方進步思想從事政治改良的攻擊。

〔二二〕却行是向後退。

〔二三〕措置即措施。

〔二四〕是說處在列國競爭的時代，和漢、唐、宋、明大一統的時代，情況就很不一樣。

〔二五〕經國，即治理國家。

〔二六〕是說美國法國是實行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英國德國是實行君主立憲。

〔二七〕是說改革的年代久遠，許多事迹失傳，考不清楚。

〔二八〕大彼得是俄國變法維新的皇帝。曾經到過英國荷蘭各國考察工商業和學習造船技術，回國建立了俄國的海軍和新式的工商業。

〔二九〕明治是日本變法維新的皇帝。廢除頑固守舊的封建幕府，實行君主立憲。

〔三〇〕是說採用明治維新的政治制度，一搬過來就是現成的。

〔三一〕守舊攘夷，是說保守排外。

〔三二〕百度，即各種法制。

〔三三〕萬機，即國家一切大政。

〔三四〕藩，指地方行政長官；庶，指平民。

〔三五〕徵士，是由國王下詔特別聘請到中央去做官的士人；貢士，是由地方行政官照例保舉到中央去做官的士人。

〔三六〕擢是提拔。

〔三七〕草茅才士，指隱居在野的所謂「有才之士」。

〔三八〕商榷是商量。

〔三九〕御乾清門，指皇帝到乾清門。

〔四〇〕在中國歷史上皇帝除舊政頒布新法，叫做與民更始。就是教人民遵行新法，代替舊法，作為新的開端。

〔四一〕黽勉，努力的意思。

〔四二〕是說不依照新法辦事的，就要自動請求免職。

〔四三〕堂，即部堂，清代各部尚書、侍郎的名稱，因為各部有大堂和左右堂的名目。各省總督加尚書銜，亦稱部堂。各部僚屬對尚書、侍郎稱為堂官。

〔四四〕輻輳是聚集的意思。古代的車輻聚集在轂上，這裏比喻人才聚集在政府。

〔四五〕聖祖，即清康熙皇帝。南書房在乾清宮右邊。翰林入直南書房。世宗，即清雍正皇帝。南書房、軍

機處，是皇帝和左右親信大臣處決全國大政之處。

〔四六〕敷佈，公佈。

〔四七〕出納王命，即傳達皇帝的命令。

〔四八〕是說只能傳達命令作皇帝的代言人，不能起考慮議論國家大政的參謀作用。

〔四九〕清代中央的高級官是六部尚書和各寺的卿。地方的高級行政官是總督和巡撫。

〔五〇〕謀猷，指國家大計。

〔五一〕總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綜理一國的外交。

〔五二〕中國封建時代，御史對一國的用人、行政，可以向皇帝用書面或口頭提出糾正或補充的意見，所以叫做耳目之官，也叫做言官。

〔五三〕刑曹，即刑部。

〔五四〕依違是模稜兩可。

〔五五〕範是鑄造。

〔五六〕冥行擿埴，語本法言修身：「擿埴索塗，冥行而已。」擿通蹢，擲；埴，土。是說盲人以杖觸地，尋找道路，難免跌倒。

〔五七〕狂是癡狂。瞀是昏亂。

〔五八〕率從，即遵循。

〔五九〕滋，產生。

〔六〇〕夙無，原來沒有的。

〔六一〕度支局，管理一國財政的最高機構。

〔六二〕清代六部有禮部，禮部綜理一國典禮、學校、科舉等。

〔六三〕料量，研究的意思；土宜，指土壤的性質。

〔六四〕庶政，各種政事。

〔六五〕具文，徒具形式的空文，沒有實際作用。

〔六六〕簿尉是縣令下邊的佐吏。雜流，不從科舉出身的小吏。

〔六七〕治獄，審判訟事。催科，催收租稅。

〔六八〕清代地方官，次於巡撫的省級行政長官爲布政使，別稱藩司；一省的司法長官爲按察使，別稱臬司；次於省的行政區爲道，道的主官爲道員；次於道的行政區爲府，府的主官爲知府。

〔六九〕四重，指縣以上的藩、臬、道、府。

〔七〇〕是說處在督撫以下和知縣以上的藩、臬、道、府，都是一些沒有設置必要的重複機構；這些機構的官長，實際是一些無事可做的冗員。

〔七一〕是說知縣直接隸屬於中央。

〔七二〕漢代地方一級行政長官是郡太守。太守直接隸屬於皇帝。

〔七三〕可以自己選用參贊和隨員。

〔七四〕指、臂，這裏比喻督府級大員任用的「參贊隨員」。

〔七五〕中國封建時代，官的位置叫做缺。免職叫做開缺。國家任命高級官員，叫做簡用。

〔七六〕清代後期(從咸豐三年以後)，在水陸交通要道，分設卡局，徵收值百抽一的內地貨物通行稅，叫做釐稅，也叫做釐金。

〔七七〕清代本族封王的，稱爲和碩親王，簡稱親王。

〔七八〕是說廢除科舉取士的制度，開辦學校，培養人才。

〔七九〕國匱，國庫空虛。

〔八〇〕丕變，大變。

〔八一〕有冏，有了希望。

〔八二〕夙夜，起早熬夜。

〔八三〕時阽，時局危急。

譚嗣同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生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死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父繼洵任官甘肅，曾隨父赴任，往返於蘭州、長沙之間。性喜遊，足跡遍河北、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台灣各省。他的思想受到王夫之、黃宗羲以及早期改良主義的先驅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的影響，從江南製造局翻譯的科學書籍中吸取一些新知識，加上舊的儒學、老莊學、佛學，構成了他要求變法維新的理論體系，成爲維新運動時期第一流思想家。

他是十九世紀末期改良主義政治運動中的急進分子、反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的傑出戰士。他所處的時代，是西方國家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的時期，也是清朝的腐朽的封建政治愈益趨向於沒落，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慘酷掠奪，使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向新興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階級和一些受資本主義影響的官僚、知識分子們紛紛發出變法維新的呼聲。譚嗣同正是這些人的代表。他在長沙、武漢、瀏陽一帶活動。初在瀏陽設學會，實爲湖南提倡新學的

起點。一八九六——九七年，他在南京以候補知府待缺，寫成仁學一書。一八九七年，陳寶箴爲湖南巡撫，設時務學堂，聘他和梁啓超、唐才常等爲教習。維新運動在湖南蓬勃展開。這年十二月，德佔膠州灣。以後，英佔威海衛，法佔廣州灣，俄佔旅順、大連，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康有爲在北京先後七次上書於光緒皇帝。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下定國是詔，推行新政，卽所謂「戊戌變法」。譚嗣同被召入京。不到一個月，西太后反對新法，奪取光緒皇帝政權，譚嗣同等被捕犧牲。他的遺著有譚嗣同全集。事蹟詳梁啓超譚嗣同傳，楊廷福譚嗣同年譜。

這裏選取仁學若干條。

仁學是譚嗣同的哲學著作。他的哲學基本觀念是「仁」。仁的本體是什麼？是精神還是物質？根據他的說法：「仁」是「以太」，是「電」。這樣說，「仁」的本體是物質，只是在顯於用時，才叫做「仁」。意卽「以太」與「電」是「仁」之體，而「仁」便是「以太」與「電」之用。在顯於用時，「仁」表現爲精神的東西，如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佛教的「慈悲」和耶穌教的靈魂等等。在他看來，「仁」的本體「以太」，是「無所不膠黏、不貫洽」而充滿在宇宙間的。他認爲任何物體中都有「以太」，人類固不必說，就是其他動物、植物和礦物，也都是這「以太」的結晶。因而這顯於用的「仁」，也表現於任何具體

的物當中——不論動物、植物或礦物都是這一「仁」的精神之顯現，只是所顯現的，各有形態上程度上的不同罷了。由此可見，他的所謂「仁」既是物質，又是精神，是任何物體中都具有的。這種觀點是屬於汎神論的，也就是屬於唯物主義體系的。

譚嗣同認爲「仁以通爲第一義」，當時社會最大的病症是「中外不通」、「上下不通」和「男女內外不通」。總括說一句，是「人我不通」。而「人我不通」，則是「名教」所致。他因此排斥「名教」。他認爲「名教」是箝制人民的工具，必須向箝制人民的「名教」進行鬥爭，才能求得人們理性的解放與自由。他更進一步認爲「無人欲安得有天理」，反對宋儒以來理學家「天理」、「人欲」對立的學說，反對舊禮教的嚴男女內外之禁、重男輕女、不自由的婚姻以及纏足、穿耳等惡習，而要求男女平等。他對封建制度這種批判的精神是有積極的進步意義的。

譚嗣同又是無神論者。他對所有一切迷信的思想都予以駁斥。他說：「夫河(圖)、洛(書)誠不知爲何物也，要與先天圖、與爻辰、卦氣、納甲、納音，與風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之屬，同爲虛妄而已矣。」(全集頁二九五)在這一點上，他對王夫之也沒有放過。他批判王夫之說：「讀衡陽王子辟五行卦氣諸說，慨焉慕之！獨怪於河圖、洛書、太極圖等，何復津津樂道？」(全集頁一五三)。他認爲迷信是和守舊勢力密切聯

繫的，他說：「其陰陽、五行、風水、壬遁、星命諸說……吾輩辯而辟之，猶恐不及；若更張其焰，則守舊黨益將有詞。」（全集頁三五九）因此他竭力提倡科學，希望人們由愚昧走向理智。

此外，譚嗣同在從事社會活動和在對自然科學的探討中，還接觸到事物辯證發展的眞理。他認識到社會和自然本身時刻在變化着。他說：「盈天地間，皆易（變易）也。」（全集頁二四八）人的「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全集頁三一）他也認識到宇宙間充滿了矛盾。他說：「有好惡，於是有攻取；有攻取，於是有異同；有異同，於是有分合，有生克。」（全集頁二六）「有利必有害，有損必有益，相糾相尋，至於無盡。」（全集頁二四七）他也認識到萬物都有成有毁，不可能永世長存。他說：「有成有毁，地與萬物共之，其故則地亦天中之一物，旣成乎物而有形矣，無無毁者也。」（全集頁二四八）他還認識到事物的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失敗乃成功之母。他說：「氣象將興，其初必有無數委曲艱難，將成而復敗，大爲世詬，引爲鑑戒，而當事者乃得因其失而疾易其法，衡度精審，用底於善。」（全集頁三二九）對於矛盾的解決，他認爲只有鬥爭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他指出「爭故無害」，且「人之思振作也，其爭必多」，久之，才可「利明害出，是非判然。」（見全集頁三二九——三三〇）又

說：「愈進愈阻，愈無止息。……向使不進，乃並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進之驗，弊者治之效也。同消同長，身通爲一，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全集頁七四）既然永無止息地鬥爭，就無止息地衝向前進，新生的事物是不可戰勝的。所以他又說：「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子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全集頁三四——三五）「眞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全集頁三四）這是矛盾的解決。從這些都可以看出譚嗣同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觀點。

但是譚嗣同思想中也還有一些唯心主義的渣滓。他把「仁」和「以太」等同起來，這就使他的思想走向了唯心主義泥坑的邊緣。由於他在追求理性的自由中誇大了理性的作用，因而認爲「實事之所麗，必不及空理之精」（全集頁八七）。「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行者，體魄之事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亦知，不知亦知。是行有限而知無限；行有窮而知無窮也。」（全集頁八六）割裂知和行的關係，看輕感性的知識，致流於「貴知不貴行」的主知主義。又由於他受佛教影響，有時甚至承認先驗的認識，並且把空間、時間的物質存在的形式，加以詭辯式的否

認。他說：「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佛家語，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而成智慧，因而『一多相容』（屬空間）、『三世一時』（屬時間）之眞理乃日見乎前。」（全集頁三四）所謂「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乃是離開了具體的物質內容而說的幻想，他竟認爲是「眞理」，這就墮落到佛教的泥沼中去了。

在政治上，譚嗣同雖然和康有爲、梁啓超一道是改良主義者，但是他和康、梁不同，他有極濃厚的民主主義傾向。他曾說：「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全集頁六〇）他終於爲頑固派所殺害。在改良主義的變法運動失敗以後，代之而起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

仁學自敘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一〕；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二〕；无，許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三〕；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无。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

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四〕，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五〕，似未足進於大同〔六〕，然旣標兼愛之旨〔七〕，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八〕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九〕，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一〇〕，在宋有永嘉〔一一〕，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一二〕，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一三〕，在漢有淮南〔一四〕，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

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一五〕，涵泳其苦〔一六〕，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殼〔一七〕，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一八〕。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一九〕，道在屎溺〔二〇〕，佛法是乾屎橛〔二一〕，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瞀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娑婆世界中〔二二〕，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二三〕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二四〕，以速其衝決網

羅，留作券劑〔二五〕耶！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二六〕若詞章〔二七〕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二八〕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二九〕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三〇〕，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

所懺智悲未圓〔三一〕，語多有漏〔三二〕，每思一義，理奧例賾〔三三〕，坌涌奔騰，際筆來會〔三四〕，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況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大辭害意害志〔三五〕，所以寧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三六〕。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迹，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饗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所敢患也矣。

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　華相衆生自敘於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三七〕。

注釋

〔一〕說文解字人部：「仁，親也。从人，从二。」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二〕說文解字一部：「元，始也，从一，从兀。」作者所云从二从儿者，此據古文。元字古文从二，二古文上字；从儿，儿古文人字，首爲人體最上，故从人上，會意。殷墟文字元作[illegible]，齊侯壺作[illegible]，知「从二从儿」之說是對的。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這裏說是亦仁也。

〔三〕說文解字亡部：「無，亡也。从亡，無聲。」「无，奇字。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鄦卽許字，指著說文解字的許愼。

〔四〕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五〕墨子有節用和非樂篇。節用就是尙儉。

〔六〕見禮記禮運。康有爲禮運注認爲大同指人類最高的理想社會。

〔七〕墨子有兼愛篇。

〔八〕天元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數學，其法本於古代的九章方程，與現在代數學相似。

〔九〕任俠，史記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一〇〕漢桓帝劉志、靈帝劉宏時，宦官擅權，有些知識分子歡喜談論政治，反對交通宦官的官吏，遂被指爲朋黨，遭受殺戮和禁錮終身，至於宗族五屬，歷史稱爲黨錮。後漢書有黨錮列傳，列劉淑、李膺、范滂、張儉等人。

〔一一〕永嘉在今浙江省溫州。宋代陳傅良、葉適等，喜談政治制度，研究經濟，當時稱爲永嘉之學。

〔一二〕格致，清末稱自然科學爲格致學，語本大學「致知在格物」。

〔三〕呂覽即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故又稱呂覽，是呂不韋在秦始皇嬴政初年爲相國時，集合賓客儒生所作，始皇八年（前二三九年）書成。其中有月令，即時曆書，夏令多說音樂，秋令多說兵家言，又上農，任地，辯土，審時農家言等，是集錄古代農業知識的一部書。

〔四〕淮南即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漢淮南王劉安（死在紀元前一二二年）集合賓客儒生所作。有天文、地理、時令、兵略等，是包括各種知識的一部書。

〔五〕綱即三綱，白虎通三綱六紀：「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網的總繩。倫即人倫，又稱五倫。孟子滕文公篇上：「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道也，理也。這裏「偏遭綱倫之厄」，是說他自己曾受父親和庶母的虐待。

〔六〕涵泳其苦，沈浸在苦痛裏面。

〔七〕塊然，孤獨的樣子。軀殼指身體。

〔八〕孟子盡心篇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就是說只要有利於天下，從頭到脚什麽都肯貢獻出來。

〔九〕莊子天道：「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一〇〕道在屎溺，見莊子知北遊。溺同尿。

〔一一〕五燈會元：「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一二〕娑婆世界，佛家語。下從地獄，上至梵世，一日月周徧流光所照方處，名一世界。如是於日月，千六

欲（六欲天）千初禪（初禪天）是謂小千，即合千世界，總名小千世界。以小千爲一，數至千，名中千，即千小千界，總名第二中千世界。以中千爲一，數至千，名大千，即千中千界，總名第三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含容小千、中千、大千，合稱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號爲娑婆世界。娑婆，索訶之訛，意義爲堪忍，故譯作堪忍世界，同時又叫忍土，是說這世界衆生安於十惡，不肯出離（就是說有種種煩惱）。又作雜惡、雜會，是說這世界是六道衆生雜多在處。

〔二三〕歷劫，經過劫數。劫，佛家語，世界成壞之期名爲劫。

〔二四〕莊子天下篇：「强聒而不舍者也。」强聒，硬把話說給人聽。

〔二五〕券劑，契據。

〔二六〕考據，對古代文獻考核論證的一種學問。

〔二七〕詞章，指文學創作。

〔二八〕羣學，社會科學之舊譯。

〔二九〕倫常，五倫。見注一五。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一說爲仁、義、禮、智、信。

〔三〇〕莊子齊物論：「恢恑譎怪，道通爲一。」郭注：「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

〔三一〕智，智慧；悲，慈悲。圓是平等周滿，毫無欠缺。這是佛家語，等於儒家所謂仁智未盡。

〔三二〕有漏，佛家語，即有缺點。

〔三三〕理奥例賾，道理深奥，例證繁多。

〔三四〕坌涌奔騰，際筆來會，是說下筆的時候，道理、例證像大水那樣一齊洶涌奔騰而來。

〔三五〕孟子萬章篇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三六〕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三七〕華相衆生，譚嗣同別名，取義於觀無量壽經所說十六經之一，即觀阿彌陀佛華座之相也。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他的室號，取義於莊子庚桑楚：「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精舍，本爲學佛人精修之所，後通用稱學舍。

仁學界說　二十七界說

仁以通爲第一義。以太〔一〕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二〕；上下通，男女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三〕；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四〕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爲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爲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八）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五〕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六〕。（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七〕。（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八〕。（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無無，然後平等。（二十二）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九)。不貳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爲甲，命滅爲乙，不字爲乘數，列式如左：

$$\text{甲}=\text{生}$$
$$\text{乙}=\text{滅}$$
$$\text{乘}=\text{不}$$
$$\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
$$\text{乙}=\frac{\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
$$\text{甲}+\text{乙}=\frac{\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frac{\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
$$\text{不}\times(\text{甲}+\text{乙})=\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times\text{甲}$$
$$\text{不}\times(\text{甲}+\text{乙})=\text{不}\times(\text{乙}+\text{甲})$$
$$\text{甲}+\text{乙}=\text{乙}+\text{甲}$$
$$\text{甲}=2\text{乙}+\text{甲}$$
$$\text{乙}=2\text{甲}+\text{乙}$$

$$\text{甲}=\text{乙}$$
$$\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times\text{甲}$$
$$\text{不}\times\text{甲}=2\,\text{不}\times\text{乙}+\text{不}\times\text{甲}$$
$$\text{不}\times\text{乙}=2\,\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
$$\text{不}\times\text{甲}+\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text{乙}$$
$$\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text{乙}-\text{甲}$$
$$\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text{乙}-\text{不}\times\text{甲}$$
$$\text{乙}=\text{不}\times\text{甲}+\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
$$\text{乙}+\text{甲}=\text{不}\times\text{甲}+\text{不}\times\text{乙}$$

（以上依譚瀏陽全集改定）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二十四）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一〇〕及心宗、相宗〔一一〕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一二〕及算學、格致〔一三〕、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一四〕、周茂叔〔一五〕、張橫渠〔一六〕、陸子靜〔一七〕、王陽明〔一八〕、王船山〔一九〕、黃梨洲〔二〇〕之書。（二十五）

算學卽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二一〕、心靈〔二二〕四學，蓋羣學羣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二三〕，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二四〕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二五〕，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脈臟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

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曰惟以太。任剖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爲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昴星〔二六〕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二七〕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昴星，統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各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恆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恆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恆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二八〕，華藏世界以上，始足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曰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更小之於一葉，至於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二九〕，始可與言仁。

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脊腦；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

彌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爲一身，卽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三〇〕；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三一〕。莫顯乎微，容色可徵意旨；莫見乎隱，幽獨卽是大廷〔三二〕。我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自始，卽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己本來不隔，肺肝所以如見〔三三〕。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卽腦，無往非電，卽無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雖然，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

若夫仁，試卽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卽電矣，則腦氣筋之周布卽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卽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卽傳信於腦，而知爲觸爲癢爲痛，其機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痹，則不知之，由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痹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異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卽盡仁之量，況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恆有，人莫不怪之。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齮齕〔三四〕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更怪乎？反而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三五〕。彼鄙夫駃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能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餱以愆矣〔三六〕。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寖假〔三七〕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寖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則又儳焉不欲任受〔三八〕。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鄰，鄰非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鄰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銜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三九〕，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安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

焦〔四〇〕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恆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痹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卽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孔曰「仁者必有勇〔四一〕」，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爲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爲足之所爲，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爲誠，亦出於固然，無可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卽其旣行之迹，從而名之，至於禮，抑末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犂然不可以綿合！寐者遽遽〔四二〕，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其機始於一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與不切於我也。切於我者易於愛，易於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人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者，其人

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於未通商之地，不識何者爲中外，方自以爲巍巍然尊，任我以非禮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詆誹之不已，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游歷，始駭天地之大，初不若昔向者之所私度，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四三〕，」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爲相偶，人於人不相偶，尙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人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猶可立者也，傅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爲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哉！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四四〕，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收。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罣礙，分崩離析，無復片段，猶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刳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膊臠割〔四五〕其肌肉，而相率以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尙。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則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則相詭。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从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

敢議。嗟乎！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

然而仁之亂於名也，亦其勢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爲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乃得以責臣子曰：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上，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四六〕，曰怏怏〔四七〕，曰腹誹〔四八〕，曰訕謗，曰亡等〔四九〕，曰大逆不道。是則以爲當放逐，放逐之而已矣；當誅戮，誅戮之而已矣，曾不若孤豚之被縶縛屠殺也，猶奮蕩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施者故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從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逢、比〔五〇〕、屈原〔五一〕、伯奇、申生〔五二〕之流逐，銜冤飲恨於萬古之長夜，無由別白其美，實不幸更不逮逢、比諸人之遭，則轉復被之以惡名。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五三〕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爲之蔀耶？

然名教也者，名猶依倚乎教也。降而彌甚，變本加厲，乃亡其教而虛牽於名，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若言教即陷於夷狄異端也者。凡從耶教，則謂「教民」，煌煌然見

於諭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無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則曰「民教相安」，或曰「反教爲民」，煌煌然見於諭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憚乎教之名而以其教專讓於人，而甘自居爲無教之民矣。嗟乎！因衛教而立名，不謂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

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卽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强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强無而有。不能强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强無，雖不仁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減，惟不滅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

生之謂性〔五四〕，性也；形色天性〔五五〕，性也；性善，性也；性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

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於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之沈湎饕餮者〔五六〕卽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則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之貪黷而劫奪者卽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五七〕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

謂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卽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而可名之曰惡，則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言惡，性亦何不可言惡？言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

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三八)，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卽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卽衆生，無明卽眞如矣(三九)。

且更卽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也。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猶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搆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卽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卽衆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具生於幽隱，人不恆見，然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睹，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善惡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頰之上，舉目卽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

殺，則凡虎狼牛馬鷄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嘗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當殺，殺殺之者，非殺惡也。

孔曰：「性相近，習相遠〔六〇〕。」沿於習而後有惡之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之以太乃如此哉？或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有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滅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或曰：有善矣，何以言性無？性無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六一〕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眞。」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分別生名。顛倒，故分別亦顛倒，謂不顛倒者顛倒，故名亦顛倒。顛倒，習也，非性也。

不生不滅烏乎出？曰：出於微生滅〔六二〕。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乃以太中自有之

微生滅焉。不生不滅，至於佛入涅槃〔六三〕，蔑以加矣。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六四〕，現身一切處，一切入一，一入一切，則必時時從兜率天宮下〔六五〕，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時時成道，時時降魔，時時轉法輪〔六六〕，時時般涅槃，一剎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衆生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息〔六七〕，過乎前而未嘗或住。是故輪迴〔六八〕者，不於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輪迴耳。無時不生死，即無時非輪迴。自有一出一處，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聽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縷，一血輪，彼去而此來，此連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何所爲而生，何所爲而死，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可哀矣哉！由念念相續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說三界惟心，又說一切惟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則於其細輪迴而知之矣；細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

莊曰：「藏舟於壑，自謂已固，有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六九〕。」吾謂將並壑而負之走也。又曰：「鴻鵠已翔於萬仞，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七〇〕。」吾謂並藪澤亦一已翔者也。又曰：「日夜相代乎前。」〔七一〕吾謂代則無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七二〕吾謂方則無生死也。王船山曰：「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生不息，則暫者綿之永，短者引之長，渙者統之萃〔七三〕，絕者續之

互〔七四〕，有數者渾之而無數，有迹者消之而無迹，有間者強之而無間，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入是故皆爲所瞞而自以爲有生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七五〕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前者逝而後者不舍，乍以爲前，又以居乎後，卒不能割而斷之曰孰前孰後也；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乍以爲繼，適以成乎往，卒不能執而私之曰孰往孰繼也。可攝川於涓滴，涓滴所以匯而爲川；可縮晝夜於瞬息，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亦逝而已矣，亦不舍而已矣。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可密。夫是以融化爲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

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然而去者則已去，來者又未來，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則固已逝之今日也。過去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過去。未來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未來。今日則爲今日矣，乃閲明日則不謂今日爲今日；閲又明日又不謂明日爲今日，日析爲時，時析爲刻，刻析爲分，分析爲秒忽，秒忽隨生而隨滅，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今日則皆滅；今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明日則又滅；不得據今日爲生，即不得據今日爲滅，故曰生滅即不生不滅也。抑嘗有悟於夢矣。一夕而已，而夢中所閲歷者，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或數十年。夫一夕而已，何以能容此？此而能容，當不復醒；及其既醒，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即又何往？庸詎知〔七六〕

千萬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七七〕一時。三世一時，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

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於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則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七八〕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膚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朽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昨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我之飲食呼吸也，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然養氣也旋化而爲炭氣，紅血也旋變而爲紫血；或由九竅〔七九〕而出之。爲氣，爲唾涕，爲泗洟，爲矢溺，爲凝結之物；或由毛孔而出之，爲熱氣，爲濕氣，爲汗，爲油，爲垢膩；或爲鬚髮之脫，或爲爪甲之斷落。方氣血之爲用也，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確指某氣縷之出入爲我，某血輪之流動爲我，不能也。以生爲我而我倏滅，以滅爲我而我固生，可云我在生中，亦可云我在滅中，故曰不生不滅即生滅也。抑嘗有悟於思矣。謂思在腦，腦之形有量而思

無量，或一世界，或數世界，或恆河沙數世界，莫不朗懸目前，了了可辨。夫以無量入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無量又何往？一切衆生，併而爲我，我不加大；我遍而爲一切衆生，我不減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王船山亦有言：「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其逝焉者也。」夫目能視色，迨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聽聲，迨聲之至乎耳而聲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復如是。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骨肉之親，聚處數十年，不覺其異，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宛若兩人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於不及。世人妄逐既逝之榮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八〇〕而墜甑猶顧〔八一〕，前者未忘而後者沓至，終至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能應，不亦悲乎！

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八二〕。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八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八四〕。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八五〕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也。德之宜新也，世容

知之；溺何以屈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茶敝惰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扼地之運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猶〔八六〕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謝於人曰好古，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逮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梟獍四凶〔八七〕，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邁」〔八八〕，謂當自殺以從古人，而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八九〕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九〇〕，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曰「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九一〕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亦歆竄矣〔九二〕。」世其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曰：「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网則罟，從辛則辜，從文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殆，從疒則痁，從監則盬，從牛則牯，從疒口則痼，從水口則涸。從人則

佔，佔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謂細人〔九三〕。」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輒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九四〕諡曰至慼，可不謂之大哀！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九五〕。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从人，僉聲，凡儉皆僉人也〔九六〕。且夫儉之與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爲奢某爲儉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謂奢矣，然而有倍蓰〔九七〕者焉，有什佰仟萬者焉。奢至於極莫如佛，金剛〔九八〕以爲地，摩尼〔九九〕以爲坐，種種寶絡帝網，種種寶幢寶蓋，種種香花衣雲，種種飲食勝味，以覩世人，誰能奢者？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今使日用百錢，俗所謂儉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數錢者焉，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而不名一錢者焉。儉至於極莫如禽獸，穴土棲木以爲居而無宮室，毛羽蒙茸以爲暖而無衣裳，恃爪牙以求食而無耕作販運之勞，以覩世人，誰能儉者？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雖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辨去此惑，是何異搏虛空以爲質，捫飄風而不釋者矣。

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日用千金爲奢，使入萬金焉，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以其尙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俗以日用百錢爲儉，使入不逮百錢，則不名之儉而名之奢，以其聰明才力僅足以及此也。溢則傾之，歉而納焉，是儉自有天然之度，無待崇也。

且所謂崇儉，抑又矛盾之說也。衣布枲足矣，而遣使勸蠶桑胡爲者？豈非導之奢乎？則蠶桑宜禁矣；通有無足矣，而開卝[一〇〇]取金銀胡爲者？豈非示之汰乎？則金銀宜禁矣。推此，雖日膠離朱之目，攦工倕之指[一〇一]，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勵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爲，經營區畫，皆當廢絕。嗟乎！金玉貨幣與夫六府[一〇二]百產之饒，誠何足攖豪傑之心胸？然而歷代聖君賢相貴之重之，何哉？以其爲生民之大命也。持籌握算，銖積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坐視羸瘠盈溝壑，餓殍蔽道路，一無所動於中，而獨室家子孫之爲計，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資，憑藉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幷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此鄉愿之所以賊德[一〇三]，而允爲僉人之尤矣。

向以爲米鹽凌雜，鷄豚詬誶，特老嫗竈婢之所用心。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乃莫不然，寧使粟紅貫朽[一〇四]，珍異腐敗，終不以分於人，一聞興作工役，莫不動色相戒懼，以爲家之索[一〇五]也。其教誡子弟，必以儉爲莫大之寶訓，而子弟卒以狂蕩破家聞。抑嘗觀於鄉矣，千家之聚，必有所

謂富室焉，左右比鄰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所仰而以爲生也。乃其刻谿瑣齊〔一〇六〕，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爲務。放債則子巨於母而先取質〔一〇七〕，糶糴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牽絡久之，胥一鄉皆爲所併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稅於一家。周禮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豈堪更保之耶？居無何，鄉里日益貧，則流而爲盜賊，肆行劫奪焚殺，富室乃隨之煨燼。即幸而不至此，愈儉則愈陋，民智不興，物產凋窳，所與皆窶人也，己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傳而後，產析而薄，食指加繁，又將轉而被他人剝削併吞，與所加於人者無或異也。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屨〔一〇八〕園桃〔一〇九〕之刺，詩人有遠憂焉。蓋坐此寂寂然一鄉，而一縣，而一省，而逋毒於四海，而二萬里之地，而四萬萬之人，而二十六萬種之物，遂成爲至貧極窘之中國。不惟中國，彼非洲、澳洲及中亞之回族，美洲之土番，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其敗亡之由，咸此而已矣。言靜者，惰歸之暮氣〔一一〇〕，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一一一〕，禽道也；率天下而爲鬼爲禽，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夫果何取也！

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然害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錦綉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猶嘆其小〔一一二〕；刈著而遺簪〔一一三〕，田婦方且不惜；奈何私壟斷天下之財，慭〔一一四〕不一散以沾潤於國

之人也！即使流弊所極，利不勝害，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死之於鄙吝猥陋之小夫〔一五〕哉！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抑豈無道以處此？必令於富者曰，而瘁而形，而劬而力，而以而有之積蓄而悉以散諸貧無資者，則爲人情所大難。抑亦孰爲必使之散之哉？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凡闢山通道濬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咸視此。大富則設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爲分廠。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養，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濟衆之功〔一六〕。

故理財者愼毋言節流也，開源〔一七〕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上山焦，金石流〔一八〕，惟晝守蹏涔〔一九〕之涓涓，謂可私於己，果可私於己乎？則孰若濬淸渠，激洪波，引稽天之澤，蘇渺莽之原，人皆蒙惠而己固在其中乎！然而昧者聞之，又將反其實，曰機器奪民之利。噫！何不觀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且詰之曰：民之貧也，貧於物產之饒乎，抑貧於物產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又詰之曰：百人耕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爲饒，孰爲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固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

出貨之疆土無關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日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九九〔三〇〕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曰造物而已，而曰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制器，仲販運，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機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三一〕，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機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

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産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三二〕辛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多得值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蓋物價之貴賤，隱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從而愛惜生命。故創造一物，卽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因不急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雖多出值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興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鬻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繫役類重囚，然尚爲美國南

洋所迫逐而不遑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

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龐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憂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食槁壤，飲黃泉〔一三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惰，惰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一三四〕之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毋亦坐擁厚資者時有褊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

假貸於人而歲責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愈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稗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利十之三，世猶謂之窶賈矣；歲百往還，則猗頓〔一三五〕莫尚焉，猶一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糜貨財歉，時嗇貨財豐，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機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值必落，於是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抉擇焉，而値自上，又有新者，値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窳絕於市，游惰知所警，精良逼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敝者，云中國喜

賤値也。 貴賤値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不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 然則機器與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

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 衰國之民，饔飧不給〔一二六〕，裋褐不完〔一二七〕，雖有精物，無能承受。 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强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逆其儉而孤以昂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一二八〕，而諉過於天，其繼以窒天生之富有而挾以制人。 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因之勢然也。 一日銜勒去〔一二九〕，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軸〔一三〇〕繁而懸鶉之衣〔一三一〕絶，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礦禁弛，誰不輕其金錢！ 旅行速，誰不樂乎游覽！ 復何有儉之可言哉！

且驗之幣政，又有然矣。 上古之時，以有易無〔一三二〕，無所謂幣也。 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一三三〕，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卽中國古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 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 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奢，則物之性亦盡。 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卽無所用其歆羨畔援〔一三四〕，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 不惟奢無所用，而奢亦儉，不待勉强而儉，豈必遏之塞之積疲苦至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弑之禍哉！ 故私天下者尙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尙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

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恐刮取其脂膏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人之貨以陰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實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以後，將成巨族。西人因詳稽家之豐耗，每一歲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沴癘兵戈及諸災眚，不數十年，本國之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闢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闢，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爲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無闢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

西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則所易之金銀將不復持去；然輒持去者，誰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恤，而貨物不與匹敵乎！即令中國長此黯黯[一三五]，無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已既不善製造，愈不能不仰給於人，此其一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者千百種之貨物，貨物必皆周於用，金銀則飢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物，不啻出貨傭彼而爲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或以爲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國，則可云爾矣；中國之礦，富甲地球，夫誰掣其肘，攘其指，不使其民採之取之，而僅恃已出之支流以塞無窮之漏卮乎？此之不明，而日以通商致貧，蓄怨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咎，惰者固莫不然也。

夫彼以通商仁我，我無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是以不仁絕人之仁。且絕人之仁於我，先即自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固有可重者，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英人嘗重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其不切民用者。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皆西人之僞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與稅，亦必亡也。印度南洋羣島，豈有一可不亡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

且夫絕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今之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中外也。驟使畫江而守，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飲食各取於其地，不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況輪船鐵路電綫德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闕，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烏從而絕之乎？爲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礦。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己亦不困矣。次之，力即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即已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爲人翦滅屠割，揆之上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

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考今制，託詞寄義於昇平、太平（一三六），

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況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淺者亦為荀學擾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真乎！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一三七〕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一三八〕，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一三九〕，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一四〇〕，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鉗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一四一〕，而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

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一四二〕」，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蕞之導君於惡也〔一四三〕。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一四四〕。新厲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令其馴擾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一四五〕」，挾尚書以為稗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

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一四六〕」，此其猜忌為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者也〔一四七〕，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謟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一四八〕。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一四九〕」，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諛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逭矣。

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一五〇〕；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發微〔一五一〕，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眞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

至明而益不堪問，等諸自鄶以下〔一五二〕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一五三〕，而一覩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一五四〕，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於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巳時耶！故常以爲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托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譚嗣同全集卷一）

注　釋

〔一〕以太，本是物理學上的名詞，也叫做「能媒」。是過去科學家假定的一種傳光、熱、電、磁的介質。

譚嗣同借用來做爲他哲學思想上的一個表達世界本體的概念。

〔二〕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解詁：「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

〔三〕易以乾爲陽，坤爲陰，泰卦乾下坤上，其卦辭爲「小往大來吉」；否坤下乾上，其卦辭爲「不利君子貞」，作者以不利爲吝。

〔四〕相，形象。無人相，無我相，語見金剛經，是說沒有人我的分別。

〔五〕業，佛家以爲善性惡性，必感苦樂之果，故謂之業因。其在過去的爲宿業，現在的爲現業。識，心之異名。心對於境而了別，名爲識。

〔六〕唯心，佛家認爲一切諸法唯有內心，無心外之法，是謂唯心，亦云唯識。心者，集起之義，集起諸法，故云心；識者，了別之義，了別諸法，故云識；同體異名也。

〔七〕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八〕易繫辭：「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破對待，是說要克服對立面的矛盾；參伍錯綜其對待，是說要使對立面互相轉化，達到統一。

〔九〕禮記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就是達到統一。

〔一〇〕華嚴，佛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簡稱。

〔一一〕心宗即禪宗，以深思靜慮爲主；相宗即法相宗，又稱唯識宗，以窮究萬物之心相爲主。

〔一二〕新約，基督教的經典。

〔一三〕格致，見仁學自敍注一二。

〔一四〕晉詩人陶潛(三七二—四二七)的字，有陶淵明集。

〔一五〕周茂叔，宋理學家周敦頤(一〇一七—一〇七三)的字，著作有周子全書。

〔一六〕張橫渠，宋理學家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的字，著作有張子全書。

〔一七〕陸子靜，宋理學家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二)的字，著作有陸象山全集。

〔一八〕王陽明，明理學家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的號，著作有王文成公全集。

〔一九〕王船山，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的號，明末反清朝的學者，著作有王船山遺書。

〔二〇〕黃梨洲，清思想家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的號，著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南雷文定等。

〔二一〕全體即生理學。

〔二二〕心靈即心理學。

〔二三〕徧，周徧；法界，意識所緣的境界；虛空界，一切幻滅的境界；衆生界，一切有生物的世間，又稱有情世界：皆佛家語。

〔二四〕筦絡，管轄網絡。

〔二五〕性，佛家所謂眞如法性；海，表示廣大深遠，無不周徧。

〔二六〕昴星，二十八宿之一。今立冬節子正三刻四分之中星，亦曰旄頭。這裏當作太陽等許多恆星所環繞的星球。

〔二七〕恆河，印度河名。佛經常用恆河沙數形容最多的數量。

〔二八〕華藏世界，即蓮華藏世界，佛教說寶蓮華中包藏微塵數的世界，其中最美好的是蓮華藏世界，即所謂西方極樂世界。

〔二九〕體，本體，指本質；用，作用，指由這本質的東西所發生的作用。譚嗣同認為這種本質的東西就是以太。

〔三〇〕禮記大學：「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三一〕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三二〕禮記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三三〕禮記大學：「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三四〕齮齕，咬嚼。

〔三五〕此解易經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的順序。

〔三六〕詩經小雅伐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乾糧。愆，過失。是說因飲食細故而反目失和。

〔三七〕寖，逐漸；假，假使。「寖假」見莊子大宗師，義為「假使逐漸」，後人作文用「寖假」，僅取其「逐漸」之義。

〔三八〕儳，不齊，儳焉不欲任受，即表示反對不肯接受。

〔三九〕易經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這是說窮極幽深的理和研究變化的幾微。

〔四〇〕三焦，難經說人體有三焦：上焦在胃上口，主飲食；中焦在胃中脘，主消化；下焦當膀胱上口，主排泄。

〔四一〕見論語憲問篇。

〔四二〕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玄英疏：「蘧蘧，驚動之貌也。」這裏當作覺醒的意思。

〔四三〕勃谿，爭吵。莊子外物：「室无虛空，則婦姑勃谿。」

〔四四〕首鼠，遲疑不決。史記灌夫傳：「何爲首鼠兩端」，裴駰集解：「首鼠，一前一卻也。」

〔四五〕磔膊臠割其肌肉，把肌肉割碎。

〔四六〕觖望，史記盧綰傳：「爲羣臣觖望。」司馬貞索隱：「觖望，猶怨望也。」

〔四七〕怏怏，心不滿足。

〔四八〕史記平準書：「湯（張湯）奏：異（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腹誹，又作腹非，是說心裏不以爲然。

〔四九〕亡等，沒有等級，即不遵守等級制度。

〔五〇〕逢，關龍逢，夏桀臣；比，比干，商紂朝王子：都以忠諫被殺。

〔五一〕屈原（前三四三——前二九〇）戰國時楚人，偉大的愛國詩人。仕楚爲三閭大夫，遭到令尹子蘭的

讒謗，被流放於江南，後來投江自殺。

〔五二〕伯奇，周尹吉甫之子，被後母讒，放逐野外。申生，春秋時晉獻公太子，被驪姬讒，自殺。

〔五三〕易經豐卦六二和九四爻辭。蔀，遮蔽光明之物。斗，北斗星。

〔五四〕孟子時人告子語，見孟子告子篇。趙岐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五五〕孟子盡心篇上：「形色，天性也。」趙岐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色，謂婦人妖麗之容。」

〔五六〕沈湎，飲酒過度。饕餮，貪食過度。

〔五七〕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五八〕宋明理學家認爲天理是天賦的理性，人欲是人類的私欲，天理是善的，人欲是惡的。

〔五九〕佛家稱愚痴爲無明，佛性爲眞如，但又說無明就是眞如。

〔六〇〕論語陽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說人的本性最初都是差不多的，後來受環境的影響才有不同。

〔六一〕無始，佛家認爲一切世間，若衆生，若法，皆無有始，如今生從前世之因緣而有，前世亦從前世而有，如是輾轉推究，故衆生及法之元始不可得，故云無始。

〔六二〕微生滅，即微細生死，即變易生死之異名。大乘義章八說：「微細生滅無常，念念遷異，前變後易，名爲變易。變易是死，名變易死。

〔六三〕涅槃，梵語涅槃那的簡稱。佛家以命終成佛，歸本返眞爲涅槃。

〔六四〕師子座即獅子座。佛家以佛爲人中師子，佛所坐處或床或地皆名獅子座。

〔六五〕兜率天宮，佛家說是彌勒佛所住的地方。

〔六六〕佛之教法，謂之法輪。說教法，謂之轉法輪。輪者，譬說教法，轉自心之法而移他之心，恰如轉車輪。

〔六七〕息，呼吸。生滅息息，是說每一呼吸間都有生有滅。

〔六八〕輪迴，是說生物的生滅變化，如車輪的迴轉。語本佛教六道輪迴之說。

〔六九〕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七〇〕史記司馬相如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鷦明，又作焦朋、鷦鵬。作者誤以爲莊子語，並改鷦明爲鴻鵠。

〔七一〕莊子齊物論：「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七二〕見莊子齊物論。

〔七三〕渙，渙散；統，統一；萃，集合。渙者統之萃，是說把散者統一起來成爲集合體。

〔七四〕絕，斷絕；互，連接。

〔七五〕見論語子罕篇。不舍，不息。

〔七六〕庸詎知，怎麼知道。

〔七七〕三世，佛家稱過去、現在、未來爲三世。

〔七八〕四體，四肢。五官，耳、目、鼻、口、心。

〔七九〕九竅，卽眼耳鼻口及前後陰九孔。

〔八〇〕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成玄英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郤同隙。過駒不留，過去的光陰留不住。

〔八一〕郭林宗別傳：「東漢孟敏客居太原，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郭泰見而問之，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

〔八二〕日新，每天革新。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八三〕易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王弼注：「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

〔八四〕日新之謂盛德，語見易繫辭。

〔八五〕豐縟，豐盛繁多。

〔八六〕獮，殺死。

〔八七〕梟獍，殺父母的禽獸。四凶，左傳稱唐堯時的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等四人。

〔八八〕見詩小雅都人士。

〔八九〕輔頰，嘴巴。漫鼓其輔頰舌，隨便亂說。

〔九〇〕掩涕於獲麟，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孔子作春秋，到這一年絕筆。公羊傳又說：「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九一〕述而，論語第七篇篇名。

〔九二〕見論語述而。

〔九三〕姑，婦女；息，小兒；細人，識見短淺的人。

〔九四〕語見莊子田子方。

〔九五〕老子的學說主張「專氣致柔」，「柔弱勝剛强。」又主張守靜，說「靜爲躁君。」這是說柔靜能亂國，比較容易知道。

〔九六〕老子六十七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儉，從人，僉聲，見說文解字人部。

〔九七〕蓰，五倍。

〔九八〕金剛，鑽石。

〔九九〕摩尼，梵語，即寶珠。

〔一〇〇〕卝，古礦字。

〔一〇一〕語見莊子盜跖篇。離朱，古代稱爲明目的人；工倕，古代稱爲巧匠。攦，折斷。

〔一〇二〕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府是儲藏財物之處，六府藏水火金木土穀六種財物。

〔一〇三〕論語陽貨篇：「鄉原，德之賊也。」鄉原又作鄉愿，這裏當做鄉下老實人的意思。

〔一〇四〕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貫是串錢的繩。紅是說粟米腐敗發紅。

〔一〇五〕尚書牧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是完結的意思。

〔一〇六〕刻谿，刻薄；瑣嗇，細碎吝嗇。

〔一〇七〕子，利息；母，本錢。質，抵押品。

〔一〇八〕毛詩魏風葛屨篇詩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一〇九〕毛詩魏風園有桃篇詩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一一〇〕孫子軍爭篇：「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梅堯臣注：「暮，言其終也。」惰歸。惰而思歸。

〔一一一〕文選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齷齪。」齷齪，局陿也。

〔一一二〕呂氏春秋貴公篇：「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荆即楚國。

〔一一三〕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一一四〕恝，漠不關心的意思。

〔一一五〕小夫，小丈夫，指吝嗇的人。

〔一一六〕博施濟衆，見原道醒世訓注二。

〔一一七〕荀子富國篇：「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差等的稅收）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後來因稱財政上增加收入減縮支出爲開源節流。

〔一一八〕金石流，金石溶成液體。莊子逍遙遊：「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一一九〕蹏涔，小水。淮南子氾論：「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蹏同蹄，牛踏成的小窪。涔，雨水。

〔一二〇〕九九即算術。韓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待人士不至，有以九九見者。」

〔一二一〕供億，供給。

〔一二二〕毛詩豳風鴟鴞：「予手拮据。」陳奐傳疏：「玉篇云：『拮据，手病也。』手病，謂手操作勞苦。」

〔一二三〕孟子滕文公下：「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這是說人節省到像蚯蚓一樣。

〔一二四〕史記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

〔一二五〕猗頓，戰國時富人。史記貨殖列傳：「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一二六〕孟子滕文公上：「饔飧而治。」趙岐注：「朝食曰饔，夕曰飧。」饔飧不給，是說沒有飯吃。

〔一二七〕漢書貢禹傳：「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裋褐不完，是說粗布衣服也都破爛不堪。

〔一二八〕謀之不臧，見詩小雅小旻篇。臧，善。

〔一二九〕銜，馬口中銜；勒，馬頭絡。銜勒去，指人民可以自由發言的時候。

〔一三〇〕杼軸，織布機。

〔一三一〕懸鶉之衣，破爛的衣。荀子大略：「子夏貧，衣若懸鶉。」

〔一三二〕以有易無，是說物物交換。

〔一三三〕貝，貝殼，古代作爲貨幣用。

〔一三四〕詩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無然歆羡。」畔援，互相爭執；歆羡，互相羡慕。

〔一三五〕黜黯，黑暗，不開明，不發達。

〔一三六〕見禮運注敍注二〇。

〔一三七〕孟子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說。

〔一三八〕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此說出於韓愈送王塤秀才序。田子方受業子夏，見史記儒林傳，莊子有田子方篇，其學是否出子方，他書未見。

〔一三九〕荀子非相篇：「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一四〇〕語見荀子君道篇。

〔一四一〕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宋蘇軾荀卿論，說「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作者即根據其說。

〔一四二〕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中語。

〔一四三〕史記叔孫通傳記叔孫通起朝儀：「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索隱：「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野外，習之月餘。……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一四四〕康有爲有新學僞經考，說十三經都被劉歆僞造竄亂，譚氏即用其說。

〔一四五〕後漢書桓榮傳：「……以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一四六〕摭言：「唐太宗貞觀中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莊子德充符：「遊於羿之彀中。」郭象注：「弓矢所及爲彀中。」入彀就是說進了圈套。

〔一四七〕語見韓愈所作原道篇。

〔一四八〕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趙岐注：「芥，草芥也。」犬馬土芥至賤，指看成犬馬土草一般，不加愛惜。

〔一四九〕韓愈有拘幽操，擬文王羑里作：「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一五〇〕太平御覽一千卷，宋李昉等奉敕撰，初名太平編類，後改爲太平御覽。書分五十五門，所採書一千六百餘種，爲有名的類書。劉壎隱居通議：「宋初編文苑英華（以及太平御覽等），以當時削平諸僭，其降臣聚朝，多懷舊者，皆位之館閣，使編纂羣書，遲其歲月，困其心志。……」這就是所謂「消磨當世之豪傑。」

〔一五一〕孫復（九九二——一〇五七），宋人，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又有孫明復小集三卷。

〔一五二〕鄶亦作檜。詩經國風有檜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自鄶以下，無譏焉。」這是吳季札在魯國看到其他國風以後的意見，認爲檜風以下不屑議論，後來因而把次等的稱爲自鄶以下。

〔一五三〕漢書韓信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胯同跨，史記淮陰侯傳作袴下，就是袴襠下面。

〔一五四〕禮記檀弓曾子謂子夏：「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洙水泗水在魯國境內，孔子設教的地方，因而以洙泗代表孔教。

嚴復

嚴復，字幾道，號又陵，福建侯官（即今福州）人，生於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死於一九二一年。十四歲時父死，考入福州船廠附設之船政學堂，習英文、數學、自然科學及駁船術。畢業後在軍艦上實習五年。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被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約三年。但嚴復不以海軍良將自期，而醉心於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受進化論及實證論等影響頗深。他不僅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是理想社會，同時還認爲通過改良主義的道路可以達到這個理想。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回國後，連續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教務長）、總辦（校長）約二十年，至義和團首難時，他倉皇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任京師大學堂附設編譯館總辦。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並一度任該校校長。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任審定名詞館總纂及資政院議員。辛亥革命以後，除一度任京師大學堂監督外，未再担任任何具體職務。

他的早期著作，見於侯官嚴氏叢刊及嚴幾道詩文鈔。他翻譯的著作，有赫胥黎的

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羣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羣己權界論，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及穆勒名學，耶芳斯名學淺說等。這些譯著後來都收入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嚴譯名著叢刊中。

這裏選錄了他的闢韓、譯天演論自序和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一八九四——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給嚴復以深刻刺激，他乃參與了以康梁爲首的變法維新運動。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等論文，表達他的維新思想。在闢韓一文裏，他大膽地攻擊了中國兩三千年來傳統的專制政治，提倡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唐韓愈曾作原道一文，認爲「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嚴復認爲韓愈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的思想是錯誤的，而孟子所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是對的。嚴復認爲君臣的產生，是由於「強梗欺奪患害」出現的緣故，是由於「化未進而民未盡善」的緣故，所以他說：「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他雖然認爲「其時未至，其俗未成」，不贊成馬上廢棄君臣，但主張不以天下爲私，而與人民以自由、自治的機會。他認爲自秦以來，法令多如「蝟毛」，「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

不足爲訓，應當效法西方，尊重民權。他這種限制君權，提高民權等改良主義思想，在維新變法的當時，具有進步作用。

天演論是嚴復從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所著天演論選譯而成，在當時也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他運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向全國人民敲起祖國危亡的警鐘。譯稿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完成，陸續在國聞報上發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正式出版。除譯文外，嚴復還加上不少案語，表示自己的意見。他認爲種族國家之間，也像生物界一樣，是一個競爭局面，有力而強者勝，否則失敗滅亡。天演論的翻譯和出版，在當時知識界曾引起很大震動。吳汝綸深爲欣賞，在答嚴幼陵書中提到：「得惠書並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比經手錄副本，秘之枕中。」（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一）康有爲、梁啓超也加以推崇，認爲嚴復「譯天演論，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魯迅在青少年時代也愛看天演論，他在朝花夕拾瑣記中提到：「一有空閑，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可見其影響之深。應當指出，嚴復究竟是個運用資產階級思想而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學者，不僅其主張不徹底，在變法圖強支節上做文章，而且有時他的主張還自相矛盾，甚至在維新運動中向右傾，還不如譚嗣同、梁啓超等急進。例如他責備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文章爲「偏宕

之談，驚奇之論。」（見學衡第十二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他在一八九八年發表中俄交誼論一文，竟一反他在闢韓中所提倡的民權思想，主張效法俄國的極端專制。他說：「今日之中國，不但當聯俄，且當法俄。……及今地球君權無限之國，獨我與俄羅斯、土耳其三國耳。夫君權之輕重，與民智之深淺成正比例。論者動言中國宜減君權、興議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開之中國，而欲效泰西君民並主之美治，是大亂之道也。」（見鄭振鐸晚清文選）同年，他發表了上皇帝萬言書，書中只提出三個治標辦法，即：「聯各國之歡」、「結百姓之心」、「破把持之局」，對民權、國會等一句也不敢再提了。可見他在戊戌變法運動中，顯然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中最軟弱的一個。

嚴復既不贊成立憲運動，當然更不贊同革命運動，認爲這些過激舉動，對國家只有壞處，沒有好處。他幻想學習西方，以教育救國，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可代表他這一時期的中心思想。他認爲：「今中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逕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皆可爲。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爲最急。」他又說：「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還說：「今日國家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舊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爲當務之急明

矣。」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後面還附以改革教育的具體方案。最後又述及他的主要思想，認爲「政論有驕囂之風」，「未必不爲吾國前途之害」，因此他反對自由、平等、民權等革命活動，而提倡科學救國。嚴復獻身譯書工作，也是從「痛愚」的角度出發的。當然，萬變不離其宗，嚴復在這些譯書裏也要推行其反對革命的思想，例如在社會通詮裏提到：「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恐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後來章太炎在社會通詮商兌一文中，駁斥他說：「抑天下固未知嚴氏之爲人也，少游學於西方，震懾其種，而視黃人爲猥賤，若漢若滿，則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者。」（章氏叢書別錄卷二）這些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

辛亥革命後，嚴復更走上了反動的道路。袁世凱做「屋裏皇帝」時所組成的「籌安會」，嚴復列名爲六個發起人之一，雖屬被動參加，但與他相信「吾國之宜有君」的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倒台後，一九一七年張勳又搞復辟運動，嚴復也給予同情和支持，說張勳「則的是血性男兒忠臣孝子之事，復辟通電，其歷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

與此相應，在學術活動上，嚴復於一九一三年領銜發起成立孔教公會，提倡尊

孔。他認爲：「孔子之書，四書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五四運動前後，他又反對白話文運動。認爲「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刼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五四運動爆發，他當然更不喜歡，認爲「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艮好效果。」（見學衡第二〇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所有這些，都可見其思想的頑固和腐朽。

總之，嚴復一生的主要貢獻，在於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尤其他所譯的天演論曾風行全國，影響更大。毛主席把他和洪秀全、康有爲、孫中山並稱爲向西方尋求救國眞理的先進的中國人物之一（見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七四頁）。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在中國的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嚴復和當時許多保守的改良主義者一樣，思想日趨落後反動，以致晚年成爲一個敵視革命、反對五四運動，支持復辟的頑固分子。

闢韓

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一〕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矣。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二〕，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三〕。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飢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爲之禮樂刑政，以爲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四〕，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闢之，則不思之過耳。

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臣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飢至而

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埋葬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爲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而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皿器通貨財以相爲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且置之君，使之作爲刑政甲兵以鋤其强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爲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爲之君；君不能爲民鋤其强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强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五〕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六〕夫自秦以來，爲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七〕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爲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爲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爲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八〕，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爲衛

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爲利廣而事易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强梗欺奪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矣，尙何有於强梗欺奪？尙何有於相爲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爲后，時而虐我爲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爲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又烏足以爲知道者乎！

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九〕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二事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一〇〕，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騖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一一〕」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於億兆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

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繇。民之自繇，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强，余一人與吾子孫尙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亂政〔一二〕之罪可也。

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爲其難，吾爲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一三〕虛憍，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强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一四〕苟求自强，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君；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一五〕，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眞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一六〕。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

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虜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爲公產公利自爲鬥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鬥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注釋

〔一〕韓子，指韓愈，字退之（七六八——八二四），是唐朝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韓愈以儒家正宗學者的姿態出現，提倡所謂「道統」，排斥佛老，與其弟子李翺等同是唐代儒家學派的重要人物。原道一文中，韓愈論證並宣揚君臣上下貴賤尊卑等封建倫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恆性，爲封建專制主義作辯護。

〔二〕宣，暢通；湮鬱，阻塞不得發泄。

〔三〕強梗，強悍兇猛的人。

〔四〕老子以及先秦道家學派的天道觀，認爲天是無意志的、自然的，因而主張因應自然，這一觀點與儒家唯心主義是相反的。

〔五〕語見孟子盡心篇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一命題含有一定成份的重視勞動人民的重民思想，常爲後世一些倡言民主思想的人所引用。

〔六〕莊子胠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

〔七〕見漢書董仲舒傳。

〔八〕通功易事，是說社會分工，互相協作，交換勞動。語本孟子滕文公篇下：「子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九〕犖犖，明白。

〔一〇〕漢高祖劉邦破秦軍後，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一一〕老子：「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一二〕莠言亂政，用邪說危亂政治。

〔一三〕忌諱，怕觸犯統治者的禁忌。

〔一四〕語見莊子秋水篇。曲士即固陋偏執之人。

〔一五〕蝟毛而起，像刺蝟的毛刺紛然森豎，形容旣多且亂。

〔一六〕莊子有胠篋篇。開頭說：「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胠篋，打開箱子。胠篋的只是小賊，可以用下鎖捆紮的方法防備，但遇到大盜，連箱子都背走，鎖得越緊，紮得越牢，越對他有利，所以是防不勝防的。

譯天演論自序

英國名學家〔一〕穆勒約翰〔二〕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

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三〕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尙，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兹，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占畢〔四〕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眞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

今夫六藝〔五〕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

殿。司馬遷曰：「易本隱之以顯，春秋推見至隱〔六〕」，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七〕；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八〕。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九〕。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卽物窮理〔一〇〕之最要塗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

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一一〕者，名、數、質〔一二〕、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一三〕，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一四〕，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一五〕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一六〕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一七〕，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一八〕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一九〕，則有自強不息〔二〇〕爲之先；凡動必復之

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二〕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賢，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為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三〕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為迻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三〕者，則固不佞〔四〕所不恤也。

（天演論）

注釋

〔一〕名學家即邏輯學家。

〔二〕穆勒約翰（一八〇六——一八七八），寫作很多，著有邏輯體系一書。

〔三〕毛詩傳曰：「憮，大也。」莊子秋水：「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憮和垺音近義通，作者或借

憮爲孚。

〔四〕古畢即估畢。估、畢都是木版，古代文字刻在木版上。

〔五〕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二語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七〕易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八〕誅意，指責一個人的用心。褒是贊揚，貶是斥責。

〔九〕內籀，通常譯爲歸納法。外籀，通常譯爲演繹法。

〔一〇〕朱熹大學章句：「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人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一一〕御蕃變，處理繁雜變化的事物。

〔一二〕質學即化學。

〔一三〕質指物質，力指能力。

〔一四〕奈端，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的異譯，英國科學家。動之例三即指牛頓的力學三定律。

〔一五〕見易繫辭。

〔一六〕斯賓塞爾（一八二〇——一九〇三）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主張唯心主義的實證主義，是社會有機論的創始人。他認爲人類社會像動物機體一樣，服從生物學的規律，把社會發展過程生物化，從而得出種族有優等與劣等的反動理論，同時爲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而鼓吹調和階級斗爭的改良主義。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給予批判。

〔一七〕翕，凝積聚合；闢，開闢散佈。
〔一八〕見易繫辭。
〔一九〕全力不增減之說，即指能力守恆定律。
〔二〇〕見易乾卦彖辭。
〔二一〕見易繫辭。
〔二二〕訑然，驕傲自大的樣子。
〔二三〕稽，計較，責難。
〔二四〕不佞，猶言不才，自謙之詞。

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外交報〔一〕主人閣下：

自大報風行，其裨益於講外交者甚鉅。曩所惠寄初二三編，體例修潔，裁審羣言，多有合於原敍文明排外〔二〕之旨，欽企欽企。

顧走〔三〕所願效忠告於左右者：竊謂處今日之中國，以勢力論，排外無可言者矣，必欲行之，在愼毋自侮自伐〔四〕而已。夫自道、咸以降〔五〕，所使國威陵遲〔六〕，馴致今日之世局者，何一

非自侮自伐之所爲乎？是故當此之時，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競之烈，無益也。與其言排外，誠莫若相勗於文明。果文明乎，雖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於物競之際；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術傳〔七〕以行之，將排外不能而終爲文明之大梗。二者終始先後之間，其爲分甚微而效驗相絕，不可不衡量審處以出之也。不敢以空虛無據之辭進，請即大報所論列者，相與揚搉辨晰〔八〕之，可乎？

即如第三期譯報第一類於英國天朝報〔九〕所論中國語言變易之究竟，大報譯而著之，且綴案語〔一〇〕於其末，意謂此後推廣學堂，宜用漢文以課西學，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國語；末引日本、埃及興學異效之事，以爲重外國語者之前車。此其用意，悉本愛國之誠，殆無疑義。顧走獨竊竊以爲未安者，則謂事當別白言之，若世俗不察，徒守大報一偏之意，逮此風既行，則十年以遙，學堂之無成效可決。

夫中國之議學堂久矣，雖所論人殊，而總其大經，則不外中學爲體而西學爲用也；西政爲本而西藝爲末也〔一一〕；主於中學以西學輔所不足也；最後而有大報學在普通不在語言之說。之數說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則不必皆成理〔一二〕。際此新機方倪〔一三〕，人心昧昧，彼聞一二鉅子〔一四〕之論，以爲當然，循而用之，其害於吾國長進之機，少者十年，多者數紀〔一五〕，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誤之，殆無幸已。此走所以不避要逆〔一六〕而有言也。

善夫金匱裘可桴孝廉〔一七〕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

其曰政本而藝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亂者矣。且其所謂藝者，非指科學乎？名、數、質、力〔一八〕四者皆科學也，其公例通理，經緯萬端〔一九〕，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國之政尚未能悉準科學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公例通理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學為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並出於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為本末也。且西藝又何可末乎？無論天文地質之奧殫，略舉偏端，則醫藥通乎治功，農商所以相養，下洎舟車兵冶，一一皆富強之實資。邇者中國亦嘗儀襲而取之〔二〇〕矣，而其所以無效者，正坐為之政者於其藝學一無所通，不通而欲執其本，此國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

若夫言主中學而以西學輔不足者，驟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說矣，措之於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國有武備而無火器，嘗取火器以輔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無警察，亦將取警察以輔所不足者矣；顧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戰乎？

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驗，當人人所能逆推而無假深論者矣。

嘗謂吾國今日之大患，其存於人意之所謂非者淺，而存於人意之所謂是者深，闢其所謂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謂自以爲足者難。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二一〕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六府四支〔二二〕，有其質幹根荄而後有其枝葉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晚近言變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節爲之，及其無功，輒自詫怪。不知方其造謀，其無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後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輔之說，特其一端已耳。

然則今之教育，將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二三〕之言曰：「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別擇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淘淘，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創垂，累葉〔二四〕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暖姝〔二五〕囿習〔二六〕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其爲事之難如此。

雖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皆可爲，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爲最急。何則？所以使吾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繼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二七〕以

求之。惟求之爲得，不暇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於此，致吾於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有一道於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療貧起弱焉，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等而上焉者無論已；何則？神州之陸沉〔二八〕誠可哀，而四萬萬之淪胥〔二九〕甚可痛也。

嗟夫！員輿〔三〇〕之上，數十百國之所爲，其廢興存亡之故，可覆觀已。最近莫若日本，稍遠則有普魯士之弗烈大力〔三一〕，俄羅斯之大彼得〔三二〕，方其發憤圖自强，其棄數百千年之舊制國俗，若土苴〔三三〕然。他若法之所爲於十八稘〔三四〕，英之所爲於十六稘，實皆犯天下之所不韙〔三五〕，顧至今論世，莫不諒其民之所爲者，保國存種，其義最高，而文明富强之幸福至爲難得故也。若夫徒軒輊〔三六〕於人己之間，使其傳聞若不可犯者，則亦有之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數國者，夫豈不主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豈不自謂文明；其於教育也，夫豈不自張其軍而以他人爲莫我若；然而其效，則公等所共見而共聞者矣。吾故曰，期於文明可，期於排外不可。期於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於排外，將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頑錮者，由於識量之庳〔三七〕狹，庳狹之至，則成於孔子之鄙夫〔三八〕。經甲、庚〔三九〕中間之世變，惴惴然慮其學之無所可用而其身之瀕於貧賤也，則倡爲一切之說以爭天下教育之權；不能得，則言宜以漢文課西學矣；又不能，則謂東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則？即

用東文，彼猶可攘臂〔四〇〕鼓唇於其間；獨至西文用，則此曹皆反舌〔四一〕也。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眞，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繙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眞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故所有，此不必爲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爲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於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測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之學者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四二〕，以其愈己而遂信之。維今所爲，何以異此！

至欲以漢語教西學者，意乃謂其學雖出於西，然必以吾語課之，而後有以成吾學。此其說美矣，獨惜不察當前之事情而發之過蚤〔四三〕，濱海互市之區，傳教講業之地，其間操西語能西文者非不數數覯也，顧求其可爲科學師資者，幾於無有，是師難求也。欲治其業，非夙習者不能繙其書，縱得其書，非心通者不能授其業，是教之術窮也。然則大報所譏，中國數十年來，每設學堂，咸課洋文，今奉詔書推廣，猶以聘請洋文教習爲先務者，夫固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國語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語學也。夫歐洲之篇籍衆矣，雖譯之者多，爲之者疾，其所得以灌輸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之一毛，況彼中憑藉先業，歲有異而月更新，學者蘄免瞠後〔四四〕之憂，必傾耳張目，曠覽博

聞，以與時偕極〔四三〕。今既不爲言語文字矣，則廢耳目之用，所知者至於所譯而止，吾未見民智之能大開也；又況譯才日寡，是區區者將降而愈微耶！若謂習外國語者，將黨於外人而愛國之意衰歟？此其見眞與兒童無以異。愛國之情，根於種性，其淺深別有所繫，言語文字，非其因也。且列邦爲學，必用國語，亦近世既文明而富於學術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諾查〔四四〕諸公著書時，所用者皆拉體諾文字〔四五〕，其不用國語者，以爲俚淺不足載道故也。然則觀此可悟國之所患在於無學，而不患國語之不尊；使其無學而愚，而國有以立，則種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見文明富強之國，其國語之不尊也。威爾士〔四六〕，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顛〔四七〕，法之二部也，議院禁其語者，以杜言龐，如中國京師之用京語，從政之操官音，與所論大旨無涉。至謂夷滅人國輒易語言，執事將謂國滅而後語易乎，抑謂徒尊國語，其國遂可以不滅也？國語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國民之所以爲精神也；頗怪執事不務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總而論之，今日國家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舊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爲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眞，若夫吾舊有之經籍典章未嘗廢也。學者自入中學堂，以至升高等，攻專門，中間約十餘年耳。是十餘年之前後，理其舊業，爲時方長，矧在學堂，其所謂中學者又未盡廢，特力有專注，於法宜差輕耳，此誠今日之所宜用也。迨夫廿年以往，所學稍富，譯才漸多，而後可議以中文授諸科學，而分置各國之言語爲

專科，致其事誠至難，非寬爲程期，不能致也。誠知學問之事，非親歷塗境者，雖喻之而不知。獨有一言敢爲諸公預告，事功成否，恆視其所由之術，而不從人意爲轉移，若必拂理逆節以爲之，則他日學堂自無成效。

吾聞京師洎二十餘行省，一學堂之成，費需萬金者，動以十數。是纍纍者，償敵之餘，夫豈易集！乃至十年，總於海內，將所費者無慮〔五〇〕幾何，庸可使時可數過，問以人才，對曰無有。雖其時當事者亦將勉強塗飾，奏報揄揚〔五一〕，而無如其虎皮羊質，於國事無補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爲高睨大談自許熱心者股栗〔五二〕也。故不避煩瀆，爲大報貢其一得之愚〔五三〕，亮執事能優容之而轉教其所不逮焉。

謹將所擬此時教育辦法劃一條例如左：

一、此時官局所譯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爲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清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爲教。

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即都不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以後，能搦管〔五四〕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議者或謂宜編經史舊文頒行天下，顧此功匪易，此時不若聽天下能者各出己意爲之，俟十年以往，閱歷稍深，定論漸出，釐而定之，當未爲晚。

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十為率，務取文理既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為有造。而西文能否，可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

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學堂為預備科，三四年後，即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

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洋人課初學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專門諸學，宜用洋教習；若人衆班大，則用華人為助教。

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並有之；高等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

一、各省如徧設中學堂，則無教習。近有議以速成之法求師範者，此其為術，誠吾之所不知。踏實辦法，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即為後日高等學堂之所），令學政於每縣學中咨高才生（小縣二員，大縣四員。）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五五〕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師範生宜有廩膳膏火〔五六〕）

一、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五七〕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五八〕，往往而遇，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法裁成，收為時用者

也。第時過而學，自僅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爲之翻導，此誠不爲無益，然終慰情勝無而已，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則亦有法，道在置之莊嶽之間〔五九〕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事科學。此等多聰明强識知類通達之材，第使國家所以養之者，略有以安其身心，使不爲外物所累而得肆力於此，其成殆可操劵，所謂年齒既長則口齒不靈，無此說也。然不通語言，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膚。故欲栽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弘；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爲晚成之大器也。夫士通籍〔六〇〕之後，浮沈〔六一〕郎署，動十餘年，乃今用之求學，而云老之將至也耶？

一、今世學者，爲西人之政論易，爲西人之科學難。政論有驕囂之風（如自由平等民權壓力革命皆是），科學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學，則其政論必多不根，而於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爲吾國前途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六二〕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六三〕，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眞中國之幸福矣。

注釋

〔一〕外交報是我國研究國際問題的最早刊物，創刊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者上海普通學書室，由張元濟主編。其叙例說：「本報旁羅國聞，以有裨外交者爲界，故曰外交。本報爲類八：論說，諭旨，文牘，外交紀聞，譯報第一類，譯報第二類，譯報第三類，要電彙錄。」出版至一百三十餘期，於一九一〇年停刊。

〔二〕外交報叙例：「吾聞日本政界，有文明排外之論，是何言歟？吾國言排外數十年，撤藩割地，償兵費，租界勢力圈，主權盡失，而轉爲世界詬病，皆排外之效。烏乎！彼所謂文明排外者，是何言歟？蓋人之生也，無以不自利爲宗旨者，國之立也，即無不以自利其國爲宗旨者，是有凌侮劫奪之事。凡以凌侮劫奪人爲事者，例不以見凌侮、見劫奪爲怪。是以彼我之間，蕩蕩然無界畔、無契約，緣隙生事，罄竹不勝書，及其迭注自然人爲之兩淘汰而幾存於茲者，漸趨知力平等之勢，又以經歷既多，識見漸澈，知前者凌侮劫奪之爲兩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兩利之術。於是人與人有倫理，而國與國有外交，要之以保有自主權不受凌侮劫奪爲界說。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裏面也。」

〔三〕古人對人謙稱下走，表示替人担任趨走之役的意思。

〔四〕孟子離婁篇上：「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五〕道光，清宣宗旻寧年號（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咸豐，清文宗奕詝年號（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一八四一年，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訂立南京條約。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入大沽，訂立天津條約；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入北京，訂立天津續約。這一段是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中國的時期。

〔六〕陵遲，衰頹的意思。

〔七〕傅，通附，依附。

〔八〕揚搉，略論；辨晰，辨明。

〔九〕天朝報，又譯爲中華報，是英人所辦，論中國問題的英文刊物。

〔一〇〕案語云：「按語言文字，爲國民精神之所寄，未有語言亡而其國存者。泰西列邦，大都自尊其國語，英議院禁用威爾士語，法議院禁用巴斯克、不列顛語。一道同風，固宜然也。至夷滅人國，則務有以移易之。俄德各强其所屬波蘭人習俄德語，美據斐律賓，令五年後通用英文。……中國數十年來，每設學堂，咸課洋文，今奉旨推廣，頗聞有以聘洋文教習爲先務者。不知教育之要在普通學而不在語學，卽盡中國人而能外國語，吾亦未見其益也。非不知既通洋文亦可徐習普通，然終不如用漢文之親切而廣大，日本、埃及同一興學，而一效一不效者，重方言與重外國語之別耳。事方謀始，不可不慎，利君此論（案：利君英教士，在上海傳教。）頗足鑑警，願吾國談教育者一省覽之也。」

〔一一〕這是指張之洞勸學篇的主張。勸學篇說：「其學堂之法，凡有六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大抵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

〔一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語本荀子非十二子。

〔一三〕倪，端倪，萌芽的意思。

〔一四〕鉅同巨，鉅子，大人物。

〔一五〕十二年爲一紀。

〔一六〕嬰，觸犯。嬰逆，即嬰逆鱗。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這裏用作觸犯人之怒的意思。

〔一七〕金匱，江蘇無錫縣舊稱。裘可桴，講朱子性理之學。孝廉，舉人。

〔一八〕見譯天演論自序注一二。

〔一九〕經，織物的直線；緯，織物的橫線。經緯萬端，是說頭緒紛繁。

〔二〇〕孟子公孫丑篇上：「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這裏是說對西方科學不去系統地學習，而是枝節地去學。

〔二一〕具官之物體，具備器官的動植物。

〔二二〕府同腑，即六腑，支同肢。

〔二三〕摩利（一八三八——一九二三），英國政治家及著作家，著有葛拉德士吞傳、批評集、盧梭論等。

〔二四〕累葉，累世。

〔二五〕喛姝，形容拘泥不求進步。莊子徐無鬼：「所謂喛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喛喛姝姝而私自說也。」

〔二六〕痼習，被習慣所束縛。

〔二七〕皸手，手皮開裂；繭足，脚底生繭；都是說辛苦的體力勞動。

〔二八〕神州，中國的代稱，陸沈，大陸沈沒，是說中國淪亡。晉書桓溫傳：「遂使神州陸沈。」

〔二九〕淪胥，見原道解世訓注一。

〔三〇〕輿，指地。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員輿，圓的地球。

〔三一〕弗烈大力，腓特烈的異譯，普魯士王，一七四〇年即位，國土日廣，對內能致力建設，改良法制。

〔三二〕大彼得，即俄皇彼得第一。見七上清帝第六書注二八。

〔三三〕土苴，糞土，可以棄掉的東西。莊子讓王：「土苴以治天下。」

〔三四〕十八祺，十八世紀。

〔三五〕不韙，不以爲是。左傳隱公十一年：「犯五不韙。」

〔三六〕軒輊，高低。軒是車前面高起的地方，輊是車後面低落的地方。

〔三七〕庳同卑。

〔三八〕論語子罕：「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這裏是說空虛無用的人。

〔三九〕甲庚，指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和庚子（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事件。

〔四〇〕攘臂，伸出臂膀。莊子人間世：「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四一〕反舌，鳥名，又稱百舌鳥。禮記月令：「小暑至，……反舌無聲。」這裏是說不聲不響的人。

〔四二〕侏儒，矮子；修人，身軀高大的人。

〔四三〕蚤同早。

〔四四〕瞠後是說落後。瞠，張着眼直看。莊子田子方：「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四五〕與時偕極是說跟着時代前進。

〔四六〕培根（一二一四——一二九四）英國科學家。奈端，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的異譯，英國物理學家。斯比訥杳是斯賓諾莎的異譯。

〔四七〕即拉丁文。

〔四八〕威爾士在英國英格蘭西部，西羅馬亡後，其地獨立建國，一二八四年合併於英格蘭。

〔四九〕巴斯克，今西班牙的一省。不列顛，布列他尼的異譯，是法國西北的半島。

〔五〇〕無慮，大凡。

〔五一〕揄揚，表揚。

〔五二〕股栗，腿打顫，形容恐懼。

〔五三〕漢書韓信傳：「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一得之愚是說愚人一千次的考慮必然也有一次是對的。

〔五四〕搦管，執筆。

〔五五〕弱，二十歲。冠，古時兒童不能戴冠，二十歲才加冠。

〔五六〕即每月出題考試一次，文章寫得好的，獎給現金，稱爲膏火費。

〔五七〕論語述而：「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憤悱，憂鬱不舒服

〔五八〕詞林，翰林；部曹，六部的司官等。舉貢，舉人和貢生

〔五九〕莊嶽，戰國時齊國街道的名稱。孟子滕文公篇下：「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說學習某一國的語言，應該就地去學，容易學

會。這裏指出洋遊學。

〔六〇〕通籍，籍，名冊。新近作官的人，名冊上通到政府，稱爲通籍。

〔六一〕浮沈，指做官的升降無定，沒法出頭。

〔六二〕沈漸浸漬，形容深入鑽研，像長久浸在一種液體中的樣子。

〔六三〕拘攣，束縛。

章炳麟

章炳麟（一八六八年——一九三六年）浙江餘杭人，字枚叔，後因仰慕顧炎武之爲人，改名絳，別號太炎。幼年曾從外祖父朱左卿學習，朱「暇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農、顧寧人著述大旨相曉，雖未讀其書，聞之啓發」（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後竊讀東華錄，見清朝統治者對戴名世、呂留良、曾靜等橫加摧殘，更深爲不滿，初步產生了「興漢排滿」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一八九〇年，章太炎從德清俞樾習經學於詁經精舍，交游漸廣，並開始政治活動。戊戌政變前，由於曾參與康梁所主辦的強學會和時務報工作，被列名通緝，逃命台灣和日本。在橫濱經梁啓超介紹與孫中山相識，但相知尚淺。回國後，在上海得識唐才常。一九〇〇年發生義和團事件，慈禧太后逃竄長安，唐才常以勤王爲名，起兵漢口，要挾清廷作若干改革，章太炎不滿意其所爲，主張革命，並「斷髮以示決絕」。不久，唐才常失敗被殺，章太炎又受株連，避難蘇州時，俞樾對他深爲不滿，曾嚴加責難，乃作謝本師以明志，並面駁曰：「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爲此，

正欲使人推尋國性，識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同上）他爲了革命不惜與恩師決裂。一九〇二年重赴日本，與孫中山關係進一步密切。這年開始著訄書。一九〇三年，因給鄒容革命軍一書作序，又撰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激怒清廷，在上海租界被捕，羈押西監達三年。鄒容瘐死獄內，章太炎於一九〇六年獲釋，乃又東赴日本，加入同盟會，並負責民報編輯工作。這時中國人旅居日本從事政治活動者主要分爲革命派與改良派，改良派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辦新民叢報宣傳君主立憲；革命派以孫中山、黃興爲首，辦民報宣傳排滿革命。關於國體與發展方向曾展開爭論達三、四年之久，革命派終獲勝利。章太炎主持民報，至該報一九〇九年被封爲止，在上面撰文極多，其中政治性較強的有討滿洲檄、排滿平議、復仇是非論、革命道德說、箴新黨論、代議然否論、駁神我憲政論等，學術性較強的有無神論、人無我論、五無論、四惑論、五朝法律索引、官制索引等，對當時革命均曾產生較深刻的影響，魯迅在且介亭雜文末編中曾有所論述，並譽之爲：「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一度出任臨時大總統，章太炎被任爲樞密顧問。後來南北妥協，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章太炎改任爲三省籌邊使，「設籌邊署於長春，僚屬財十人耳，旣鮮事，經費亦少。」（同上）後袁世凱圖謀做皇帝。章太炎表

示反對，遭受軟禁。至袁世凱死去，始恢復自由。

章太炎晚年，思想不免停滯，變得頑固，除反對白話文外，也發表過反共言論。逝世前一段時間定居蘇州，創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弟子中較著者有錢玄同、黃侃、吳承仕、沈兼士、許壽裳等。其著述已出版的有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章氏叢書三編、太炎最近文錄等，還有一部分散布在民報和其他報刊中，尚待進一步搜集。

章太炎是我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學者。現對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作些簡要分析。

（一）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他生當清朝季世，國勢陵夷，外有帝國主義入侵，內有革命運動崛起。他不僅對民族具有較深厚的情感，對傳統文化也具有較高的修養。早年著作中愛國之忱即不斷流露，例如他提到：「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而著日知錄，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革命道德說）他在「匹夫有責」的思想指導下，提倡發揚知恥、重厚、耿介、必信等四種革命道德，以期「雪中原之塗炭，光先人之令聞」。他說：「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

日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同上）章太炎在這種狹隘民族革命思想指導下，曾在政治上產生兩種不同的表現，早期在反清鬥爭中，表現立場堅定，毫不畏縮和妥協；晚期由於革命形勢發展，要求進行社會改革時，則又表現動搖，甚至加以反對。

他在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及討滿洲檄諸文中曾列舉清朝貴族統治階級的罪惡是：「穿地藏貲，行同盜賊」以及「城陷之後，丁壯悉誅」，復有「文字之獄」，「史書之毀」，因而逼使「朱一貴起於台灣，林清起於山東，王三槐起於四川，洪秀全起於廣西，張樂行起於河南……誠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氣不可不滌，故肝腦塗地而不悔也」（討滿洲檄）。「肝腦塗地而不悔」是章太炎對革命先行的頌揚，也是一種自慨。他爲了革命，曾被繫西獄，曾流亡海外，置生死於度外，不爲危險困難所嚇倒。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中則直斥「載湉小醜，未辨菽麥」，「孱弱少用」，「仁柔寡斷」，表示他敢於犯不韙，同清廷決絕。還斷言：「公理之未明，卽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卽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這都說明了章太炎對民族革命的堅決態度。

章太炎在高舉反滿旗幟的同時，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充滿仇恨。如說：「至於帝

國主義，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爲義所當然。……綜觀今世所謂文明之國，其屠戮異洲異色種人，蓋有甚於桀紂。」（五無論）又說：「然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卽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今法人之於越南，生則有稅，死則有稅，乞食有稅，清廁有稅，毀謗者殺，越境者殺，集會者殺，其酷虐爲曠古所未有，是曰食人之國，雖蒙古回部曾未逮其毫毛，此法蘭西非始創自由平等之法蘭西耶！」（同上）又說：「彼法人之待越南人也如牛馬，而英人之待印度人也如乞丐，乞丐雖少愈於牛馬，奈權利盡失何！今之印度一大給孤園耳，仁人志士觀此宜無不流涕摧心者。」（論印度西婆耆王記念會事）他對帝國主義的虛僞和殘酷作了深刻的揭露。另外他還提出中印兩國應「二者相濟」，「雖異族有兄弟之好」，並希望「他日吾二國扶將而起，在使百姓得職，無以蹂躪他國相殺毀傷爲事，使帝國主義之羣盜厚自慙悔」（送印度缽邏罕保什二君序）。諸如此類，一是反映章太炎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另外也透露出一種「聯合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的消息。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反清朝專制統治，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性質，這是難能可貴的。

民主革命思想也是章太炎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他認爲無論政治上的民主

或經濟上的民主均應以平民利益爲出發點，並對貴族、豪右進行了較猛烈的抨擊。如他在革命道德說中將人分爲農人、工人、裨販、坐賈、學究、藝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職商、京朝官、方面官、軍官、差除官、雇譯人十六等，說：「農人於道德爲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田園場圃之所入，足以自養，故不必爲盜賊，亦不知天下有營求詐幻事也。平居之遇長官，雖甚謹畏，適有貪殘之吏，頭會箕斂，誅求無度，則亦起而爲變，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飴矣。」其次分析工人、裨販等之道德。最後提到京朝官、方面官，認爲他們「博弈飲酒」、「帷薄不修」、「投命異族，貳心舊君」、「無事刻餉，有事刼掠」，「督撫爲壞法亂紀之府，提鎮爲逋逃盜賊之魁。」還提到：「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於道德也愈遠，今日與藝士通人居，必不如與學究居之樂也，與學究居，必不如與農工裨販坐賈居之樂也。」這些，充分體現章太炎對農工的同情，對封建官僚貴族則加以揭露與抨擊，可見他當時尚能代表農民小生產者的一些利益。

章太炎對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也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認爲「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爲姦府，徒爲有力者傅其羽翼，使膢臘齊民，甚無謂也。」原因是選舉權之有無，取決於資財之多寡，這是極不平等的表現，所以他斷言：「通選亦失，限選亦失，單選亦失，複選亦失，進之則所選必在豪右，退之則選權墮於一

偏。」還說：「其被選不以成績，有權力者能以勢藉結人，大佞取給於口舌，譁衆嘯羣，其言卓犖出疇輩，至行事乃絕異。」(代議然否論)這把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僞性揭露無餘，但他從「恢廓民權」入手，提出的解決辦法，仍然不過是行政與司法分權等一套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章太炎批判資產階級民主，主張還政於民是好的，但提不出眞正的解決辦法。人民當家作主，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有可能。

(二)章太炎的哲學思想：主要受佛學「唯識論」的影響，強調「依自不依他」，屬於主觀唯心主義。在革命初期，發揮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一面，起過積極作用；但到了後期，主觀臆斷，一意孤行，違反歷史發展趨勢，就起過不少消極作用。

章太炎用「唯識論」解釋乾坤萬物，體現其對宇宙構成的看法。如說：「乾以資始而行健，坤以得主而有常。乾卽阿賴耶識，爲萬法緣起，故曰資始恒轉，故曰行健。坤卽意根，執阿賴耶識爲我，故曰得主，恒審思量，故曰有常。」又說：「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此業識本然，住此識者卽有異；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此如來清淨藏也；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世間阿賴耶也。」(菿漢昌言經言一)另外他還提到：「說神我者，以爲實有丈夫，不生不滅。其說因於我見而起，乃不知所謂我者，捨阿賴耶識而外，更無他物。此識是眞，此我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一倒見也，說物質者，歐洲

以爲實有阿屯，印度以爲實有鉢羅摩怒。執爲極細，而從此細者剖之，則其細至於無窮。名家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彼不能辭其過矣。執爲無厚，離於色聲香味觸等感覺所取之外，惟其中心力存。此雖勝於極細之說，然未見有離於五塵之力，亦未見有離力之五塵，力與五塵互相依住，則不得不謂之緣生，既言緣生，其非本體可知。然則此力此五塵者依於何事而能顯現，亦曰心之相分，依於見分而能顯現耳。此心是眞，此質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二倒見也。」（建立宗教論）這段長文說來玄之又玄，其中心目的，在論證「此識是眞，此我是幻」和「此心是眞，此質是幻」兩大命題。而「此識」「此心」又是「唯識論」的關鍵所在，歐陽竟無、釋太虛、唐大圓等唯識論者以及章太炎本人依據「成唯識論」等進行解釋，識共有八，除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外，第七爲末那識，第八爲阿賴耶識。此八識之關係，唐大圓在佛的認識論（載海潮音文庫）上曾舉例說明：「例如案上一杯，吾人先以眼去認識其色，次以耳去認識其聲，再以鼻去認識其香，再以舌去認識其味，再以身去認識其硬軟等，尙不算完全的認識，必待用意去聯絡前五種之色聲香味等的認識，方爲完全之認識。但當認識此一杯時，若心中作意，此卽是我之認識，則此我就是第八名阿賴耶識，此譯名藏識。其認識有我者，復是別一識，名爲第七末那識，此譯云

意根。」唯識論者這樣對待物質、對待客觀事物的認識，與西方貝克萊主義、馬赫主義不謀而合，貝克萊在論人的認識原理中提到：「憑着視覺，我獲得光和色的觀念……憑着觸覺，我感知硬和軟……嗅覺使我聞到氣味，味覺使我嘗到滋味，聽覺使我聽到聲音……人們觀察到一定的顏色、滋味、氣味、形狀、硬度結合在一起，就承認這是一個單個的物。」（轉引自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一頁）馬赫亦認為：「世界的眞正要素不是物（物體），而是顏色、聲音、壓力、空間、時間（即我們通常叫作感覺的東西）。」列寧曾加以批判說：「**如果物體像馬赫所說的是『感覺的復合』，或者像貝克萊所說的是『感覺的組合』，那末由此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世界只不過是我的表象而已。從這個前提出發，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認別人的存在，這是最純粹的唯我論。**」（同上書，第三十頁）列寧對馬赫主義一針見血的批判，同樣適用於唯識論者章太炎，他強調阿賴耶識，即主觀唯心主義，強調「萬物皆備於我」，即唯我主義，因而要作出「此心是眞，此質是幻」的荒謬結論。

在哲學派別分類上，章太炎認為「世之立宗教談哲學者，其始不出三端，曰惟神惟物惟我而已」，而「惟我之說，與佛家惟識相近」（無神論）。可見唯我主義，他是自承不諱的。他說：「心精圓徧，含裹十方。云何無量，心之無量；云何合法，心之合法。

與其歸敬於外界，不若歸敬於自心。」既以心爲無遠無居，包羅萬方，那當然要產生：「宇宙本非實有，要待意想安立爲有，若衆生意想盡歸滅絕，誰知有宇宙者」（建立宗教論）的狂妄設想了。

若說章太炎爲唯我主義，但他又主張「無我」和「此我是幻」，這應作何解釋？根據人無我論一文分析：章太炎將我分爲兩種，一爲形體之我，一爲阿賴耶識之我，並舉例說，「自殺者之居心，必不以形體爲我，而別有所謂我者，斷可知矣。阿賴耶識之名，雖非人所盡知，而執此阿賴耶識之相卽以爲我者，則爲人所盡有，自殺者所執之我，亦卽此阿賴耶識耳。」故自殺者是解脫形體之我，以成全阿賴耶識之我，證明形體之我爲幻，阿賴耶識之我爲眞，這與他在建立宗教論中所說「所謂我者，捨阿賴耶識而外，更無他物，此識是眞，此我是幻」，含義是完全一致的。這實際是一種更荒誕的唯我主義，連形體之我也在否認之列。

章太炎在唯識論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唯我主義的支配下，不僅否認時間空間的客觀存在，也否認因果律和自然規律的客觀存在。如說：「論空間者，或計有邊，或計無邊；論時間，或計有盡，或計無盡。至爲矛攢，糾葛無已。於此毅然遮撥爲無，而諍論爲之杜口。」（人無我論）根本否認時間空間的存在，可見其主觀主義之強。至於因果

律和自然規律，他認爲：「因果非物，乃原型觀念之一端。」「所謂自然規則者，非彼自然，由五識感觸而覺其然，由意識取像而命爲然，是始終不離知識，卽不得言本在物中也。」（四惑論）因果律旣爲「原型觀念」，自然規律又爲「五識感覺」，都是人的主觀意識的産物，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當然完全被否定掉了。

不僅這樣，爲了「欲求盡善，必當高蹈大虛」起見，他還主張建立「五無之制」，卽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衆生、無世界，以爲這樣才能達到「最後圓滿」。而五無之中，又以「無人類爲最要」。消滅人類的方法，則是「以觀無我爲本因，以斷交接爲方便，」意卽首先大家看破紅塵，不認定有我，再斷絶男女關係，經過若干年後，就能達到「人類衆生世界一切銷鎔而止。」當未達到時，他還哀嘆：「人生之智無涯，而事爲空間時間所限，今日欲飛躍以至五無，未可得也。還以隨順有進爲初階，所謂跛驢之行，夫欲不爲跛驢而不得者，此人類所以愈可哀也。」（四惑論）這種「跛驢」的哀嘆，是沒落階級的啜泣，是唯心論者的困鬥，有似殘蟲冬吟，不會引起大地的回響。

此外章太炎還以唯識論解釋莊子齊物論，著齊物論釋。在菿漢微言中更進一步以唯識論解釋易經、老子和論語。諸如此類，可見其牽強附會之甚，也可看出唯識論對章太炎影響之深。後來他各方面都向後倒退，變得非常固執，都與他的哲學思

想有關。

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長素〔一〕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二〕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邪？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三〕，而先爲是齟齬不了〔四〕之語，以聳東胡羣獸〔五〕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六〕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七〕爲之則已矣；尊稱聖人〔八〕，自謂教主，而猶爲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九〕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

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一〇〕。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邪？智果自別爲輔氏〔一一〕，管氏變族爲陰家〔一二〕，名號不同，譜

牒自異。況於戕虐祖國，職爲寇仇，而猶傅以兄弟急難〔三〕之義，示以周親疏附〔四〕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民族，則禘祫海藻，享祧蝯蜼〔五〕，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邪？

長素又曰：「氐、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六〕，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七〕，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箸土傅籍，同爲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八〕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九〕，非郊丘〔一〇〕之教；辮髮瓔珞〔一一〕，非弁冕之服〔一二〕；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一三〕；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而爲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術〔一四〕，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

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一五〕，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殽滿漢以同薰蕕於一器哉〔一六〕？時方據亂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一七〕？長素三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荊揚二域，禹貢既列於九州〔一八〕，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閡，淪爲要荒〔一九〕。而文化語言

無大殊絕，世本譜系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

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强迫以成之邪？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三〇〕，非樂而爲此也。强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三一〕，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三二〕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髡薙〔三三〕，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醜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三四〕，恢詭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三五〕？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爲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邪？

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奉豭尾〔三六〕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三七〕，誦法繁露〔三八〕，以爲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謂復九世之仇〔三九〕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坑秦〔四〇〕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其非爲豫酋〔四一〕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操

政柄者，豈獨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四二〕之姓，降爲輿臺〔四三〕，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剚刃〔四四〕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瘖聾，甘與同壞，受其豢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

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四五〕年來，沈李翁孫〔四六〕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爲外相，恭醇二邸〔四七〕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四八〕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四九〕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五〇〕，納丁於地，不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蕞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臺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五一〕；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五二〕，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五三〕。曾氏在日，猶必諂事官文〔五四〕，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五五〕。夫大君無

爲，而百度自治，爲首領者，亦以衆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僕豎而賜爵儀同〔五六〕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能獨行其意哉！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猶在正供之外〔五七〕。徭役既免，民無惡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既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燁弘曆，數次南巡〔五八〕，强勒報效，數若恆沙〔五九〕。已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六〇〕，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芧，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六一〕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六二〕，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六三〕，嗣庭之獄〔六四〕，景祺之獄〔六五〕，周華之獄〔六六〕，中藻之獄〔六七〕，錫侯之獄〔六八〕，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六九〕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七〇〕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七一〕

夫長素所以不仞〔七二〕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

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一，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七三〕，既駁之矣。蓋自乙未〔七四〕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却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醜〔七五〕，未辨菽麥〔七六〕，鋌而走險〔七七〕，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七八〕，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七九〕，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鐘鼎，〔八〇〕其迹則公，而其心則只以保吾權位也。藉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八一〕，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侖第三〔八二〕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

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八三〕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八四〕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八五〕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八六〕同德戮力，如生番〔八七〕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八八〕者什佰於太后；雖無榮祿〔八九〕，而掣肘者什佰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

而肺腑暱近之地，羣相讙譊，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九〇〕固弗能勝是也。共驩四子〔九一〕，於堯皆葭莩姻婭〔九二〕也，靖言庸回〔九三〕，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邪〔九四〕？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戌政變，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九五〕，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九六〕？謂魏晉以後，詔敕皆責成羣下，藻飾既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九七〕。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

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邪？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九八〕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九九〕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尚在，而滿洲大長〔一〇〇〕得以衆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既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並不認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一〇一〕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一〇二〕，安有君臣之際，受

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乃反戈倒攻者！」誠如是，則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而於情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旝[一〇三]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一〇四]。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闓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湉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桎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湉既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一〇五]，滎祿能造謠諑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一〇六]，已亦幽廢於瀛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

倭人之譏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毒不韋而踣覆之〔一〇七〕，今載湉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一〇八〕，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一〇九〕，尚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一一〇〕之儔耳！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一一一〕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庸有幾乎！

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衆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弒，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臺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一一二〕！今之載湉，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籙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一一三〕矣。緯書尚繁，中庸〔一一四〕一篇，固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一一五〕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篤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湉爲滿洲末造之亡君也〔一一六〕。此則建夷〔一一七〕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一一八〕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

要之，撥亂反正〔二九〕，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也。雖然，載湉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絀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侖〔三〇〕者，吾所不敢必也。雖華盛頓拿破侖之微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破侖者？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三一〕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三二〕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彥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破侖者乎？

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爲反脣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三三〕。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三四〕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三五〕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

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三六〕，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三七〕。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三八〕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己爲主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三九〕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四〇〕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長素以爲「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四一〕，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

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烏乎！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睹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夭閼〔二二〕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

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二三〕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兒朝〔二四〕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爲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然使莫臥兒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耶？當莫臥兒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況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

學書籍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一三五〕釋迦之教，必見於印度而不見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著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概然於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內典〔一三六〕，徒舉比鄰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亡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三七〕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强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一三八〕以至今日，憤憤於腥膻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一三九〕而知乎！

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群，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抑誰致之而誰迫之邪？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一四〇〕，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一四一〕，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一四二〕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冑，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靑紫〔一四三〕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

魏象樞、陸隴其、朱軾〔一四四〕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令左胡〔一四五〕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勳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一四六〕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並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爲難能可貴矣；次即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士〔一四七〕，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蹈刃以死者，不可勝計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城〔一四八〕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貳臣〔一四九〕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搢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冑，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一五〇〕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一五一〕之自完也，豈可得乎？以上錄舊著正仇滿論。

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僞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

識不遠邪？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一五二〕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一五三〕，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一五四〕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一五五〕，立保皇會〔一五六〕，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為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邪？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一五七〕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一五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抑吾有為長素憂者，向日革命之議嘩傳於人間，至今未艾〔一五九〕。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為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一六〇〕，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一六一〕，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鍾惑〔一六二〕而已

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

若長素能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聖〔一六三〕。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貯臧於石室〔一六四〕；長素之迹葆覆於金塔〔一六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一六六〕，抑亦可以尉薦〔一六七〕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一六八〕，卓茂〔一六九〕之尊榮，許靖之優養〔一七〇〕，猶可無操左契〔一七一〕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太炎文錄初編卷二，章氏叢書本）

注釋

〔一〕長素，康有爲號。

〔二〕灑灑，形容文章之長，滔滔不絕。

〔三〕熱中，做官心熱。孟子萬章篇上：「不得於君則熱中。」復辟，恢復君主權位。光緒帝載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後被西太后那拉氏囚於瀛臺，失去了政權。賜環，賞還官職。荀子大略：「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康有爲戊戌政變後革職通緝，逃亡在外。這是罵他只想做官。

〔四〕齟齬，自相矛盾。不了，不聰明，笨拙。

〔五〕東胡羣獸，黠清朝貴族統治階級。聳，聳動。

〔六〕不韙，見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注三五。

〔七〕元惡，凶犯頭子。

〔八〕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一九〇一年作）：「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

〔九〕脂韋突梯，油滑圓渾。

〔一〇〕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禹，夏后氏。

〔一一〕智果，春秋時晉貴族智瑤的族人。他認爲智瑤必將滅族，別爲一族，稱做輔氏。

〔一二〕管仲的後人管修，從齊國到楚國，作了陰大夫，改爲陰氏，見後漢書陰識傳。

〔一三〕「兄弟急難」見詩經小雅鹿鳴棠棣。意思是兄弟間有了危難就要趕快營救。

〔一四〕周親，至親。尚書泰誓：「雖有周親。」詩經大雅緜：「予曰有疏附。」朱熹集傳：「率下親上曰疏附。」

〔一五〕禘祫享祧，祭祀遠代的祖宗。蝯，同猿；蜼，長尾猿。人類是由猿猴進化的，海藻是地球上的原始生物。這是說如果以天然生物爲界，人類就該把這些動植物都當祖宗看待了。

〔一六〕匈奴、羯、鮮卑、氐、羌族，名爲五胡。元魏，指鮮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魏，孝文帝拓跋弘改姓元，所以稱爲元魏。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舉有帝室十姓，又有諸部九十九姓。這裏說九十六姓恐有誤。

〔一七〕駱越，百越的一種。當在今貴州遵義縣以西迤南至滇、桂兩省界。閩越，國名。史記東越傳：「閩越王無諸，越王句踐之後也。」在今福建省。「廣」漢初為南越國，三國吳改南海郡為廣州，即今廣東、廣西二省。

〔一八〕醇化即同化。

〔一九〕堂子，滿族所祀的神，每年元旦或國家有征討大事，清帝親臨北京長安左門外致祭，儀式極祕，不許漢人參預。

〔二〇〕郊，祭天的儀式。丘，圜丘，即天壇。中國帝王都在冬至祭天。

〔二一〕纓絡，指清官吏戴在頸上的朝珠。

〔二二〕弁冕，古代的冠名。非弁冕之服是說和漢族的服制不同。

〔二三〕清書，滿文；斯，李斯；邈，程邈；是秦朝造小篆和隸書的人。這是說滿漢文字不同。

〔二四〕南面，古帝王位向南，故稱人君為南面。南面之術，指帝王的統治策略。

〔二五〕見禮運注敍。

〔二六〕左傳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是香的草，蕕是臭的草，同藏一器，香草會被臭草的氣所同化。

〔二七〕見禮運注敍注二〇。

〔二八〕九州，古代中國的疆域分為九州。尚書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二九〕要，要服；荒，荒服。離國都最遠的地方。古代分京畿之外為甸、侯、綏、要、荒等五服。

〔三〇〕呂氏春秋貴因：「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高誘注：「墨子好儉，非裘，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荆王卽楚王。

〔三一〕洪楊之世，太平天國的時代。

〔三二〕卽曾國藩、左宗棠。

〔三三〕髡薙，剃髮蓄辮。

〔三四〕漆齒以黛，把牙齒染成黑色。穿鼻以金，用金屬的環穿鼻子。刺體以龍，身上刺成龍紋。塗面以堊，用石灰搽面。

〔三五〕康有爲是發動戊戌變法的領導人，當時頑固派都用祖宗成法不可輕變的話反對康有爲。

〔三六〕豭尾，豬尾巴。當時外國人侮辱淸人，把髮辮稱爲豬尾巴。

〔三七〕崇拜公羊，康有爲崇拜公羊學家，見禮運注敍。

〔三八〕繁露，漢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公羊學家所崇奉的著作。

〔三九〕公羊傳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四〇〕一六四五年，淸兵攻陷揚州，下令屠城，十日後「封刀」，人民被屠殺的僅據「焚屍簿」所載卽達八十餘萬。當時王秀楚著揚州十日記一書，敍述滿洲侵略者這次血腥暴行。「白起坑趙降兵四十餘萬，項羽坑秦降兵二十餘萬」，見史記白起列傳和項羽本紀。

〔四一〕豫酋，指清豫親王多鐸，酋，部落的首領，含有辱罵的意思。

〔四二〕三后，三代的君主。

〔四三〕輿臺，奴隸。左傳昭公七年：「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僚，僚臣隸，隸臣僕，僕臣臺。」

〔四四〕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檀弓：「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柳宗元駁復仇議：「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衡仇人之胸。」剸刃，用刀刺殺讎人。

〔四五〕同治，清穆宗載淳年號（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

〔四六〕沈、李、翁、孫，沈桂芬、李鴻藻、翁同龢、孫毓汶。

〔四七〕李，李鴻章。恭，恭親王奕訢；醇，醇親王奕譞。邸，親王的住宅，用作對親王之稱。

〔四八〕慶邸，慶親王奕劻。

〔四九〕明時官吏有過失和犯諫忤旨的，就在殿下打屁股，稱爲廷杖。鎮盜，鎮壓起義的農民。大戶加稅，指崇禎帝朱由檢爲了鎮壓當時農民起義加派在農民身上的練餉、勦餉等額外的捐稅。開礦，明末的太監借開礦爲名，向各地人民勒索金銀銅錫，作爲開礦所得，獻給皇帝。

〔五〇〕聖祖即康熙帝玄燁。一條鞭法，見默觚注六八。

〔五一〕福康安，清滿洲鑲黃旗人，傅恆之子，從三等侍衛升爲將軍，後來因功晉封貝子。貝子，滿洲封爵，又稱固山貝子，在親王、貝勒之下。

〔五二〕大圭九鼎，古代作爲君主的寶器。這裏是說把統治權送給滿洲人。

〔五三〕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指曾國藩左宗棠只有大學士虛銜，沒有在中央政府掌握實權。

〔五四〕官文，內務府漢軍旗人，官湖廣總督，後以鎮壓太平軍和捻軍有功，改爲滿洲正白旗，官至大學士。

〔五五〕宗藩，指滿洲宗室。

〔五六〕儀同，即儀同三司，官名，指同三公的儀制。始於後漢殤帝時，至明始廢。

〔五七〕清代田賦於正額之外加收若干，以防漕運耗損，叫做耗羨。平餘，平色的羨餘，清制，各省凡解京餉、協餉及本省動支正項，皆每千兩報扣平餘銀十二兩五錢，由耗羨內劃出，存藩庫備用，見清會典注。正供即田稅。

〔五八〕玄燁，康熙帝名。弘曆，乾隆帝名。南巡，指遊江南。

〔五九〕恆沙，印度有恆河，兩岸都是沙。佛家以恆河沙數譬喻最多數，這是簡稱。

〔六〇〕唐甄（一六三〇——一七〇四），四川達州人，著潛書上、下篇。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浙江錢塘人，所著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有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黃太保即黃廷桂，漢軍鑲紅旗人，曾官兩江總督，加太保銜。書中說及弘曆南巡事。

〔六一〕見莊子齊物論。

〔六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獄，詩案如沈德潛詠紫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遭剖棺戮屍。史禍如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莊廷鑨明史案，所有莊氏家屬十六歲以上及爲明史作序、參校、買書、賣書、刻字的人及地方官等一律處死。又南潯朱佑明及其五子與此事無關，被誣陷，七十餘人遇難。又如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段昌緒家藏明末野史等書，被處死刑。

〔六三〕名世之獄即戴名世的文字獄。在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戴名世以著孑遺錄、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甲申保定城守紀略、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又有與余生書論南明史事，說「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云云。爲左都御史趙申喬進論，坐極凌遲。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死獄中。牽連得罪的數十人，所著南山集焚燬。

〔六四〕嗣庭之獄即查嗣庭的文字獄，在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查嗣庭任江西正考官，出試題「維民所止」，被人告發，說「維止」二字是把「雍正」二字斬首的意思。嗣庭死獄中，胤禛命戮屍梟首示衆。又因查嗣庭是浙江人，停止浙江鄉、會試。

〔六五〕景祺之獄，即汪景祺的文字獄，在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中有譏刺清聖祖玄燁詩，又作功臣不可爲論，同情年羹堯（遼寧北鎮縣人，立戰功，遭胤禛忌，滅族。）的功高受死。胤禛認爲大逆不道，判處死刑，親屬發黑龍江充軍。

〔六六〕周華之獄即齊周華的文字獄，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齊周華刻所作「爲呂留良事獨抒己見奏稿」，被凌遲處死，子孫俱斬首，妻、媳等及幼孫一人給付功臣之家爲奴。

〔六七〕中藻之獄即胡中藻的文字獄，在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著堅磨生詩鈔，弘曆認爲「堅磨出自論語，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論語陽貨：「佛肸以中牟叛」），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督學廣西，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弘曆指爲譏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遲處死。

〔六八〕錫侯之獄即王錫侯的文字獄。王錫侯在乾隆間删改康熙字典，被處死刑。

〔六九〕李紱，江西臨川人，字巨來，號穆堂，累官工部右侍郎，爲田文鏡所困幾死。兩次決囚，胤禛命縛至西市，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對曰：「臣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不久得赦。孫嘉淦，山西太原人，雍正間，官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以引見教習官不稱旨，嘉淦持之堅，胤禛命鎖交刑部議罪，尋議以大不敬論斬。不久釋爲銀庫行走。

〔七〇〕被赭，穿上死罪犯人所穿的紅色衣；貫木，帶上刑具。

〔七一〕見文選李陵答蘇武書。

〔七二〕仞，同認。

〔七三〕正仇滿論，下文有引用，文錄、別錄沒有選入這文。

〔七四〕乙未，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後一年。

〔七五〕載湉，光緒帝的名字。小醜，小小的壞東西。

〔七六〕未辨菽麥，是說愚蠢，沒有常識。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七七〕鋌而走險，鋌，快逃。左傳文公十七年：「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七八〕投間抵隙，找空子。

〔七九〕戊戌百日之政，指一八九八年從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載湉下「定國是」的詔書，到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日）載湉的政權被奪，歷時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是簡括的說法。

〔八〇〕書於盤盂，銘於鐘鼎，是說紀述功德。周代紀述功德，多刻於銅器，如盤、盂或鐘、鼎的上面。

〔八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毒，害。莫予毒，就是說不能再毒害我。

〔八二〕拿破崙第三，卽路易·波拿巴（一八〇八——一八七三），荷王路易拿破崙之子，拿破崙第一之姪，一八四八年被選爲法國衆議員，一八五一年被選爲共和政府總統，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舉行政變，建立君主制，自封爲法蘭西皇帝，稱拿破崙第三。

〔八三〕奧，奧地利；土，土耳其。

〔八四〕黃屋，黃屋車，古時天子所坐的車子，這裏代表君主的權位。敝屣，看成破鞋子一樣。

〔八五〕重器，大權。

〔八六〕五百萬人，指滿族的人數。

〔八七〕生番，指歷來受到統治階級壓迫的一些落後民族，他們的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受到阻礙，統治階級侮蔑他們，叫他們爲生番。

〔八八〕掣肘，牽制。

〔八九〕榮祿，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大學士，直隸總督，西太后最寵信的人。

〔九〇〕大彼得，見上皇帝第六書注二八。

〔九一〕共、驩四子卽共工、驩兜、三苗、鯀，見尙書舜典。

〔九二〕葭，蘆草；莩，蘆中薄膜，與蘆貼近，因此以葭莩比喻親戚。姻婭，有婚姻關係的親戚。

〔九三〕靖言庸回，見尙書堯典。是聽信讒言、任用邪人的意思。

〔九四〕尙書堯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九五〕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四日，光緒帝降旨：「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卽行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所有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著一併裁撤，其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五寺，指光祿寺等，三巡撫，指湖北等。拉枯，折斷枯朽的樹枝，形容不費氣力。

〔九六〕劉知幾，唐彭城人，字子玄，長於史學，所著史通，爲研究歷史學者所推崇。載文是史通的第十六篇。

〔九七〕辛，殷紂。癸，夏桀。勛，放勛，卽唐堯。華，重華，卽虞舜。

〔九八〕八家，指滿洲八旗。滿洲戶口初分黃、白、紅、藍四旗。後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等八旗。

〔九九〕衛藏，指西藏。達賴卽達賴喇嘛，西藏黃教之主。班禪卽班禪喇嘛，又稱班禪額爾德尼。

〔一〇〇〕大長，指滿洲首領，本漢書南粵傳，趙佗上書稱「蠻夷大長」例。

〔一〇一〕天囚本公羊傳序疏：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

〔一〇二〕論語憲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朱熹集註：「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

〔一〇三〕長戟、勁弩、飛丸、發旝，皆古武器。飛丸，指飛彈。發旝，卽飛石，左傳桓公五年：「旝動而鼓。」疏：「賈逵以旝爲發石。」這裏是說使用兵力。

〔一〇四〕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以尊王攘夷聲討幕府相號召。攘夷，排外。幕府，日本的軍閥統治。

〔一〇五〕剛毅，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在守舊諸臣當中是最頑固的一人，受西太后的寵信。載湉厲行新政，剛毅極力阻撓。

〔一〇六〕章京，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個軍機章京。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三日），四人殉難於北京菜市口。

〔一〇七〕秦始皇九年，太后及嫪毐為淫亂，嫪毐矯王御璽及太后璽發衛兵縣卒將攻蘄年宮，秦始皇討平之，殺嫪毐，遷太后，免呂不韋相國，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一〇八〕庚子西幸，指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西太后挾載湉逃往西安事。

〔一〇九〕軶，車衡兩端，作缺月形，以扼馬頸者。這裏是說管制。

〔一一〇〕漢獻，是後漢最末一個皇帝，被董卓挾持，遷都長安，後為曹丕所廢。唐昭，是唐朝末代皇帝，為朱全忠所殺。

〔一一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一一二〕語見漢書王莽傳，王莽臨死時所說的話。

〔一一三〕圖錄即圖籙、圖讖，是迷信的預言書。符命，帝王或擁護帝王的人假造祥瑞欺騙人民的迷信活動。緯書，是用預言解說經義的書。六經及孝經皆有緯書。

〔一一四〕這裏拿中庸當作緯書看，以駁康有為說的「天命」。

〔一一五〕魏源，參攷第一九九頁的說明。宋翔鳳（一七七六——一八六〇），江蘇長洲人，嘉慶時舉人，長於經學，所著有浮溪精舍叢書。

〔一一六〕天命，清太祖努兒哈赤的年號。「上天之載」在中庸末尾，光緒帝名載湉，所以說他是末代之君。

〔一一七〕建州在現在吉林省穆稜河流域。明朝置建州三衛所，清朝的始祖猛哥帖木兒，永樂時曾任建州左衛指揮官，因此明人多稱滿人爲建夷。

〔一一八〕努兒哈赤，清朝尊爲太祖。十七世紀初，他統一了建州女眞和海西女眞的大部土地。把女眞編爲八旗。一六一六年，自稱可汗，國號後金。一六二六年，攻寧遠，被守將袁崇煥擊退，負傷死。

〔一一九〕撥亂反正，是平定戰亂歸復於正的意思。此語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一二〇〕華盛頓(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北美獨立戰爭時，被推爲獨立軍總司令。一七八九年被選爲美國第一屆大總統。拿破崙，即拿破崙第一(一七六九——一八二一)。一七九六年後他指揮法國軍隊侵略意大利、奧地利、埃及等國。一八〇四年稱帝，一八一二年征俄，敗歸。滑鐵盧敗後，被流放於聖海倫島，病死。

〔一二一〕阿坤鴉度，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 一八六九——？)的異譯，菲律賓人。一八九六年他加入反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民族革命組織「卡的普南」，代表參加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的利益。同年該組織發動了起義。他在次年奪取了革命領導權，與西班牙殖民者達成妥協，得到八十萬比索的巨款，走出國外。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菲律賓人民繼續發動反西班牙起義，他又乘美國軍艦回國，並取得領導權。一八九九年當選爲菲律賓共和國總統。同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中失敗，將菲律賓讓與美國。菲律賓人民和軍隊爲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新的奴役，掀起了武裝鬥爭。戰爭開始後不久，阿奎納多就逃跑到巴拐蘭去，一九〇一年，他被美軍俘擄，簽署了效忠

美國的誓文。此後菲律賓爲美國吞併。

〔一二二〕九品中正，魏晉立「九品中正」的制度，把人才高下，分成九等，列在下等的永遠不得仕進。

〔一二三〕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陝西米脂人。幼年曾替人牧羊，後出走當兵。一六二九年軍隊譁變，李自成被推爲首領，隨高迎祥轉戰河南陝西各地。一六三六年高迎祥犧牲，李自成被推爲闖王，曾一度失敗。後在襄陽成立政府，稱新順王。於一六四四年攻入北京，迫使朱由檢（崇禎帝）自殺，建立正式政權，國號大順，建元永昌。後因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李自成西走，退保長安。後又退至湖北，死於九宮山。在農民起義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一二四〕揭竿，漢書陳勝項籍傳贊：「折木爲兵，揭竿爲旗。」揭竿，是說用竹竿插上起義的旗幟。

〔一二五〕廣西會黨，指一九〇二年陸亞發和王和順等在廣西領導的農民起義。義軍到處攻擊清軍，使當時的廣西巡撫狼狽不堪。

〔一二六〕義和團是一九〇〇年廣泛的羣衆反帝運動，其中有白蓮教一派主張反清，朱紅燈一派主張扶清滅洋。

〔一二七〕景廷賓一九〇二年領導河北廣宗人民起義，打起掃清滅洋的旗號。

〔一二八〕戊戌政變後，唐才常於一九〇〇年集會黨設自立會軍，稱自立軍，但與康有爲的保皇會沒有斷絕關係，希望得此軍費，結果被保皇會出賣，起義事洩，遇害。

〔一二九〕孟晉，猛進。

〔一三〇〕天雄即附子，毛茛科草本植物，莖根葉均含有劇烈毒性。大黃，蓼科，草本植物，是峻烈的瀉劑。

〔一三一〕委蛇，同逶迤，委曲周旋，表面敷衍。

〔一三二〕夭閼，阻撓。莊子逍遙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

〔一三三〕井底之蛙見莊子秋水篇：「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是說見聞狹隘。

〔一三四〕一五二五年，成吉斯汗後人巴卑爾攻入印度，廢高踖王，自稱印度斯坦皇帝，兵力遠及於孟加拉，卒於一五三〇年。巴卑爾之孫亞格伯征服全印度，兵力遠及於貝喇爾。亞格伯傳至曾孫奧朗則布（一六五八——一七〇七），實際上爲印度全半島的統治者。自巴卑爾以來，父子相承六世，稱莫臥兒王朝（即蒙古王朝），爲印度史上最隆盛的時期。亞格伯又爲印度名王之一，阿育王後，以亞格伯爲最。

〔一三五〕婆羅，印度古代婆羅門族信仰的宗教。

〔一三六〕內典，佛教的經典。

〔一三七〕阿育王，印度王名，新譯爲阿輸迦，公元前二七三年就王位。

〔一三八〕甲申，一六四四年，明崇禎帝朱由檢縊死，清兵入關的一年。

〔一三九〕蓍蔡，占卜用的蓍草和龜甲。

〔一四〇〕疇人即何人。

〔一四一〕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字牧齋，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仕至詹事府少詹兼翰林侍讀學士，福王即位南京，謙益以原官起用。弘光元年，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五月，清兵入江南，謙益迎降，任清禮部侍郎管祕書院事。六月，稱疾乞假歸常熟。以資助黃毓祺謀起義，被

清兵逮捕，下江寧獄。後出獄家居卒。陳名夏，江蘇溧陽人，明崇禎進士，官修撰。順治初降清，累官祕書院大學士。被劾「越格濫用匪人」，被絞死。

〔一四二〕魏徵 唐太宗時諫議大夫，檢校侍中，敢直言。范質，後唐進士，宋太祖時官侍中。藝祖，宋太祖趙匡胤。

〔一四三〕貂蟬，古代武官帽上的飾物。漢朝的制度，凡侍中、中常侍，都戴趙惠文冠，加黃金璫，以蟬爲飾，再插貂尾，侍中左，常侍右。青紫，古代貴官所用印上的綬的顏色。漢朝制度，凡公侯是紫色綬，九卿是青色綬。襲是着衣的意思。冠貂蟬，襲青紫，是指做大官。

〔一四四〕熊賜履（一六三五——一七〇九），湖北孝感人，官至武英殿大學士。魏象樞（一六一七——一六八七）山西蔚州人，官至刑部尚書。陸隴其（一六三〇——一六九二），浙江平湖人，曾官嘉定縣知縣，仕至監察御史。朱軾（一六六五——一七三六）江西高安人，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他們都是清初程朱一派的理學家。

〔一四五〕胡，胡林翼。

〔一四六〕宗稷即宗廟社稷。

〔一四七〕一命之士，起碼的小官。

〔一四八〕順天城，指北京，清曾設順天府尹。

〔一四九〕貳臣，投降敵人的臣子。清乾隆時，令國史增編貳臣傳，凡明臣降清的都列入其內。

〔一五〇〕彗，掃帚。

〔一五一〕禹域，禹平洪水，別九州，故世稱中國爲禹域。

〔一五二〕陳千秋，廣東南海人；林奎，廣東新會人；都是康有爲的學生。

〔一五三〕保國會，一八九七年德國强占膠州灣，列國又倡瓜分中國之說。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爲與御史李盛鐸等組織保國會。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以保國保種保教和革新內政爲宗旨。

〔一五四〕瞑瞞，迷惑。

〔一五五〕衣帶詔是皇帝祕密的詔旨，事見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董承受漢獻帝衣帶密詔事。康有爲逃亡時，自說奉到光緒帝密詔。見羅惇曧賓退隨筆（庸言一卷九號）

〔一五六〕戊戌變法以後，康有爲、梁啓超仍堅持改良主義道路，建立了反動的保皇會。

〔一五七〕康有爲中進士後，曾官工部主事。

〔一五八〕禮記中庸：「國有道，不變塞焉。」朱熹中庸章句：「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一五九〕未艾，沒有止息。左傳昭公元年傳：「國未艾也。」注：「艾，絕也。」

〔一六〇〕梧鼠，一作鼫鼠。荀子勸學：「梧鼠五技而窮。」這裏是說康有爲雖有多種手段，總有技窮的時候。

〔一六一〕炎，炎帝，卽神農氏。黃，黃帝，卽軒轅氏。遺胄，後世子孫。

〔一六二〕莊子天地：「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茫乎無所適從矣。」

〔一六三〕莊子天道：「玄聖素王之道也。」成玄瑛疏：「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

〔一六四〕石室，藏圖書之室。後漢書王允傳：「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以從之。」

〔一六五〕葆擭，蓋藏。金塔，埃及的金字塔。

〔一六六〕銅柱，後漢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疆。

〔一六七〕尉薦，安慰。

〔一六八〕槁項黃馘，即羸瘦黃面的意思。莊子列禦寇：「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釋文：「槁項，李云：羸瘦貌。黃馘，司馬云：面黃熟也。」

〔一六九〕卓茂，東漢時人，光武帝時爲太傅。

〔一七〇〕許靖，三國時人，曾爲廣漢太守，劉備入蜀，以靖爲太傅，時年已逾七十。

〔一七一〕左契，即左券，就是契約。

孫中山

孫中山（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五年），名文，字逸仙，中山是他的別號，廣東香山縣（現在中山縣）人。出身於農民家庭。青年時期，他先後在廣州、香港學醫，並且開始了革命活動。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聯絡會黨，組成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在廣州發動起義失敗後，遊歷歐美各國，鼓吹革命。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組成同盟會。以後曾多次在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組織和領導武裝起義，均遭失敗，但他始終本着革命必將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念，「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終於在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領導了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並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在帝國主義操縱下，竊取了革命果實，篡奪了國家權力。孫中山對北洋軍閥進行了多次鬥爭，也越來越堅決地反對和國內反動勢力結成同盟的帝國主義。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集合同志

組織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一九二三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並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他所創造的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改組中國國民黨爲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孫中山的主要著作有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這裏選錄了民報發刊詞、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等篇。

在民報發刊詞和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主張。當時，孫中山認爲要使中國繁榮富強，首先必須實現民族與民權的革命主張，即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但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嚴重，社會主義革命已蓬勃高漲，社會主義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時候，作爲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孫中山，不能不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以他在民報發刊詞中主張在實行民族、民權革命的同時，實行「社會革命」，即實行民生主義，目的在避免「第二次革命」，用以防「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

役」。　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中他就社會革命的內容作了闡述。他說：「歐美爲什麼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爲沒有解決土地問題」。……他認爲，「解決的法子，……是定地價的法子」。對地主所有的土地，國家規定地價，以後土地漲價，漲出部分收歸國有。並且認爲，「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漲，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

孫中山在一九一三年所寫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所闡述的思想，是民報發刊詞和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的繼續和發展。儘管辛亥革命的勝利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在中國統治的基礎，但當時領導這一革命的許多資產階級人物，則認爲革命已經完成。孫中山作爲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這種階級的局限性也不能避免。他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但是，由於他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夕，所以他又與過去歐美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有深切的同情，他認爲「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經濟革命」，「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他既要發展資本主義，說「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又幻想「防止」資本主義的「新的暴政」，提出「必須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徵收

地價稅，「使地產價值的增殖額，成爲創造這一價值增殖額的人民的財產，而不是成爲那些僥倖成爲土地私有者的個別資本家的財產」。正如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中所分析的，中國民主派「**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反對壓迫羣衆和剝削羣衆**」，但因爲中國這個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的客觀條件所決定，孫中山「**這個中國民主主義者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和綱領，事實上僅僅是**『**改變**』『**不動產**』**的**『**一切法律基礎**』**的綱領，僅僅是消滅封建剝削的綱領**」，即「**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即以亨利・喬治式的什麼單一稅來實行土地國有**」的「**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四、一五五頁）。孫中山的這個綱領，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的所謂社會主義是主觀的、空想的。

心理建設（孫文學說）是建國方略的第一部分。建國方略一書寫作於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在心理建設中，孫中山論述了知和行的關係問題。他認爲，知作爲一個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來說，是由行產生的。但在系統的科學理論已經產生出來的今天，知和行並不存在什麼內在的必然的聯繫，科學知識不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是少數先進人物的聰明智慧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理性認識是脫離了感性認識和

實踐而孤立存在的。在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上，孫中山特別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他把人分爲三類，即先知先覺者(發明家)，後知後覺者(鼓吹家)，不知不覺者(實行家)。孫中山認爲在少數先進人物(先知先覺者)的指導下，廣大羣衆(後知後覺者)去實行先進人物擬定的計劃，並非難事。孫中山之所以提出「知難行易」的學說，反對「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傳統觀念，目的在於使羣衆相信「奮起以傚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孫中山的這種學說，在當時的條件下，起過進步作用。孫中山關於知行關係的學說中有合理的因素，但他未能正確解決知和行的辯證關係問題。他的輕視勞動人民，把少數先進人物和廣大羣衆對立起來的觀點，把理論和實踐分離開來的觀點，是錯誤的。

孫中山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的先驅，他領導推翻封建帝制，爲建立民主共和國而英勇奮鬥，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爲祖國的獨立自由而鬥爭的愛國者。孫中山有貫徹他的革命主張的果敢的毅力，也有覺察新鮮事物的敏銳的眼光。他能隨着時代的前進而前進。在十月革命以後，他得出了必須「以俄爲師」，「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和必須「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致蘇聯遺書)的結論。爲了把革命指向前進，他不顧頑固分子的阻撓，堅

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實行三大政策和改組國民黨。所有這些，都表明孫中山作為一個偉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崇高品質。」「**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毛主席：紀念孫中山先生）

民報發刊詞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一]矣，姱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二]，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弘識，遠矚將來者乎！

夫繕[三]羣之道，與羣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既與彼羣殊，則所以掖[四]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五]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

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六〕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七〕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八〕治化焉。其他旋維〔九〕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一〇〕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一一〕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一二〕之。嗟夫！所陟卑〔一三〕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强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迹〔一四〕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一五〕乎後也。

翳〔一六〕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强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爲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强，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一七〕。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八〕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九〕之。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版）

注釋

〔一〕夥，多。

〔二〕摘，當為「擿」字之誤。揚雄法言修身篇：「擿埴索塗，冥行而已」。李軌注：「埴，土也。盲人以杖擿（按通擲字）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之義。」好比盲人那樣，在黑暗中摸索前進。

〔三〕繕，治理。

〔四〕掖，扶持。

〔五〕洎，適及。

〔六〕張衡東京賦：「參政利躋長距，終得擅場。」擅場，「壓倒全場」的意思。這裏是說二十世紀是社會革命，即民生主義的時代。

〔七〕遞嬗，更替。

〔八〕胥，皆。

〔九〕旋維，圍繞。

〔一〇〕須臾，片刻之間。

〔一一〕積重難返，積習太深，不易革除。

〔一二〕禮記雜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是以弓箭作譬喻，使用弓箭必須有時張大，有時鬆弛。這裏是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必須同時安排實行。

〔一三〕陟，登；卑，低下。陟卑，登得不高的意思。

〔一四〕媲和「比」字通。媲迹，有可以匹敵、媲美的意思。

〔一五〕管子小問篇：「瞠然視」，形容驚視的樣子。

〔一六〕繄，發語詞。

〔一七〕誇謾，以大言相欺。

〔一八〕抑，發語詞。

〔一九〕覘，窺視。

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

諸君：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爲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

民報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來此，一定是人人把中國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

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却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生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他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爲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却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裏？政權在那裏？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爲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嗎？那非洲杜國[一]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列濱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尚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

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很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才肯封刀。那就不是人類所爲，我們決不爲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眞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剿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

在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却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却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緣故，不作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着手的時候，却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法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二〕，本沒有種族問題，却純是政治問題。法蘭西民主政治，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三〕，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爲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爲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爲中國從來把國家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四〕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就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却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

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

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裏頭千條萬緒，成爲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淸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却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却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眞是最大的責任。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上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着緊。這個道理，很覺費解，却可以拿淺近的事迹來做譬喻。大凡文明進步，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穀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爲他不是專用手足，是借機械的力，去幫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注重生產。近代却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餘，故此便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

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才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爲一種很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見識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眞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很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可以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才去想破壞，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爲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草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是早已絕迹。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五〕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六〕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

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不是歐美所能及的。歐美爲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爲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不够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業却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饑餓。只就倫敦一城計算，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七〕，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佔倫敦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枝蔓〔八〕。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中國資本家現在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增加。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却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爲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地價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明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

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這是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九〕，自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漲，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如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一〇〕，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來的弊政，永遠斷絕，慢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强，究竟人民負担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到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

其次，我們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預備立憲的上諭，自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爲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爲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德斯鳩學說，作爲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那五權除剛才所說的三權之外，尙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却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擧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

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訥〔一〕於口才，沒人去物色〔二〕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迭相興廢，遇着換了大總統，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稍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却盲從濫選，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三〕，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四〕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爲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考選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

一爲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爲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臺[一五]主持風憲[一六]，然亦不過君主的奴隸，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强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俯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爲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一七]、麥堅尼[一八]、羅斯福[一九]等，才能遵行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却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理論上說不過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四權，共成爲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要望大家同意，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二〇]，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中國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版）

注　釋

[一] 杜國，今德蘭士瓦，英屬南非聯邦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後譯作杜蘭斯哇。一八九九年曾遭受英帝

國主義侵略，堅持反侵略鬥爭達三年之久。

〔二〕這裏所說的俄羅斯革命指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三〕虛無黨是資產階級污衊工人階級政黨的稱號。這裏所說的「俄羅斯虛無黨」主要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言。

〔四〕眈眈，形容注視的樣子。

〔五〕蠅頭，形容極微小。

〔六〕後漢書仲長統傳：「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意思是爲了矯正流弊反而失掉正常狀態了。

〔七〕偏，當「邊」字講。

〔八〕枝蔓，指植物枝生的蔓莖；這裏譬喻傍生糾葛。

〔九〕弊竇，弊病。

〔一〇〕蠲除，免除。

〔一一〕訥，不善於言談。

〔一二〕後漢書嚴光傳：「乃令以物色訪之。」物色原指人的形貌而言，後來引申爲訪求。

〔一三〕銓選，量才選官。

〔一四〕黜陟，黜，貶斥；陟，提升。指進退人材而言。

〔一五〕東漢有御史臺，中丞任臺長，掌彈劾。以後歷代皆設有類似性質的官署，掌管監察工作。

〔一六〕風憲，風教法度。

〔一七〕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大總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因反對黑奴制度而聞名。曾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主張。

〔一八〕麥堅尼（一八四三——一九〇一）。美國反動政治活動家。一八九六年當選總統，曾鎮壓過菲律賓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一九〇〇年中國的義和團運動。

〔一九〕羅斯福（一八五八——一九一九），美國共和黨人。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九年任美國總統。他主張在拉丁美洲和遠東實行擴張政策。

〔二〇〕匡所不逮，改正不足之處。

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中國宣告成立共和國〔一〕，我雖然辭去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二〕，但這絕不是說，我將不爲共和國效勞。我之辭職，實因有更爲重大之事務要我操心。

中國受清朝統治二百七十年，在這期間，曾有無數志士試圖恢復中華。其一便是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三〕，但此舉純爲漢族反對滿洲人的種族革命。即令這次革命取得了勝利，國家仍然處於專制政府統治之下；則此種結果亦不能稱之爲成功。

幾年前，我們一批人數不多的朋友們在日本會集，創立了中國同盟會〔四〕。那時我們採取了三大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前兩個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經濟革命。這個問題雖是目前全國爭論的焦點，但大多數中國人民對這幾個字的意義恐還不甚了然。以爲振興中國的目的，就在於把中國變成足以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國家。

我們的志向不在於此。現今沒有那一個國家比英美更爲富足，比法蘭西更爲文明的了。英吉利是君主立憲政體，法蘭西和美利堅以共和立國，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着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

勞工羣衆依舊是赤貧，當然在情緒上不可能是安然的。種族革命和政權革命不難，但社會革命則大不易。只有從事偉大事業的人民才能實現社會革命。

有人反對我說：「你們的革命到現在爲止進行得很順利，該滿足了，要善於等待，在財力充沛科學發達的英美至今都不敢問津〔五〕的事情，爲什麼你要趕忙呢？」

這是不明智的政策。因爲英國和美國有高度的文明和發達的工業，要在那裏實現社會革命確是難事。

我們的中國還沒有發展到那種地步，故社會革命對我們來說就比較容易。我們有可能預防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既得利益是緊抱不放的，要打破這種利益是困難的。在中國既無資本家，也沒有既得利益，因而進行這種革命就比較容易。

有人常問我：「這樣的革命需要動用武力嗎？」我的回答是「在英美是需要的，在中國來說則不需要」。英國煤礦工人的大罷工，證明我的論斷是正確的。但大罷工遠不是革命，它僅僅是表現了人民想掌握社會財富資源的一種願望而已，顯然，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這一目的。

實現社會革命可能是很困難的，但革命成爲事實的時候是迫近了。我們並不想揣測革命的實現會對國家帶來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險。

如果我們從中華民國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慮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在最近將來的孳生崛興〔六〕，那麼等待我們的就是比清朝專制暴政還要酷烈百倍的新專制暴政，要掙脫這種新的暴政就必須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

有一個情況需要我們加以特別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須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tous les titres)。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進步要求這樣做。以前，土地所有者繳地價稅分成三等：優等地、中等地和劣等地。將來必須使稅和地價相稱，因爲土地的質量比上述三種等級所表現的差別要大得多。我不知道南京的地產與上海外灘的地產價格的差別究竟有多大，

但在舊制度下我們決不能規定公平合理的價格。如果對地價稅實行貧瘠土地少納稅、優等土地多納稅的辦法，則更爲合理。擁有優等土地的都是有錢人，課之以較高的稅毫無不公正之處。價格最低的土地爲窮鄉僻壤貧民階層的財產，只應向他們收最輕的稅。目前外灘的土地和農場繳納同樣的稅，這很不合理。要消除這種不合理現象，應該使稅和地價相稱。上海房產地價百年來增加了一萬倍。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要能預見未來，我們必須是有遠見的人，而且要現在就作出決定，使地產價值的增殖額(la plus-value)，成爲創造這一價值增殖額的人民的財產，而不是成爲那些僥倖成爲土地私有者的個別資本家的財產。

注釋

〔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辛亥革命取得勝利。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務。這年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中華民國正式宣告成立。

〔二〕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以後，二月十二日淸帝宣佈退位。在南方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派，和在北方以袁世凱爲首的反動勢力實行妥協，達成所謂南北和議。三月十一日公佈臨時約法，四月一日孫中山先生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

〔三〕見洪秀全「說明」及有關注釋。

〔四〕中國同盟會是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具有進步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所組織的革命團體。一九〇五年秋成立於日本東京。最初參加者僅七十餘人，以後它的組織（支部）遍佈於中國各地。這個革命組織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同盟會會員在各地組織發動，經過多次失敗以後獲得勝利的。

〔五〕問津，見論語，原爲向人請教指示的意思，此處有着手研究之意。

〔六〕孳生，生長蕃殖的意思。崛興，迅速興起的意思。

建國方略之一　心理建設（孫文學說）

自序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弘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强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卽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

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强盜之專制，其爲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爲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二〕，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羣衆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錯誤爲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此說始於傅說對武丁之言〔三〕，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爲此說所打消也。

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爲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爲之槁木死灰〔四〕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爲上〔五〕」，是吾黨之

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汚〔六〕，係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塡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爲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淸之顚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爲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如是則以後之建設責任，非革命黨所得而專也。迨夫民國成立之後，則建設之責任，當爲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覩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

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爲緩圖者也。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七〕爲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爲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爲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以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爲國民所取法焉。

然尙有躊躇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爲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

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八〕，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衆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爲尤速尤易也。

時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自序於上海。

知行總論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爲「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九〕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以此請從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篇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爲宇宙間之眞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爲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爲「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爲其難，遂倡爲「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爲不知。」〔一〇〕其勉人爲善之心，誠爲良苦。無如其說與眞理背馳，以難爲易，以易爲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爲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爲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爲然，故推尊陽明極爲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尙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二]。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爲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爲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

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爲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爲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爲救中國必由之道也。

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羣衆，則以難爲易，以易爲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爲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爲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爲害矣。

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三〕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

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爲兩時期，周以前爲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爲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一三〕，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一四〕，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爲易而以行爲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爲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爲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

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一五〕者，曾游仕中國，致仕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爲奇絕，以爲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述奇〔一六〕一書所誌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爲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爲尤速，此皆科學爲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眞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眞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爲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養子爲螟蛉〔一七〕，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一八〕。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一九〕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云。」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

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爲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爲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爲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爲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一〇〕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一一〕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爲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爲蜾蠃者，爲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知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爲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爲子之事耳。

夫人羣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爲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爲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爲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爲之倣效推行，且目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爲之竭

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爲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三二〕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爲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爲之人，據有爲之地，而遇有爲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傚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如有河漢予言者，即請以美國之革命〔三三〕與日本之維新〔三四〕以證之。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羈軛而獨立。其地爲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强敵之侵凌，篳路藍縷〔三五〕，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爲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衆，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爲，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爲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爲世界第一富强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尚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三六〕之非計，立變攘夷

爲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時間耳。準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强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

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三七〕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爲華僑子孫者約二三百萬，餘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强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爲雄，倣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採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爲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只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尚未得稱爲完全之獨立國也，只得謂之爲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尚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操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此羈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學者至此，想當了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

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眞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爲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

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爲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眞謬誤之甚也。不觀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爲理想家、計劃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爲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劃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二八〕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二九〕、巴斯德〔三〇〕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蜾蠃，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爲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蜾蠃爲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闡，欲使後知後覺者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爲似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

能知必能行

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日之無綫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當一千九百十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收其全國鐵路歸政府管理時，其路綫共長三十九萬七千零十四英里，成本一百九十六萬萬餘元美金，合中國洋銀三百九十二萬萬元。）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知，四週之情勢皆悉，由工師籌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爲無難之事矣。此事實俱在，彰彰可考，吾國人當可一按而知也。

予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鑑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爲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第一爲破壞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担任打破滿清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解脫奴婢之不平，洗淨鴉片之流毒，破滅風水之迷信，廢去釐卡(三二)之阻礙等事。第二爲過渡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三三)，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爲自治單位，縣之下再分爲鄉村區域而統於縣。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佈約法，以之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爲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了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

全自治者，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爲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註〕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五權憲法也。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爲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嗚乎！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爲之心灰意冷矣！

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又安用革命之總統爲？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三四〕。至今事過情遷，則多有怪予於民國建元之後，不當再允和議，甘讓總統者。然假使予仍爲總統，而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而代舊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補，是亦以暴易暴而已，夫如是則予無爲總統之必要也。

或者不察，有以爲予當時之勢力不及袁世凱〔三五〕，故不得不與之議和，苟且了事者；甚有爲誣受袁世凱百萬之賄，遂以總統讓之者；事至今日，已可不待辯而明矣。苟予果貪也，則必不以百萬而去總統之位矣，不觀今日一督軍一年之聚斂幾何？一師長一年之侵吞幾何？誣者果視予貪而且愚一至此耶？至謂於民國建元之後，予之勢力不及袁世凱，則更擬於不倫也。夫當時民國已有十五省，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且捨當時情勢不計，而以前後之事較之，當明予非畏袁世凱之勢力而議和者。夫革命成功以前，予曾經十次之失敗，而奮鬥之氣猶不少衰。民國二年，袁世凱已統一全國，而予已不問政治而從事實業矣，乃以暗殺宋敎仁〔三六〕故，予時雖手無寸兵而猶不畏之，而倡議討

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討袁軍敗後，同人皆頹喪不振，無敢主張再行革命者。予知袁氏必將帝制自爲，乃組織中華革命黨〔三七〕以爲之備，散布黨員於各省，提倡反對帝制，是故袁氏之帝制未成，而反對之人心已備，帝制一發，全國即起而撲滅之也。由此觀之，則予非由畏勢力而去總統，乃以不能行革命之建設而去總統，當可以了然於國人之心目中矣。夫如是，然後能明予之志，而領會於予革命建設之微意也。

何謂革命之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隨社會趨勢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爲之，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爲之斬絕，專制爲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而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流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爲必要也。

試觀民國以前之大革命，其最轟轟烈烈者，爲美與法。美國一經革命而後，所定之國體，至今百餘年而不變。其國除黑奴問題生出國內南北戰爭一次而外，餘無大變亂，誠可謂一經革命而後，其國體則一成不變，長治久安，文明進步，經濟發達，爲世界之冠。而法國一經革命之後，則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兩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後，窮兵黷武之帝爲外敵所敗，身爲降虜，

而共和之局乃定。較之美國，其治亂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說者多稱華盛頓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三八〕，而拿破侖野心勃勃，有鯨吞〔三九〕天下之意，所以起共和而終帝制。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爲萬衆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夫華拿二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洲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爲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侖於偏裨〔四〇〕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尙也。

美國土地向爲蠻荒大陸，英人移居於其地者，不過二百餘年，英人素富於冒險精神、自治能力，至美而後，即建設自治團體，隨成爲十三洲，雖歸英王統治之下，然鞭長莫及，無異海外扶餘〔四一〕，英國對之，不過羈縻〔四二〕而已。及一旦征稅稍苛，十三洲則聯合以抵抗，此革命之所由起也。血戰八年而得獨立，遂創立亞美利加之聯邦爲共和國。其未獨立以前，十三洲已各自爲政，而地方自治已極發達，故其立國之後，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礎，全恃地方自治之發達也。其餘中美、南美之各拉丁人種之殖民地，百十年來，亦先後仿美國而脫離其母國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進步之不如美國而變亂常見者，則全係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礎不鞏固也。然其一脫母國統治而建共和之後，大小十九國，除墨西哥爲外兵侵入强改帝制外，無一推翻共和者，此皆得立國於新天地之賜，故能洗除舊染之汚，而永遠脫離君政之治也。

法國則不然。法雖爲歐洲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於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範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國體向爲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爲中央集權，無新天地爲之地盤，無自治爲之基礎也。

我中國缺憾之點，悉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而予猶欲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爲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憲法，以爲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當時衆人之所期者，實爲妄想，顧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爲難行，抑何不思之甚也！

當予鼓吹革命之時，擬創建共和於中國，歐美學者亦多以爲不可，彼等蓋有鑒於百年來之歷史而重乎其言之也。民國建元前一年，予過倫敦，有英國名士加爾根者，曾遍游中土，深悉吾國風土人情，著書言中國事甚多，其中國變化一書，尤爲中肯。彼聞予提倡改中國爲共和，懷疑滿腹，以爲萬不可能之事，特來旅館與予辯論者，數日不能釋也。迨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時期，彼乃渙然冰釋，欣然折服，喟然而歎曰：「有如此計劃，當然可免武人專制政客搗亂於民權青黃不接之際也。而今而後，吾當助予鼓吹。」故於武昌起義之後，東方之各西文報，皆盛傳吾於民國建設之計劃，滿盤籌備，成竹在胸，不日當可見之施行，凡同情於中國之良友，當拭目以觀其

成也云云，此皆加爾根氏在倫敦各報爲吾游揚之言論也。惜予就總統職後，此種計劃，爲同志所格而不行，遂致歐美同情之士亦大失所望。而此後歐美學界之知吾計劃者，亦不敢再爲游揚吾說，而不知者則多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不足，斷不能行共和之治矣。此所以美國著名之憲法學者古德諾氏〔四三〕有勸袁世凱帝制之擧也。

中國人對於古德諾氏勸袁帝制一事，頗爲詫異，以爲彼乃共和國之一學者，何以不右共和而揚帝制，多有不明其故者。予靡得其情，惟彼爲共和國人，斯有共和國之經驗，而美國人尤飽嘗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之害也。美國之外來人民，一入美境數年，即享民權；美國之黑奴一釋放後，立享民權；而美國政客利用此兩種人之民權而搗出滔天之亂，爲正人佳士所惱煞者，不知若干年，始定有不識字之人不得享國民權利之禁例，以防止此等搗亂。是以彼中學者，一聞知識程度不足之人民欲建設共和，則幾有痛心疾首期期以爲不可者，此亦古德諾氏之心理也。

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來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於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爲低下也。然則何爲而可？袁世凱之流必以爲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四四〕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四五〕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況今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

童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壓者也。救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爲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

然當同盟會成立之初，則有會員疑革命方略之難行者，謂清朝僞立憲許人民以預備九年，今吾黨之方略，定以軍政三年，訓政六年，豈不與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於革命成功之後，猶須九年始得憲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則無望造成完全之民國。今民國改元已八年於茲矣，不獨憲政之治不能期，而欲求如清朝苟且偷生猶不可得，尙何望九年之有完全民國出現耶？

或又疑訓政六年，得毋同於曲學者所倡之開明專制耶？曰：開明專制者卽以專制爲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爲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也。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四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身命爲國家作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國存也。人之已行憲政，猶且停之，況我憲政尙未發生，方欲由革命之戰爭以求之，豈可於開戰之初卽施行憲政耶？此誠幼稚無倫之思想也。今民國成立已八年矣，吾黨之上，於此八

年間，應得無量之經驗，多少之知識，若能回憶予十數年前之訓誨主張，當能恍然大悟，而不再河漢予言，以爲理想難行矣。

夫以中國數千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立一共和憲治之國家，捨訓政一道，斷無由速達也。美國之欲扶助菲島〔四七〕人民以獨立也，乃先從訓政着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爲基礎，至今不過二十年，而已丕變一半開化之蠻種，以成爲文明進化之民族。今菲島之地方自治已極發達，全島官吏，除總督尚爲美人，餘多爲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獨立。將來其政治之進步，民智之發達，當不亞於世界文明之國，此即訓政之效果也。美國對於菲島，何以不卽許其獨立，而必經一度訓政之時期？此殆有鑑於當年黑奴釋放後之紛擾，故行此策也。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汚，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而勸進者之所以多也。

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卽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僕也。而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爲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爲主人，不敢爲主人，不能爲主人者，而今皆當爲主人矣。其忽而躋於此地位者，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壞專制之結果也。此爲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是故民國之主人者，實

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爲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在昔專制之世，猶有伊尹、周公者，於其國主太甲、成王不能爲政之時，已有訓政之事〔四〕；專制時代之臣僕尚且如此，況爲開中國未有之基之革命黨，不尤當負伊尹、周公之責，使民國之主人長成，國基鞏固耶？惜乎當時之革命黨，多不知此爲必要之事，遂放棄責任，失却天職，致使革命事業，只能收破壞之功，而不能成建設之業，故其結果不過僅得一中華民國之名也，悲乎！

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爲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爲大逆不道。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明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即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悉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愼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爲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爲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事業之所以墮也。

今以一淺顯易行之事證之。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担任革命也，先從事於鼓吹，而後集其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實行三民主義爲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爲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條，當衆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爲革命黨也。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爲形式上之事，以爲無補於進行。乃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團體團結，卒能推倒滿淸者，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一黨尙如此，其況一國乎？

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爲一肌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爲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爲法治之根本手續也，故其對於入籍歸化之民，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尊崇其國體，恪守其憲章，竭力於義務，而後乃得認爲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其對於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職。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中國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組織革命黨也，乃以之爲先天之國家者也，後果由革命黨而造成民國。當建元之

始，予首爲宣誓而就總統之職，乃令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而吾黨同志悉以爲此不急之務，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姑作罷論。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予於此點特爲注重，而同人則多漠視，予以有我之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爲不關緊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聽，於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討伐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於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爲其極大之原因也。蓋以帝制之取消，則凡爲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爲空想而鬥志全消矣。此陳宧[四九]所以獨立，而袁氏即以此氣絕也。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強之勸告也；列強之所以勸告者，以民黨之抵抗袁氏有極充分之理由也。而理由之具體，而可執以爲憑表示於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倘當時袁氏無此信誓，則其稱帝之日，民黨雖有抵抗，而列強視之，必以民黨愚而多事，而必無勸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致失敗。何也？蓋袁氏向爲君主之臣僕，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於袁，已自甘於犧牲共和矣。既甘放棄於前而反爭之於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而維持中國之共和也。由是觀之，信誓豈不重哉？

乃吾黨之士，於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爲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爲理想者，則多

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於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乃以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倘革命黨當時不河漢予言，則後天民國之進行，亦如先天組黨之手續，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於民國爲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爲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後，有違背民國之行爲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於法律上始有根據也。如今之中華民國者，若以法律按之，則只有少數之革命黨及袁世凱一人曾立有擁護民國之誓，於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國，而其餘之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法律之責任也。而昔日捕戮革命黨之清吏，焚殺革命黨之武人，與夫反對革命黨之虎倀，今則靦然爲民國政府之總長、總理、總統，而毫無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此何怪於八年之間而數易國體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故由清朝臣民而歸順民國者，當先表示正心誠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爲必要也。乃革命黨於結黨時行之，於建國時則不行之，是以爲黨人時有奮厲無前之弘願魄力，卒能成破壞之功，而建國則失此能力，遂致建設無成，此行與不行之效果也。所以不行者，非不能也，坐於不知其爲必要也。故曰：「能知必能行也，理想云乎哉？」

革命黨既以予所主張建設民國之計劃爲理想太高，而不知按照施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壞無建設之局，致使中國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國之建設一日不完全，則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國治民福永無可達之期也。故今後建設之責，不得獨委之於革命黨，而先知先覺之國民，當當仁不讓而自負之也。夫革命先烈既捨身流血，而爲其極艱極險之破壞事業於前矣，我國民宜奮勇繼進，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設事業於後也。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衆一心，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爲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予請率先行之。

誓曰：

孫文正心誠意，當衆宣誓：從此去舊更新，自立爲國民；盡忠竭力，擁護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採用五權憲法；務使政治修明，人民安樂，措國基於永固，維世界之和平。此誓！

中華民國八年正月十二日孫文立誓

此宣誓典禮，本由政府執行之，然今日民國政府之自身，尙未有此資格，則不得執行此典禮也。望有志之士，各於其本縣組織一地方自治會，發起者互相照式宣誓，會成而後，由會中各員向全縣人民執行之，必親筆簽名於誓章，舉右手向衆宣讀之。其誓章藏之自治會而發給憑照，必使普及於全縣之成年男女。一縣告竣，當助他縣成立自治會以推行之。凡行此宣誓之典禮

者，間良心，按法律，始得無憾而稱爲中華民國之國民，否則仍爲清朝之遺民而已。民國之能成立與否，則全視吾國人之樂否行此歸順民國之典禮也。愛國之士，其率先行之。

不知亦能行

或曰："「誠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進於科學時代，凡有興作，必先求知而後從事於行，則中國富强事業，非先從事於普及教育，使全國人民皆有科學知識不可，按以先生之新發明『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則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爲功，乃先生之論，有一躍而能致中國於富强隆盛之地者，其道何由？」

曰：子徒知知之而後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爲之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凡所謂天數氣運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爲尤多也。且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爲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行者爲必要之門徑也。

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卽行其所

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爲人類所當行，而尤爲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國家富强者，宜黽勉力行也。

夫古今來一躍而致隆盛者，不可勝數，即近代之列强，亦多有躋於强盛而後乃從事於教育者。夫以中國現在之地位，現有之知識，已良足一躍而致隆盛，比肩於今世之列强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於不知不行也；而向來之積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實在政府官吏之腐敗，倒行逆施，積極作惡也。其大者，則有欲圖一己之私，而至於犧牲國家而不恤；其次者，則以一將軍一師長，而年中聚斂，動至數百萬數十萬；又其次者，則種種之作弊，無一不爲斲喪國家之元氣，傷殘人民之命脈。比之他國之政策務在保民而治，獎士勸農，勵工惠商以圖富强者，則我無一不與之相反也。由此觀之，若政府官吏能無爲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積極作惡以害國害民，則中國之强盛已自然可致，而不待於發奮思爲。是今日圖治之道，興利尚可緩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則自然之進化，已足登中國於强盛之地矣。

何以言之？夫國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國之土地則四百餘萬方咪之廣，居世界之

第四，尙在美國之上；而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至於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爲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無匹，承五千年之文化，爲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嘗爲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無一焉。然則何爲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爲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於富强，實頭頭是道也。

在昔異族專制之時，官吏爲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爲惡，民無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後，專制已覆，人民爲一國之主，官吏不過爲人民之僕，當受人民之監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當任用之，其酷劣者當淘汰之而已。爲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爲此需要，不必待於普通教育科學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强之基於是乎立。是中國今日欲富强則富强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

中國爲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爲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有與之匹敵者。卽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淸兩代之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三〇]，或來朝親善，莫不羨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爲上邦也。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自然，遂成爲孤立之性。故從來若欲有所改革，其採法惟有本國，其取資亦盡於本國而已，其外則無可取材借助之處也。是猶孤人之處於荒島，其所需要皆一人爲之，不獨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必自爨而後得食，自縫而後得衣，其勞苦繁難，不可思

識，然其人亦習慣自然，而不知有社會互助之便利，人類交通之廣益也。倘時移勢變，此荒島一旦成爲世界航路之中樞，海客[三]接踵而至，有憫此孤人之勞苦者勸之曰：「君不必事事躬親，只從所長專於一業足矣，其他當有人爲君效勞也。」其人必不之信，蓋以爲一己之才力所不能致者，則爲必不可能之事也。此猶今日中國之人不信中國之富强可坐而致者，同一例也。

蓋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中國所不知所不能者，則以爲必無由以致之也。雖閉關自守之局，爲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則猶是閉關時代荒島孤人之思想，故尙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强也。夫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爲用，互助以成者也。中國之爲國，擁有廣大之土地，無量之富源，衆多之人力，是無異一富家翁享有廣大之田園，盈倉之財寶，衆多之子孫，而乃不善治家，田園則任其荒蕪，財寶則封鎖不用，子孫則日事遊蕩，而舉家則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此實中國今日之景象也。嗚呼！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吾國人果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人人當自奮矣。

夫以中國之人處中國之地，際當今之時，而欲致中國於富强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試陳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戰爭各國新設之製造廠，爲開發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廠，專爲供給戰品而設，今大戰已息，此等工廠，將成爲廢物矣。其傭於此等工廠之千百萬工人亦將失

業矣，其投於此等工廠之數十萬萬資本將無從取償矣，此爲歐美戰後問題之一大煩難，而彼中政治家尚無解決之方也。倘我中國人能利用此機會，藉彼將廢之工廠以開發我無窮之富源，則必爲各國所樂許也。此所謂天與之機，語曰：「天與不取，必受其禍。」倘我失此不圖，則三五年後，歐美工業悉復原狀，則其發達必十倍於前，而商戰起矣。吾中國手工之工業，必不能與彼之新機械大規模之工業競爭，如此則我工商之失敗必將見於十年之內矣。及今圖之，則數年之間，我之機器工業亦可發達，則此禍可免。此以實業救國之道也，國人其注意之。

今之美國，吾人知其爲世界最富最强之國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實業發達也。當其發展實業之初也，資本則悉借之歐洲，人才亦多聘之歐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國，其進行則多由冒險試驗而少出於計劃統籌，且向未遇各國有投閒置散之全備工廠，爲彼取材之機會如我之今日也，而其富源尚不及我之豐盛，然其實業之發達，今已爲世界冠矣。試以其鋼、鐵、炭、油之出產而觀其成績，美國一千九百十六年所產鐵四千萬噸，鋼四千三百四十八萬噸，而我國每年所產之鋼鐵不過二十餘萬噸，較之美國不過四百分之一耳。美國同年所產煤炭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七萬噸，等於九千八百萬匹馬力；所產燃油二萬九千二百二十萬桶，等於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匹馬力；所產自然汽約三百萬匹馬力；所發展水力電約六百萬匹馬力。夫鋼鐵者，實業之體也；炭、油、汽、電者，實業之用也。統計美國所發展之自然力，約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萬匹馬力，以

一馬力等八人力計之，則美國約有一十三萬萬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產。其人口一萬萬，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尚有十三人之機器力為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機力，乃夜以繼日，連作二十四時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時耳，機力則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機力無異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機力，則等於三十九人矣。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此美國之所以富也。

我中國人口四萬萬，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過二萬萬人，然因工業不發達，雖能作工者亦恆無工可作，流為遊手好閒而寄食於人者，或亦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過一萬萬人耳。且此一萬萬人之中，又不盡作生利之工而半為消耗之業，其為生產之事業者，實不過五千萬人而已。由此觀之，中國八人中不過一人生產耳。此國之所以貧，尚過於韓愈〔五二〕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較之美國人口一萬萬，而當有五千萬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機器力以助之，即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給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貧，反憂生產之過盛，供過於求，而岌岌向外以覓市場為尾閭之疏泄〔五三〕也。此貧弱富強之所由分，亦商戰勝敗之所由決也。

然則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發展中國之財源而立救貧弱者，其道為何？倘以中國而言，則本無其法，更無迅速之法也。若欲中國之實業於十年之間而發達至美國現在之程度，則中國人

不獨不能知，不能行，且爲夢想所不能及也。是猶望荒島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發展其荒島，使之田園盡闢，道路悉修，港灣深濬，市場繁盛，樓宇林立，公園弘偉，居宅麗都，生活優逸，如此，雖延長其壽命至萬年，彼必無由以成此等之事業也。然若荒島之孤人，肯出其岩穴所埋藏纍纍之金塊明珠以與海客謀，將其荒島發展成爲繁盛華麗之海市，而許酬以相當之金塊明珠，則必有人焉爲之經營，爲之籌劃，爲之召集人才，爲之搜羅資料，不期年而諸事可以畢集矣。荒島孤人直可從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國之欲發展其工商事業，其道亦猶是也，故其問題已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也，而直在欲不欲耳。

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如其不信，請觀美國工業發達之速率，可以知矣。當十餘年前，美國之議繼鑿巴拿馬運河也，初擬以二十年爲期以達成功，及後實行施之，不過八年而畢厥事。是比其數年前所知之工程已加速二倍半矣。及美國對德宣戰而後，其戰時之工業進步，更令人不可思議。往時非數十年所不能成者，而今則一年可成之矣。如造船也，昔當一兩年而造成一艘者，今則二十餘日可成矣。倘以戰時大規模大組織之工程施之於建築巴拿馬運河，則一個月間便可成一運河矣。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若我國人能曉然於互助之利，交換之益，用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數年之間，即可將中國之實業造成

如美國今日矣。

中國實業之發達，固不僅中國一國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專門名家，無不樂爲中國効力，如海客之欲爲荒島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國政府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一書〔四〕，已得美國大表贊同，想其他之國當必惟美國之馬首是瞻〔五〕也。果爾，則此後只須中國人民之欲之而已。倘如此，爲興國之要圖，爲救亡之急務，而能萬衆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爲我籌劃，爲我組織，爲我經營，爲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後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爲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則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今者宜乘歐戰告終之機，利用其戰時工業之大規模，以發展我中國之實業，誠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注釋

〔一〕鑠，銷鎔。衆口鑠金，是說衆人之口能够使金屬銷鎔，最高的理想被庸俗的議論所破壞。

〔二〕化格，感化所至。化格同儕，就是使同志們感動接受。

〔三〕傳說，殷王武丁（高宗）的賢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見書說命篇。

〔四〕槁木枯樹，沒有生氣的東西。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五〕三國志蜀志馬良傳注：「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

〔六〕隆汚，原作高下解釋，這裏指政治的好壞。

〔七〕河漢，比喻大而無當的話。

〔八〕迷，迷失方向。津，河埠。迷津，迷失方向。

〔九〕「知行合一」是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學說。他所說的「知」，是指人的所謂「良知」「本性」；他所說的「行」是指所謂「致良知」的工夫，並不指實踐，完全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

〔一〇〕見王陽明傳習錄。

〔一一〕風馬牛不相及，語見左傳僖公四年。是說兩不相關。

〔一二〕草昧，未開化的野蠻時代。

〔一三〕踵事增華，繼承前人事業，並使之更完美。

〔一四〕混混噩噩，形容人類知識不發達。

〔一五〕馬可波羅（一二五四——一三二四），意大利探險家。生於意大利的威尼斯。一二七五年到中國，曾在元朝做過官。在中國住二十三年，歸國後，著東方見聞錄（中譯名馬可波羅遊記），稱贊東方和中國的廣大、富庶。

〔一六〕張德彝，鐵嶺人，從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起奉淸政府命令八次出使歐洲各國，計三年多，每次著一述奇，成八述奇，記述印、英、泰、埃、意、法、亞丁、西等國風習、地理、國情。是我國較早記西方

地理的書。四述奇即八述奇的前四種。

〔一七〕螟蛉，即螟蛉蛾之幼蟲。蜾蠃見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後來因此稱義子爲螟蛉，本此。

〔一八〕蜾蠃，一種細腰蜂。

〔一九〕殪，殺死。

〔二〇〕蒙藥即麻醉劑。

〔二一〕蜂螫，指蜂刺。

〔二二〕「方咪」的「咪」，非今公制「米」，當爲英制 mile 的音譯，「方咪」即平方哩。

〔二三〕美國革命指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三年的獨立戰爭。

〔二四〕日本維新即「明治維新」。

〔二五〕篳路藍縷，見左傳宣公十二年：「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篳路，柴車；藍縷，破舊衣服。駕柴車，穿敝衣，去開闢山林。這裏是艱難締造的意思。

〔二六〕鎖國，日本封建末期對外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

〔二七〕暹羅即現在的泰國。

〔二八〕三家村，小村莊。

〔二九〕裴在輅（一八二七——一九〇七），法國著名的有機化學家。

〔三〇〕巴斯德（一八二二——一八九五），法國著名的學者，微生物學的創始人。

〔三一〕釐卡，收釐捐的關卡，這裏是說釐捐。

〔三二〕約法，憲法未正式制定前臨時性的根本法，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制定臨時約法五十六條以代憲法，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凱修改，稱爲新約法。

〔三三〕代議士即資產階級國會裏的議員。

〔三四〕南北和議，指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後，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的袁世凱達成妥協的協議而言。

〔三五〕袁世凱（一八六一——一九一六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號的竊國大盜。以小站（在天津附近）練兵起家，以後成爲北洋軍閥的頭子，曾經鎮壓過義和團的羣衆反對帝國主義運動。戊戌政變就是由於袁世凱的告密而失敗。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的時候，清廷起用他做內閣總理大臣，曾率軍鎮壓革命軍。一九一二年二月清帝退位，袁世凱組織北洋軍閥政府，繼孫中山先生之後担任臨時大總統。後來解散國會，修改臨時約法。一九一五年組織籌安會，圖謀恢復帝制。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次年稱帝，改元洪憲。由於全國人民反對，帝制終於破產。一九一六年死去。

〔三六〕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年），字遯初，湖南省桃源人，同盟會領袖之一。一九〇四年和黃興等在長沙成立華興會，組織武裝起義，未成，逃亡日本。同孫中山等組織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後，竊國大盜袁世凱利用形勢，攫取了臨時總統，國民黨幻想能與袁合作，並主張責任內閣制，預定以宋教仁爲內閣總理。他在各地演說，批評袁氏，發表政見，爲袁所嫉。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他由

上海北上時在車站被袁氏陰謀暗殺了，年僅三十二歲。

〔三七〕中華革命黨成立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以後，孫中山先生曾經發動「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沒有得到響應而失敗。後來組織中華革命黨，和袁世凱進行鬥爭。

〔三八〕黃袍，天子的服裝。後周恭帝柴宗訓元年（九六〇），宋太祖趙匡胤受軍人的擁戴，把黃袍加在他身上，奪取後周的帝位。因此把被人擁戴爲帝稱爲黃袍加身。黃袍之拒，是說華盛頓拒絕做皇帝。

〔三九〕鯨吞是說併吞別國的土地像鯨魚吞食小魚一般。

〔四〇〕偏裨，下級將領。

〔四一〕扶餘，古國名，在現在遼寧吉林兩省境內。海外扶餘是說讓他在境外建國。

〔四二〕羈縻，籠絡。

〔四三〕古德諾（一八五九——一九三九），美帝國主義分子，一八九一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任中國北洋政府法律顧問。受袁世凱的收買，倡議共和政體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主張恢復帝制，替袁世凱叛國造成理論的根據。

〔四四〕曲學，歪曲眞理的學說。

〔四五〕學塾，沒有現代學校以前兒童就學的場所。

〔四六〕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四七〕菲島，菲律賓。

〔四八〕尚書商書有伊訓篇，是伊尹訓太甲所作。周書有無逸篇，是周公訓成王所作。

〔四九〕陳宧，湖北安陸人。四川軍閥，袁世凱的親信。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恢復帝制的時候，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反對袁世凱。一九一六年五月陳宧也宣布獨立，背叛了袁世凱，袁世凱聽到這個消息憂懼而死。

〔五〇〕入貢稱藩，進貢禮品，自稱藩臣。

〔五一〕海客，指海外來客。

〔五二〕韓愈，字退之，唐朝著名散文大家，有韓昌黎全集。

〔五三〕尾閭，海水泄出之處。這裏是說帝國主義忙着尋找海外市場，以傾銷商品。

〔五四〕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作於一九一九年，參照建國方略第二部分物質建設（實業計劃）。

〔五五〕追隨在美國之後。

朱執信

朱執信（一八八二年——一九二〇年），名大符，廣東番禺（廣州）人。他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理論家和活動家，他的革命生涯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高漲、失敗和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最初階段。在日本結識了孫中山和其他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隨即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在廣東法政學堂教職的掩護下從事革命工作，反對清朝政府的統治，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朱執信早年留學日本，研究經濟學。

朱執信的理論活動主要在於闡述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宣揚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和政綱，同康梁保皇黨的「君主立憲」理論進行鬥爭。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孫中山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他擔任該刊的編輯，發表了不少論述經濟建設、社會改造等方面的文章，積極協助孫中山展開理論戰線上的鬥爭。此外，朱執信也是中國最先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政論家之一，他曾片斷地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動和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某些內容。在實際革命活動中，朱執信積極從事聯絡和發動民軍、「新軍」的工作，並曾參與多次武裝起義的策劃和戰

鬥。辛亥革命以後，曾任廣東軍政府總參議、廣東核計院院長等職，着手編練軍隊和從事整飭財政的工作。在討袁和護法時代，他始終和孫中山一起同大小軍閥進行鬥爭，如反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爲」，反對岑春煊、陸榮廷等軍閥的封建割據。一九二〇年九月，爲了驅逐桂繫軍閥，聯繫降軍時被敵人欺騙，在虎門遭到殺害。

朱執信的理論活動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方面，他曾在民報、民國雜志、建設雜志、民國日報、上海晨報、星期評論等報刊上撰寫文章，內容比較廣泛。一九二一年出版的朱執信集兩卷本（建設社編），大體上選輯了作者的主要論著。這裏選錄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和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兩篇。

朱執信在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等文章中，論述了他的民權主義思想。他認爲必須通過「政治鬥爭」的途徑，粉碎封建專制「政體」而建立共和國，並着重發揮「國民革命」的觀點，指出當代革命「絕不以豪右爲中心點」，「細民」、「平民」才是鬥爭的主力。他尤其強調「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說：「政治革命之主體爲平民，其客體爲政府；社會革命之主體爲細民，其客體爲豪右」，而且「兩相依倚，成則俱成，敗則俱敗」，「令政治革命幸成功，而不行社會革命者，則豪右之族跋扈國中，不轉瞬政權復入於彼手，而復於未革命以前之舊觀矣。又令不爲政治革命，而爲社會革命者，

則彼挾其政治上勢力，可爲己謀便安，制爲專利彼族之法，社會革命之效果亦歸於無有也。……故曰必當並行。」這裏，他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有一定的認識。同時，在這篇文章裏，還闡明了他的民生主義思想。他認爲西方國家社會，由於「經濟組織」不良而形成「資本跋扈」和「富豪跋扈」。所謂經濟組織不良，即由於存在「放任競爭、絶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制度」，在此制度下乃產生「社會貧富懸隔」，使得社會革命不可避免。至於中國，雖然他認爲貧富並不懸殊，只有大貧小貧的差異，但仍指出：「至謂中國有社會革命原因，則往往有駭而不信者，此誤信社會革命原因惟由貧富已大懸隔之故也。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因而中國必須防患於未然，及早進行社會革命，實現民生主義。但是他仍認爲「絶滅競爭，廢去私有財產制，或不可即行，而加以限制，與爲相對的承認，則學理上殆無可非難者也。」可見他的主張並未超出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資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範疇。

朱執信在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曾試圖從科學社會主義中吸取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在一九〇五年民報第二號上發表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中，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生平及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他說：「馬爾克（即馬克

思——編者)以爲資本家者掠奪者也，其行盜賊也，其所得者一出於朘削勞動者以自肥爾。」「馬爾克之謂資本基於掠奪，以論今之資本，眞無毫髮之不當也。」但是，他也用資產階級觀點批評馬克思的學說，如認爲「孤立經濟時代」，「蓄積之事，往往亦自勞動」，「馬爾克所云自掠奪而蓄積者，故謂之誇大亦無所辭」。在論述德國社會黨在一八七五年以後的發展時，還把議席的增加看作社會黨已「得握區區之政權」，認爲議會鬥爭是社會主義者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着手處」。這樣就把第二國際時期的議會鬥爭方式看作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方式了。

在新文化的危機和野心家和勞動階級等文章中，他熱情地支持階級鬥爭，並對當時的反動思潮作了一些批判。他說：「階級鬥爭本來是現存的事實，不是誰想出來的手段。社會主義者主張階級鬥爭，不是以爲沒有階級鬥爭，也要用這種手段。只是看見歷史上的事迹，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所以現在要絕滅階級鬥爭，不能不先絕滅階級。……有階級存在，就要做奮鬥的準備。」並且還說：「階級鬥爭成不成問題，是看資本家取得剩餘價值多少，和勞動者生活工作條件如何。現在中國雖然沒有雄厚的資本家，這小資本家的取得剩餘價值的手段，要比歐美的大資本家凶十倍；中國的勞動者雖然沒有力量，他所受的痛苦壓迫，比別的國民也要加多幾倍。」這裏朱執信不但

同情勞動者，而且看到了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必然性；以及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還意識到革命要靠資本家來實現是不可能的，因而開始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階級身上。他說：如果「勞動階級能力薄弱，那工會當然沒有力量，農人當然不在市民之內，剩下的商學界，來找出有實力的拔萃人物，想獨肩這個革命重任，恐怕不容易吧。」「我以爲中國的革命是難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離了農工的幫助，學界也沒有眞正力量，中國的商人（實在多半不是商）多是靠這社會的缺陷來得利益的，我不敢希望他的團體有打破環境的舉動。」這裏，朱執信在革命運動主要依靠什麼力量的問題上，逐漸把目光轉向了工農羣衆。朱執信雖然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影響，但他稱自己的思想是國家社會主義。他看到革命必須依靠工農，但他並不認爲革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他看到貧富懸殊是階級鬥爭的根源，但他提出的消滅階級鬥爭的方法，如前所述，不過是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與爲相對的承認」。

朱執信在辛亥革命時期是以急進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和前期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面目出現的，但是，也應當指出，他的思想並未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藩籬，對三民主義綱領的闡述並未包含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在民生主義中則揉雜着主觀

社會主義的因素。正像列寧所指出，「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但是這種改革的實行，却是「**最純粹、最徹底、最完善的資本主義。**」（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四、一五六頁）這些都表明作爲資產階級革命派理論家的朱執信，並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完整的、科學的和徹底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綱領。

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

社會革命者，於廣義則凡社會上組織爲急激生大變動，皆可言之，故政治革命亦可謂社會革命之一種。今所言者，社會經濟組織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謂之狹義的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當並行者，吾人所夙主張者也。方將著爲長之論文，備究其相關係各方面之利害，且對於其施行之各政策之得失加以批評，使我國民咸瞭於此義，則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旨亦自明瞭，不俟別爲之論。第此其程功不得甚速，而恐未之知者譏議蜂起，故先簡短言之，其詳仍俟他日也。

近日新民叢報於本誌土地國有之主張恣爲譏彈，本論實亦感之而作。然本論之主旨，在使

人曉然於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理由，不專爲對彼辨論而作，故篇中皆以主張爲答辨，不與馳逐於末點也。

新民叢報所以評社會主義者，要有四端：社會革命終不可以現於實際，而現矣，亦非千數百年之內所能致，一也；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時，同於攘奪，二也；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而徒荼毒〔一〕一方，三也；並行之後，無資產之下等握權，秩序不得恢復，而外力侵入，國遂永淪，四也。其前二者非本論範圍，故將以他篇闢其謬說，而本論則就後二者之立論。

由是首明社會革命之原因，次舉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之場合，次中國現在可並行之理由，所以破其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之說；次並行之效果，所以解秩序不復，國遂永淪之說也。

論者於社會主義多所詆諆，羌無理論根據，假令一一拾取其囚穢之詞，還加彼身，恐彼亦無緣能自爲解，顧此非吾輩之所屑事也。至其誤謬之原，則吾可揭之以告於天下。蓋世每惟不知者乃易言之，又易而攻之，惟不知而多言之，復不自省，乃生自爲矛盾之結果，然後有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之一說以爲解嘲〔二〕。曾不知苟其不知而言知故者，雖百反復，其結果一而已，安事此挑戰爲？見一新說以爲可以詫於人，則棄其舊說而從之，無所顧惜。實則其不知新說猶是也，而其舊說所以棄之若是其易者，則正以其始絕未知其實際而遽易言之故也。故往者昌言經濟革命斷不能免，紹介聖西門〔三〕學說（今論寫作仙士門，意論者猶未知爲一人邪？），驚嘆潒

洲新內閣，以爲二十世紀大問題，曾不過再朞，而遽以爲空想妄論，世之人當亦同評之，第令略知其始之主張全不知社會革命之眞，今之排斥亦信口雌黄，則亦當失笑也。愼言，君子之德，固非所以勖於論者，惟世之人知其妄言而不爲所迷惑，則所庶幾耳。

抑尤有妄誕可駭者，論者目不通歐文，師友無長者，世所共知，而衝口輒曰世界學者之公論。世界學者之公論，將依論者涉獵所及之一二書以爲斷乎？抑知學派有異同，學說有變遷沿革乎？夫往者誠有排社會主義者，顧其所排者，非今日之社會主義而純粹共產主義也。若是謂今日不能卽行，吾亦不非之。顧自馬爾克以來，學說皆變，漸趨實行，世稱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學者大率無致絕對非難，論者獨未之知耳。而吾輩所主張，爲國家社會主義，尤無難行之理。論者但觀一二舊籍，以爲世界學者之公論盡是，雖欲不驚其妄誕，又焉可得耶？假此可爲世界學者之公論，則十七八世紀中霍布士〔四〕、馬奇斐利亞〔五〕輩之說，亦嘗風靡一時，何不執以謂君權不當限制之說爲世界學者之公論也。

彼又述孫逸仙先生之言，謂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者，政治革命時死者太半，易於行社會革命，意將以怵世人而巧獲同情也。然先生當時語彼，實只云政治革命之際，人多去鄉里，薄於所有觀念，故易行，左證具在，何嘗如彼所云乎！妄誕不已，繼以虛誣，吾不知其所謂信良知者果如何也！此皆於事實有不可誣者，故附論之，至於其主張之理由及實行方法，俟諸他篇。

一　社會革命之原因

窮社會組織經濟之弊，以明社會革命之所由來，非爲社會革命則不可者，非一二頁所能盡，亦非本篇之所事也。

然方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則不得不先言社會革命原因之存在。苟無此不得不行之關係，則社會主義束諸高閣可也，復何用詹詹炎炎(六)爲！故於此雖不暇分析證明，而斷不可不知者。社會革命之原因，在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也。凡自來之社會上革命，無不見其制度自起身者也，此必然之原因也。至其他有所藉而後發者，偶見之事；固不能謂社會革命絕不緣是起，而言社會革命無必然之關係，則非所論也。而今日一般社會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則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制度也。今日之社會主義，蓋由是制度而興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後爲之改革之計畫者也。於英、於法、於德、於澳、意等，無不皆然，而俄羅斯則獨小殊，謂之例外可耳，於此二斷案之當證明辨論者不鈔，今俱略之。惟有不可不置一言者，世之知社會主義而言之者，必歸於社會貧富懸隔而起，此其言固無誤也；豈惟無誤，先輩諸大家實主張之，余雅未嘗非之也。顧今不言社會貧富懸隔而言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者，是有三故焉：

(一)貧富懸隔者，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之結果也，此最易明者也。凡學者言救貧富懸隔之

弊者，莫不更求之本原。所謂本原者，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是也。夫絕滅競爭，廢去私有財產制，或不可卽行，而加之限制與爲相對的承認，則學理上殆無可非難者也。惟放任競爭，一不過問，故其競爭之結果生無數貧困者，而一方勝於競爭者積其富，日益以肆矣。假如放任論者所言，競爭之勝負，一準於能力之多寡，則其敗者只緣己力之不競，寧不頗於至當！然實際競爭之優劣，以能力而判者至鮮，能力誠足以爲競爭之助，而非一視之以爲優劣者也。然則決不得以應能力多寡享富多少之適宜，證放任競爭之必歸於適當也。此原其始以言也。一度有優劣之分以後，勝者轡策不勝者，使俯伏己下，而悉掊其餘利以自肥，此少數已勝者與多數已不勝者更爲競爭時，既立於不平等之地位，而往者之競爭，其勝負決於種種之偶然事實，今乃一決於資本之有無，必同有資本或同無資本始有與平等競爭行其間耳。（亦或有起家寒素而卒致巨萬者，爲僅少之例外，卽有之，亦非大多數之福利也。）此少數富人間亦復相爲競爭，必至富歸於三數人之手乃止。故放任競爭與貧富懸隔有必然之關係者也。抑不由放任競爭，固不得致貧富懸隔也。貧富懸隔，由資本跋扈，不放任競爭，則資本無由跋扈也。更從他方面以觀，則無私有財產制不能生貧富，固也：有私有財產制而不絕對容許之，加相當之限制，則資本亦無由跋扈，卽於可獨佔之天然生產力，苟不許其私有，則資本之所以支配一切之權失矣。故必二者俱存，而後貧富懸隔之現象得起。（獨佔者，排斥他人之競爭者也，而所以得爲獨佔者，由從政者

以爲排斥，亦競爭之一方法，而放任故也。）言貧富懸隔，則決不能離此使之懸隔者，故言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而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爲社會革命之原因，非過也。（尙當注意者，放任之競爭，決非自由之競爭。舊學派主張自由競爭而貴放任者，以當時干涉使不自由，故爲有當，今則緣不干涉乃反不自由，故不得以彼說左吾說也。）

（二）雖未至貧富懸隔，可爲社會革命。蓋社會革命者，非奪富民之財產以散諸貧民之謂也。若是者，即令得爲之，曾無幾何之效果，可謂之動亂，不可謂革命也。既爲均之，復令爲競如昔，則無有蹈覆轍而不顧者也。誠爲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變之，更對於已不平者，以法劘使復於平，此其眞義也。故假其不平之形未見，而已有可致不平之制存，則革去其制，不能無謂之社會革命也。此固推極以言，然就中國前途論，則此決不可忽也。中國今日固不無貧富之分，而決不可以謂懸隔，以其不平不如歐美之甚，遂謂無爲社會革命之必要，斯則天下之巨謬無過焉者。當其未大不平時，行社會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斯其功易舉也；而常人不易知其必要；逮於不平既甚，則社會革命之要易知矣，行之乃難。於其難知易行之代，得知而行之，則不遠勝於難行易知之代，不得已乃行之乎？故言苟有是制即當爲社會革命，視言貧富懸隔尤直截耳。

（三）社會革命尙有不因於貧富懸隔者，蓋社會革命之名，於往代之經濟制度變更，亦嘗用

之。然則如自封建時代之經濟制度變而爲放任競爭制度之際，亦可言社會革命也。普通言社會革命，固不含此義，然自理論上言，則實當含之。是固非由貧富懸隔起者，而言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則無所不包也。

二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之各場合

既有革命原因之存，則不能不爲之矣。於是乃生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否之問題，此可就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相關係之各場合而分論之。

於兩者中僅一之原因存在之場合，則無社會革命原因者，惟爲政治革命而已足，此於往者革命最常見者也，其例既至多，不悉舉。

若僅社會革命原因存在之場合則反之，而不必爲政治革命。雖社會革命之結果，生社會上勢力之消長，從之政治上勢亦有變更，顧不得以謂此即制度之變更也，因亦有以勢力之消長使其制度變至不良者。若是者，社會革命可爲政治革命之原因，第此事實極少，僅可得之想像，至於近今，實難遘之。緣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相分離久，卽有富族勢力顯於政治上，亦不過其最小之一部分，甚不足道，（此就現在以言，過此以往，則不可知也。）決不因其勢力消失而致有根本之變動也。歐洲之列强，今日大抵處此地位，如法，苟爲社會革命，其必無改共和立憲制可必也；如德，苟爲社會革命，其必無改聯邦君權立憲可必也。其根本既無改矣，則其枝葉有變動，

亦改良進步而已，非革命也。（如以財產額納稅額而令選舉權有多少之制，既爲社會革命後，則此階級終至消滅，而爲之設之制度亦歸無有，此即其變動之最大者，然亦不能以謂根本之變動也。）

要之，凡僅一原因存者，無並行之場合。

至於兩原因既並存矣，則如何始可並行乎？乃方今所當研究者。於此可從其革命運動之主體客體而分別爲數場合。（主體者，革命運動之力所從出，客體者，其力之所加也。故探源以論，革命之客體爲一制度，所以爲革命者，固非僅欲袪此階級之人，實由欲去其有此階級之制度也。然則言革命客體爲一階級者，近於不論理。但自實際之方面言，革命者，階級戰爭也；自革命之方面言，則爲此運動之階級主體也，對於此運動爲抵抗壓制或降服退避之運動之階級，則客體也。今所言用此義也。）

凡政治革命之主體爲平民，其客體爲政府（廣義）；社會革命之主體爲細民，其客體爲豪右。平民、政府之義，今既爲衆所共喻，而豪右、細民者，則以譯歐文 Bourgeois, Proletarian 之二字，其用間有與中國文義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於豪右，譯以資本家或紳士閥。資本家所有資本，其爲豪右固不待言，然如運用資本之企業家之屬，亦當入豪右中，故言資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紳士，則更與中國義殊，不可襲用，故暫錫以此名。至於細民，則日本通譯平民或勞

動階級。平民之義多對政府用之，復以譯此，恐致錯亂耳目；若勞動者之觀念，則於中國自古甚狹，於農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難言適當。細民者，古義率指力役自養之人，故取以爲譯也。

由是可由革命運動客體之位置別爲二場合曰：（甲）政治革命運動客體與社會革命運動客體爲同位之場合；（乙）政治革命運動客體與社會革命運動客體爲異位之場合。

於（甲）之場合，兩革命運動之客體爲同位，故其革命必要並行。蓋豪族而居政府，以其經濟上之勢力助政治上之暴，因施爲法，益增其富，而此蚩蚩者(七)，既苦苛暴，復逼貧餓，益不能自聊，此非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終無能蘇生之日，決不可以謂既得其一斯當知足而止，徐更俟之他日也；其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相依倚，成則俱成，敗則俱敗者也。令政治革命僥幸成功而不行社會革命者，則豪右之族，跋扈國中，不轉瞬政權復入於彼手，而復於未革命以前之舊觀矣。又令不爲政治革命而爲社會革命者，則彼挾其政治上勢力，可爲己謀便安，制爲專利彼族之法，社會革命之效果亦歸於無有也。抑當是時，苟力足爲政治革命者亦即能爲社會革命，無他阻撓之可虞者也，故曰必當並行。今日之俄羅斯，居此狀態者也。俄國之經濟制度，尚未脫封建時代之狀態，其浚經濟上勢力者，大抵爲貴族、僧侶、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勢力之階級也。故俄國之革命，皆並行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者也。（俄人有自詡其經濟組織不落於自由競爭制度之慘狀中者，然其不競爭，乃禁制一般人民，使不得與地主、僧侶等爭耳，是固非

大多數之幸福也，故其改革必不可已者也。若其改革得能直爲共產制乎，抑僅限制競爭而猶於相對範圍內認私有財產制乎？尚有問題，庸無黨等所主張爲絕對的共產主義，余輩亦不能無疑之也。）

於(乙)之場合更可分之爲二：(一)政治革命運動之主體爲社會革命運動客體之場合；(二)不然之場合是也。於(乙)之(一)之場合，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不能並行者也。何則？政治革命運動之力，出諸豪右之手而不出諸細民之手，則是時社會革命運動雖欲起而無從也，（所謂革命運動之力之所出，謂主要之部分，故往有豪右對於政府之反抗而勞動者參加之者，其力不能不謂自豪右出。又非發起鼓吹之謂，如馬爾克、聖西門皆非寠人子(八)，其所鼓吹者，固大有造於社會革命。然社會革命運動之力亦不得謂從彼出，蓋其鼓吹者，不過與發其力而非力之本體也。）藉欲爲社會革命，則反以利政府而兩無所成也。故兩者不可不犧牲其一，而歐洲十八世紀之末以至十九世紀之前半期，凡有革命，皆犧牲社會革命以成政治革命者也，於時雖有社會革命運動而皆不得成功，良由此也。而以是之果，致今日歐洲諸國不得不更起第二次之革命，其幸則以平和解決，不幸則希杳標柱之慘狀，且夕間見矣。夫其初之不能不犧牲其一，歐洲之不幸也，而今日之危機，殆亦當時爲政治革命者所未嘗夢見者也。苟無彼歐洲之不幸之原因，無政治革命運動主體爲社會革命運動客體之事實，而誤援歐洲之歷史以自偶，無故而使社會卄其

慘禍者，是亦敢於禍社會也已。

次(二)之場合，兩革命原因並存，而社會革命客體與政治革命無涉，則利並行者也。政治革命運動之客體雖非社會革命運動客體，社會革命運動不爲政治革命運動之妨，則以一役而悉畢其功者，其必勝於因循以貽後日之悔者明矣。夫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其運動之客體往往殊，而其運動主體則今無多異也。苟其政治革命之力自大多數人出者，此大多數人之必什九爲社會革命運動主體，於是時政治革命而奏功者，則同時以其力起社會革命，非甚難事也。抑惟政治革命時，人心動搖，不羨巨富，於是壟斷私利之念薄，而公共安全幸福之說易入於其心也。逮事既平，則內顧慊然不自足於飽暖，而進思衆人之奉養，乃苦謀所以得之者，則必求便己營利之制，語以人各百金者，不以爲喜，語以百人而其中一可得萬金者，則雀躍從之，常私自詭必得，而不慮其不得之困矣。惟在患難，乃於公共之利害明，而爲一己冀饒獲之念不切。故行社會革命於平時者，其抗拒者必多，以與政治革命並行，則抗拒者轉寡，此吾人主張並行之第一理由也。豈有死亡强半乃利於行之說哉！

三　中國現在當並行之理由

熟觀上所列舉之各場合，則中國現在是居中之何等乎？得以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乎？吾人乃可得爲之答曰：中國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原因並存，而居上舉(乙)之第二之狀態，

社會革命宜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謂兩革命原因同時並存者，政治革命之不可以不行，既爲一般所知，至謂中國有社會革命原因，則往往有駭而不信者，此誤信社會革命原因惟由貧富已大懸隔之故也。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既有此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之制度，必生貧富懸隔之結果，二者之相視，爲自然必至之關係，然則以有此個度故，當爲社會革命無疑。余輩前此所以不言社會革命之原因在貧富懸隔，而言在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以此也。而中國今日固已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制者也，故不得不言中國有社會革命之原因也。然而俱有其原因矣，乃其革命客體絕不相關，故不得爲上舉(甲)之狀態，此卽中國革命所以有殊於俄羅斯之點也。今者老朽之政府，誠亦各蓄貨財，顧其富或緣貴得，而決非與貴有不可離之關係，此自古而已然，至入虜廷，則尤忌以多財聞。自乾隆行最陰險之計略以吸集金資，(乾隆縱督撫貪婪(九七)，俟其滿載歸則籍沒之，謂之宰肥鴨，彼無絲粟强取之名，而漢人膏血已盡矣。)卽富者亦不敢揚聲於外，而實際有財者皆遠於政府。咸同以後稍稍變，然決不得謂有財者必爲官吏也。若彼滿洲之族，則以禁營業故，貧困太半。是以政治革命運動之客體，決不與社會革命運動之客體爲同物者也，兩者既非同位，則必居(乙)之(一)(二)兩場合中矣。而今日社會革命運動之客體，果爲政治革命運動之主體否乎？中國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利害問題，視以解決者也。而余輩不憚答之以否，何則？中國歷史上無如是之狀態，

即現時革命運動亦絕不以豪右為中心點故也。中國往代揭竿〔一〇〕之事，多起於經濟之困難，於漢、唐、明之末季尤著，此最當注意之點也。由此以擴充之，則經濟組織能早完善，不致召今日之社會革命，未可知也。惟圖苟且之安而無百年之計，政府未覆而戴新主，及其功成，相與休息，更不聞有為謀大多數衣食完足之道者，此致足惜者也。然中國革命運動之力，不出於豪右之族，證左亦以昭矣，至於今日革命之運動，則尤易見。自南都淪喪，唐、桂二王先後不蘇〔一一〕，中國悉委於腥羶，而東南會黨，所在團結，蓄力待時，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此其組織者為何等人，亦當為世所共知矣。今後革命，固不純恃會黨，顧其力亦必不出於豪右而出於細民，可預言者也。故就中國今日之狀況而論，決不為(乙)之第一之狀態而當屬於其第二之狀態，從而由上節所論之理由，以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最有利。

然而非社會革命之說者則曰：「以之(社會革命)與普通之革命論並提，利用此以恃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之悉為我用，懼赤眉、黃巾〔一二〕之不滋蔓而復煽之，其必無成而徒荼毒一方，固無論也。」此其論絕武斷而不舉其理由，固莫知其何以為著龜而卜筮是。顧強從其不條理之論議中為之整調，則論者所以為是言之由亦致易測。蓋論者認社會革命為強奪富民財產而分之人人者也，故謂甲縣約法之後，乙、丙諸縣雖如晚明之揚州、嘉定而不能下也。又謂行民生主義，其地方議會議員，必皆為家無擔石目不識丁者而已。蓋其

意爲富族畏避而貧民專政，則將以社會革命妨政治革命也。夫社會革命，固將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數之人民爲目的，而決非爲論者所意想之簡單者也，從制度上而爲改革者也。既有善良之制，則富之分配自趨平均，而決無損於今日之富者，何則？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一三)，生養死葬各得其所，自餘之富皆贅而已。今日營營於富者，叩其本心，果何所謂乎？恐其什九，以懼貧之不可堪，而非以富之可樂也。爲避貧而後爲富，然則使菽粟如水火無不足之慮者，又安用此過量之富爲！故就終局而論，則社會革命固欲富者有益無損也。至於其進行之手段，則各學者擬議不同，要之必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積休止；集積既休止矣，則其已集積者不能一聚不散，(凡富無不散者，即在歐美，富之集積盛行而一面仍因相續等事散之也。)散則近平均矣，此社會革命之眞諦也，故其進行之時，亦無使富者甚困之理也。今日歐洲豪右所以甚惡社會革命者，彼自恐懼於絕對共產主義之說，乃一切深閉固拒；又一方以値承平，儲蓄之望盛耳，中國現在無此原因，則其畏避之情當減。第既爲社會革命矣，則固亦豫定豪右之必爲抵抗，第行之亦決不足爲政治革命之阻，何則？凡對於社會主義爲抵抗者，必甚富者始力，而中產者乃中立無所屬而已。而方政治革命之際，彼素封之家，先已望塵畏避，何俟社會革命之敺之耶？大抵中國富族，對於政治革命什九持兩端，視政府利則從政府，洎革命軍捷則又從革命軍耳。其所欲者，惟在保其現在已集積之富，而不在希望將來之鉅獲。社會革命，富人所

失者，爲將來可幸致之鉅獲，而非已集積之富。（社會革命固亦行以漸分散已集積之富之策，然分散者合理的分散，不可言失。）彼既避政治革命，則與社會革命無與，若其來歸，則亦必不以將來可幸獲之失傷現在已集積者之保護明甚，故謂富民畏避爲政治革命之阻說非也。次其言貧民當政，則直不通之言也。試問貧無擔石儲者，何以無爲議員之資格乎？議員一用貧民羼入，則秩序立亂乎？猶是橫目兩足，猶是耳聰目明，獨以缺此區區阿堵〔一四〕故，不得有此權利，吾不知其何理也！使此說而正也，則桓、靈賣官之政〔一五〕乃眞能應以富官人者，唐、虞明揚側陋〔一六〕，直粃政耳，捐納之制其可永存，而平等之說直當立覆也。試以印之天下具五官百骸者，恐除論者外，無一人而不應之曰否矣。且今日諸國議院，無不有多數出身貧民之議員，卽如此次英國新選舉，勞動黨所選者，強半出身工人，論者又將何說以云？至云目不識丁，則尤可笑。普通選舉之際，於被選舉者未嘗不可定教育之資格，豈有悉選無教育者之理乎！論者豈不曰：「地方議會使富民佔優勢，固專偏利富民，使貧民佔優勢，亦有偏利貧民之弊。」然須知貧民者居大多數，不如富者之居少數也。居少數者欲自利，則可背公而爲不正之議決，若爲大多數之人代表者，則其議決勢不得私。蓋地方議會可議決之事項有範圍，（府、縣會之權力決不能比北美各州，此沿革上使然者也。）於此範圍以內謀大多數之利益，則不能屛富者使獨不可享也。故貧民之專擅，決不必慮，而因貧民專政以妨政治革命進行之事，更無有也。

抑於中國，尙有利於速行社會革命之理由二：即中國今日富之集積之事不甚疾，一也；中國社會政策於歷史上所屢見，不自今日始，二也。中國經濟上放任競爭之制雖久行，而貧富今尙不甚懸隔，此由物質進步之遲，大生產事業不興，而資本掠奪之風不盛，從無積重難返之患，社會革命之業輕而易舉，不及早爲之圖，則物質的模仿且晚行，而此利便爲全失矣。抑中國古以兼倂爲罪，蓋沿封建之餘習，而其言爲儒者所稱道，因之深入人心。漢代詔敕，尊農賤商(一七)，亦本制富集積之旨者也。自是以降，雖不必常奉斯旨，而凡謀抑富助貧之策者，亦率以善政稱。顧是皆流於末，而無探其本原以爲救濟之策；其可稱眞爲根本之計者，獨荊公之靑苗之法(一八)耳，不幸而奉行不稱厥旨，遂以重禍。然當時所背於新政者，除蘇軾之無知妄論外，大抵皆攻擊其辦法之不善，而不能言其制法之意之非也。要之，抑豪右而利細民者，中國自來政策者之所尙者也，因而改善之以爲根本之改革，決不能謂爲非適合社會心理者也。由此二點以觀，中國今日實最利行社會革命之日也，而此最便行之機，稍縱即逸者也。然決不能無爲政治革命而徑行之，何則？行之必藉政治上權力，而非有政治革命，平民不能握此權，然則言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當然者也。更就土地國有論之，則此觀念亦於中國自古有之。地稅至唐稱租，即顯國家爲地主之義，而其稱有土者，不過有永小作權者而已，自兩稅法行而此表現失矣。然雖唐以後，庶民對於地稅之觀念與他種稅之觀念，終不能謂無別也。更舉近世之例，則於明初屯

衛之制，其田皆國有者也，明初所以得行此者，亦正以政治革命之後易爲功也。覩於其後欲贖取已賣之田，猶患費無所出，乃其初設時若甚輕易舉者，斯亦可知其故矣。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之際，果何事强奪耶？（明尙有皇莊之制(一六)，然爲君主私產，非國有者也，故不能以爲例。）

四　並行之效果

既曰以並行爲便矣，則其並行後見如何之效果乎？決不可不一言者。然此當注意者，並行之效果，謂社會革命及於政治革命之影響，政治革命及於社會革命之影響也，若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自身之效果，則非今所論也。難並行者之說者曰：「充公等之所望成矣，取中央政府而代之矣，而其結果，則正如波倫哈克之說，謂最初握權者爲無資產之下等社會，而此後反動復反動，皆當循波氏所述之軌道而行，其最後能出一偉大之專制民主耶？則人民雖不得自由，而秩序猶可以恢復，國猶可以不亡；若無其人耶，則國遂永墜九淵矣。即有其人焉，或出現稍遲，而外力已侵入而蟠其中央，無復容其出現之餘地，國亦億劫而不可復矣。」此彼所以爲最後之論點者也，而吾不得不驚條理之錯亂，論據之自相繆反。蓋論者之旨，以其並行則秩序紛亂而外力侵入也，其所言雖若兩，而實則根據於一，破其秩序紛亂之說，則外力侵入之說亦無從立也。乃問其言秩序紛亂之由，不出波倫哈克數語，此可謂奇謬矣。夫波倫哈克之說，久爲學者所擯固無論；今假波倫哈克之說爲正，亦正足以爲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之證左，而不得以爲攻之

之器械，何則？波氏所論為未行社會革命之前之國家故也。波氏之所根據者，法國之歷史也，而法國之大革命，絕無社會革命之分子存於其間者也，（不惟然，且有助長競爭及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點，此可從人權宣言中見之者也。）惟未為社會革命，故有貧富階級代嬗以秉政權之說也。社會革命以階級競爭為手段，及其既成功，則經濟上無有階級，雖受富之分配較多者，亦與受少同等，不成為特別階級，故絕不能言一階級（經濟的）握有政權，更不能言自此階級移之彼階級，由其無兩，故不得稱階級，亦無彼此可言也。故決不能由波氏之說以證社會革命有害於政治上秩序，則波氏之言之本不實，乃更無庸辯也。

以余推觀之，則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有相利而無相害，此可分兩方面言之：

（甲）社會革命及於政治革命之影響　此質言之，則政策不受社會經濟上勢力之搖動，而無為一私人經濟上利益犧牲，為大多數幸福計之政策之事，是經濟階級不存之所利也。

（乙）政治革命及於社會革命之影響　此之利社會革命者，於方行時既已有前述之便，而在既行之場合亦尚有之，即已有政治革命者，社會革命後之完備組織，無為政治不良而被破壞之虞是也。藉欲行至完美之組織於專制政府之下，則緣被以階級為制度之精神故，必兩不相容，於是兩相激蕩，專制之敗幸也，其勝則此制湮矣。故欲其制之完全永久，亦必政治革命已行而後可得也。

要之，本篇之論，重於破邪，而以欲破邪說故，不能不根據於社會革命之原理，故簡單舉之而未暇致其曲，略欲一一發揮之，則非數十萬言不能明其崖略〔一〇〕，非此區區數千言所可盡也。故證明推論之事，皆讓之他篇，世有有志社會革命者，尚當徐徐相與研究之也。

（朱執信集）

注釋

〔一〕荼毒，是說人民遭受毒害和痛苦。

〔二〕解嘲，自己辯解被人嘲笑的地方。

〔三〕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五）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四〕霍布士（一五八八——一六七九），英國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是英王查理二世的老師。他在政治上是無政府主義者。歿於貧困，死時年九十二歲。主要著作爲國家論。

〔五〕馬奇斐利亞（一四六九——一五二七），意大利之政治家、著作家。

〔六〕詹詹炎炎，絮絮叨叨的小辯和氣燄熏人的大辯論。莊子齊物論有「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話。

〔七〕蚩蚩者，指人民。

〔八〕窶人子，窮苦出身的人。

〔九〕貪婪，求索無饜的意思。

〔一〇〕揭竿，見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注一二四。

〔一一〕明唐王朱聿鍵，一六四五年，於福王由崧被俘後，稱帝於福州，改元隆武，次年爲清軍所俘。接着桂王由榔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一六六二年被漢奸吳三桂所殺。不祿就是不能保全祿位而死亡的意思。

〔一二〕赤眉，是王莽末年在山東的一支農兵起義的隊伍，因爲起義軍把眉毛塗上紅色作爲標誌。黃巾是東漢末年的一支農民起義的隊伍，因爲起義的農民頭纏黃巾以作標誌。

〔一三〕偃鼠即鼴鼠。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語見莊子逍遙遊，說河水雖多，對於偃鼠的飲量來說，也不過飽了肚子而已。這裏是說某些人在財富平均後，可能會適可而止，不存奢望。

〔一四〕阿堵，原爲六朝唐人語詞，意即這個，是指物代詞，這裏是錢的別稱。世說新語：「王夷甫（衍）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呼婢曰：『舉卻阿堵物。』」後來因此把阿堵作爲錢的別稱。

〔一五〕桓，漢桓帝劉志，靈，漢靈帝劉宏，是漢朝末年昏亂的皇帝。靈帝笑桓帝不會賺錢，在西園開店賣官爵。

〔一六〕唐虞，指堯舜。「明揚側陋」，見書堯典，是說舉拔住在偏僻地方的賢人。

〔一七〕指西漢初統治階級爲緩和社會矛盾對農民作的某些讓步，放鬆剝削壓迫，採取所謂「休養生息」的政策，和對於商人實行一些限制的政策。例如漢高帝（劉邦）七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文帝（劉恒）景帝（劉啓）屢下勸農的詔書都是。

〔一八〕荆公即王安石。宋神宗時，王安石主張行青苗法，規定政府拿錢或穀借給農民，收百分之二十的

息。這辦法對於當時的農民有利，而對於地主和商人卻是一個打擊。

〔一九〕皇莊，皇帝的田莊。明朝中期皇帝與官僚、地主一樣，大量侵占土地，各處建立皇莊。

〔二〇〕崖略，大略、大概。莊子知北游：「將爲汝言其崖略。」

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

緒言

社會主義學者於德獨昌。於政治上有大勢力，而他政黨乃卻顧失勢，仰其佽援〔一〕焉。蓋自俾士麥〔二〕當路以來，言德國政治而不數社會黨之勢力者，未嘗得爲知言也。然溯其始事之際，上有暴力，旁無奧援，二三私人，力征經營，顛沛敗亡，豈不爲意，乃稍稍得集，今日得握區區〔三〕之政權，亦猶非社會學者所以爲期也。繼此以往，欲樹卓絕之功名於社會間者，正亦不患無着手處。然而藉强力，倚聲援，易以有爲，視初之孤詣獨行者蓋遠矣。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殊科。政治革命者，第以對少數人奪其政權爲目的耳，然則敵少而與者衆也。社會革命，則富族先起爲阻，而政府又陰與焉，務絕滅其根株，以謀其一己之安，有政權與有資財者合，則在下之貧民無以抗也。夫彼其猜疑於社會黨者固已大謬，然而持之堅，

毀之甚，非說論之所能解也。抑又甚遠之不欲聞其論，惟思熄之耳。故方馬爾克之始創說也，窘迫無所投，是非惟政府之專橫然，亦一般有勢力者無不深惡之使有此也。夫倡之於衆莫敢應之秋，亦逆知其有危難而不能徼幸，然猶竭其能以從事，抑非他有利焉，徒以己以爲難而退聽，則人之難之亦將如己也，則此問題終於不解決而泯沒。抑自解決矣，而使以其解決益重不幸於烝民，則孰若已爲之以希冀萬一。夫寧豫計黨類之衆寡哉！假令是數人者舍此不爲，震世之名未必不可坐致，不爲其可成而爲其不可成，此所以賢於俾士麥輩萬萬也。說措不用，固所豫期，而其學說之得流傳，亦乃所望而不敢必者，則自今日視之，欲不宗師而尸祝〔四〕之，其安能也！

學說既衍而漸廣，徒黨亦日盛，則欲爲不利焉者逾多，勢不能不有所倚恃。三十年來，社會革命家時有干謁卿相與堅相結納者，是非誠與之，其策略有不得不然者，而德人爲尤甚。故世謂德人欲以得政權達目的與英法異以此。然而政府之能力亦可覩矣。彼持階級制以爲權力之本，堂廉〔五〕不峻威嚴則瀆之說深入於當路者之心，故常假社會改良勞働保護之名，以行摧陷有志者之實，陰絕社會革命之根株，其政策正與滿洲之日言立憲類，是固雄猜之主所優爲者，彼德意志人十年之間身丁其毒，曷嘗不知之也耶？

抑嘗聞之師，社會上之勢力，自演而變，人與有能。然其既變也，則政治上必因順應焉，不然，且繼以革命，區區二三人固不得久持之也。政治上勢力不能變社會上勢力，而因社會上勢

力以變者也。故政府之壓抑，雖處心積慮，且繼之以強力，不足以爲社會革命家患也。於德意志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社會黨壓抑之令盛行，然而社會黨乃潛滋暗長，比較於前後，社會黨之發達爲最速之日，其故亦可思矣。曾謂區區三數人遂足以抗公理而倒行逆施無所顧忌也耶！

是故政府有猜忌之實而無助長之能，與之爲合，其便鮮，其害多。然而德意志之社會學者不遂與之睽離而委蛇〔六〕求容者，意亦欲無多樹敵，以故苟令其組織不與社會之組織相妨，則仍之可耳。若持是遂謂社會革命不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則大非也。此於吾華之爲革命所最當注意者也。

要之社會的運動以德意志爲最，其成敗之迹足爲鑑者多，而其功實馬爾克、拉薩爾〔七〕、必卑爾〔八〕等尸之，故不揣顓蒙〔九〕，欲紹介之於我同胞，翔贍博洽〔一〇〕，所未敢云，所期者數子之學說行畧溥遍於吾國人士腦中，則庶幾於社會革命猶有所資也。

(甲)馬爾克 Marx

馬爾克者，名卡爾爾 (Karl) 氏馬爾克，生於德利爾 (Trier)。父爲辯護士，竺〔一一〕於敎宗。馬爾克少始學，慕盧梭〔一二〕之爲人，長修歷史及哲學，始冀爲大學祭酒〔一三〕，既乖得之矣，而馬爾克所學之校爲異宗，他宗徒攻之，遂不果進，退而從事日報之業，時一八四二年，馬爾克之齒二

十有四也。

馬爾克既爲主筆，始讀社會主義之書而悅之，其所爲文，奇肆酣暢，風動一時，當世人士以不知馬爾克之名爲恥，而馬爾克日蒐討社會問題而加以研究，學乃益進。既二年，其日報之組織稍稍備矣，而以論法蘭西社會黨觸政府忌，無已，噤默[一四]而止，馬爾克鬱鬱不自得，已無如何，俄被放逐，乃西適巴黎。

亞那爾盧叙[一五]者，巴黎之名士，馬爾克抵巴黎過之，傾蓋心醉，遂定交焉，相與組織一德法年報。於是馬爾克始研究國家經濟學，而探社會主義之奧竅[一六]，深好篤信之，於德法年報大昌厥[一七]詞。既而德法年報中輟，乃別發行一雜誌，命之曰進步，痛掊擊普魯西[一八]政府。紀功[一九](Guizot)者，法之名政治家也，素親普，時相法，不欲以是惡之，乃逐馬爾克。馬爾克困頓無俚，乃北走比律悉[二〇]。

初，馬爾克在巴黎，與非力特力嫣及爾[二一](Friedrich Engels)相友善。嫣及爾者，父業商，少從事焉，習知其利苦，乃發憤欲有以濟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馬爾克，學益進。馬爾克既去法，嫣及爾亦從之北遊，因相與播其學說於比律悉之日報間，言共產主義者羣宗之。萬國共產同盟會遂推使草檄[二二]，布諸世，是爲共產主義宣言。馬爾克之事功，此役爲最，以壓制之甚也。間關而出版於倫敦，時爲法國二月革命之前十四日。

前乎馬爾克言社會主義而攻擊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來，與謀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蓋未有聞也。故空言無所裨。其既也，資本家因誚笑之，以爲烏託邦固空想，未可得薪至也，是亦社會革命家自爲計未審之過也。夫馬爾克之爲共產主義宣言也異於是。

馬爾克之意，以爲階級爭鬥，自歷史來，其勝若敗必有所基。彼資本家者，豢粱肉刺齒肥，飽食以嬉至於今茲，曾無復保其勢位之能力，其端倪〔二三〕亦既朕矣。故推往知來，富族之必折而儕於吾齊民，不待龜筮〔二四〕而瞭也。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鬥之陳跡乎〔二五〕！」取者與被取者相戕，而治者與被治者交爭也。紛紛紜紜，不可卒紀，雖人文發展之世，亦習以謂常，莫之或訝，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輩所處社會方若是，於此而不探之其本原以求正焉，則掠奪不去，壓制不息，階級之爭不變猶昔，則中級社會與下級社會改善調和之方其又將於何而得求之也。

馬爾克又以爲當時學者畏葸〔二六〕退縮，且前且卻，遂爲空論而遠實行，宜其目的之無從達也，苟悉力以從事焉。則共產之事易易耳。故其宣言又曰：「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事，爲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之行爲，則其目的自不久達。於是壓制吾輩輕侮吾儕之衆，將於吾儕之勇進焉讋伏〔二七〕，於是世界爲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於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二八〕於是乃進而爲言曰：「既已知勞働者所不

可不行之革命，始於破治人治於人之階級，而以共和號於天下矣。然後漸奪中等社會之資本(二九)，遂萃一切生產要素而屬之政府，然而將欲望生產力之增至無窮，則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權也。(三〇)然則吾人不可無先定其所當設施，而爲世界謀萬全之道，以待其行之之機也。而乃驟聞吾人所語設施之方者，鮮不驚怖，掩耳播石(三一)，惶惑無措，以謂倜(三二)於經濟之原則，不可以一日施。雖然，是固素未嘗究焉，而以所習爲不可驟(三三)。吾輩之所標者亦未若其所抨擊之偏反也。是乃凡社會動搖之所不可不見，而以之爲革命方法，抑又欲避之而無所從也。凡是諸設施亦不必凡國皆宜，要必善因其國情以爲變，而在最進步之社會則必當被以如下之制。

(一)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業之用。

(二)課極端之累進稅。(累進稅(三四)者，德語之 Progressiv abstufen Steuern 也。孟德斯鳩(三五)盧梭等既嘗倡之，而近世德之華格納 (Wagner) 及庚 (Kon) 英之麥克洛 (Macculloch) 等皆主張之。而反對之者則倡比例稅(三六)爲布留 (Beaulieu) 希爾孟 (Hermam)、因乃斯得 (Gneist) 等是也。而其反覆爭論蓋有多說。要之，以爲累進說者，強取於富人而塞實業家之心，即彌勒(三七)著論亦不免此也。彌勒經濟學原理謂累進稅只宜加於遺產相續，他則不宜，實迷於此說者也。後世學者增加其種類，謂所得稅等皆可以累進之法行之。然又謂當於其增加之率爲之制限。凡此一皆慮富家之因而不利耳，未嘗比較其輕重，而推其謬誤之源，則在未解資

本之性質也。對於此問題，當別著論明之，要之累進稅者，使富人應其財產而納稅之率增加，不但數量增加而已，卽如常人稅百二三者，稍富百六七，大富百十乃至百二十。然則富者以稅故漸卽貧，而應其貧稅隨之輕，卒至凡人齊等，無大貧富，稅率亦近均一矣。所謂極端累進稅者如是，不勞而富均，又無所苦，策之最上者也。近日行累進稅之國漸多，於瑞士其成効尤著，抨擊者日息而頌美者漸多，抑亦進步之一徵也。顧其累進之率甚微，不足以抑富家，又有其制限，至一定之度，其上更不增加，故効不大見。卽如日本，其所得稅率用累進法，其最低額爲對於三百圓稅千之十，其最高額爲對於十萬圓稅千之五十五，自十萬以往稅率以千五十五爲限，而其稅率之增加率自四分一乃至十分一，然則其所助於均貧富者恐微也。）

（三）不認相續權。（相續者，承繼財產上權利義務之謂。古有承繼戶主權者，日本尚存之，而歐洲則大抵不認，但爲財產承繼而止。馬爾克所欲廢者此也。蓋設相續之理由，在使其權利有所歸而不至歸於先占者幸得，其義務有代履行者不至使權利者有大損失耳。然不認之亦決非無以處焉，蓋國家相續之制本非不可行，而財產甚少，債務過多者，亦可以破產之法被之也。於是無因相續得財產者，則數十年後且可絕貲本家之跡，此主張廢相續者之說也。然於實際能行否及行之有効否，今尙爲問題。至課之以稅，則自彌勒以來皆以爲善法無反對者。）

（四）沒收移居外國及反叛者之財產。

（五）由國民銀行及獨占事業集信用於國家。

（六）交通機關爲國有。

（七）爲公衆而增加國民工場中生產器械，且於土地加之開墾，更時爲改良。

（八）強制爲平等之勞働，設立實業軍。（特爲耕作者。原註）所謂軍者，以軍隊組織而從事於實業也。

（九）結合農工業，使之聯屬，因漸泯邑野[三八]之別。

（十）設立無學費之公立小學校，禁青年之執役於工場，使教育與生產之事爲一致。（即使爲生產者必受相當教育之意。）

馬爾克素欲以階級爭鬥爲手段，而拯[三九]此蚩蚩[四〇]將爲餓殍之齊氓。觀於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見。蓋馬爾克固惡戰爭，雖然，以之去不平，所不可闕，則亦因用之，所不能諱者也。故其言又有曰：「今者資本家雇主無復能據社會上之階級矣，彼輩無復能使其所以生存之現組織爲支配，此社會之法則矣。故彼既不足支配社會。何則，彼輩使凡勞働者雖方供役於彼，猶不得以全其生故也。夫彼等既使勞働者貧困使至爲窮民而不可不扶養矣。」[四一]又嘗曰：「於此問題當注意者有二：一者，其現以爲經濟上變遷之階級對抗及階級競爭，其二，則社會的運動（破資本家雇主之支配權，促新社會生產力樹立之社會分子所編成組織者。）是也。」馬爾克之意可於是以覘之。

共產主義宣言之大要如是。既頒布，家戶誦之，而其所惠於法國者尤深。時際法國革命，三月，柏林之民亦蠭起，普王以兵力壓之，功遂不奏。法既畢革命，乃迎馬爾克之巴黎而禮之。既而德意志之勞働者亦感於馬爾克之說，起而與富豪抗。富族側目(四二)，然無如何。馬爾克尋歸柏林，創報名新來因日報，聲振一時，且斥普王之無道而贊議會之租稅拒否，益逢政府之怒。一八四九年五月，復禁其發刊而放其主筆，其明年，復大索社會黨，悉放囚之。

馬爾克既放，乃適英，卜居焉，與嫣及爾偕，終其身不復歸柏林。

馬爾克既草共產主義宣言，萬國共產同盟會奉以爲金科玉律(四三)，故頌美馬爾克訢病馬爾克者咸是焉歸。然馬爾克之他述作尚甚夥，常與嫣及爾共著，學者寶貴之，而其學理上之論議尤爲世所宗者，則資本史(四四)及資本論也。

馬爾克以爲資本家者掠奪者也，其行盜賊也，其所得者一出於朘削(四五)勞働者以自肥爾。爰據於斯密(四六)、理嘉圖(四七)之說以爲論曰：凡財皆從勞働而出，故眞爲生產者，勞働之階級也。然則有享有世間財產之權利者，非勞働者而誰乎？此所謂勞働者，固亦不限於枝骸(四八)，指揮監督之勞，非所不與，然而不可無別於其難易也。故數勞働之功以計廩(四九)，則不可不先勞力而後勞心。乃於實際，勞心者所受廩給百倍勞力者而未止，此何理也？近世工業盛用機械，而需大資本，因之大需監督者。從其末論，余亦不能以謂非然。然而資本者，本勞働者所應有之一部，

而遂全歸於彼掠奪者與？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窮之，欲不謂資本爲掠奪之結果，而刼取自勞働家所當受之庸錢中者，不可得也。儻勞働者終末由與資本爲緣，（即無獎勵農工貸之資本之銀行抑其相類者。）而循此以往，則是宜謂之資本家財務者，即爲奴隸於依他人勞働以爲生之一階級，富族者耳。夫今後產業所資於固定資本者正多，勞働者之地位乃將愈降而不返，是亦理之所難容者也。經濟學者以資本爲蓄積之結果，是阿合吾，中等社會，吾己之意以立說者耳，不足爲道。且假令誠由蓄積寧非奪之勞動者而蓄積之者也耶！

據理嘉圖所論，凡製品之市價，以產出之所必需之勞働與運致諸市之勞働而成，無問其所施技者爲何材，苟價有所增，即其勞働焉賴。此如素絲盈把，織以爲縑，價兼於前，是其爲價。一則當於絲之原直，一則勞働之庸錢也。機械不得有加於生貨之價，交易亦不得有加於生貨之價也。然則使價之增，惟勞働者。食其價增之福者，亦宜惟勞働者耳。乃觀其庸錢，則僅受理嘉圖所謂最廉之額，而不得食所增於物價之金也。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時，而其六小時之勞働已足以增物之價，如其所受之庸錢，餘六小時者，直無報而程功者也。反而觀之，則資本家僅以勞働結果所增價之一部還與勞働者，而乾沒其餘，標之曰利潤，株主輩分有之，是非實自勞働者所有中掠奪得之者耶？夫今者彼輩日言求改良，所謂改良者非他，節勁勞之費耳。然則職工勞働如舊，而受損益多　新機械之發明，資本家之利，勞働者之害也。工業改良益行，勞働者益困頓

而已。古之奴隸，不知己之程功何時爲自爲，何時爲爲主人者也，惟命是從。今之勞働者，則何以異於是也！

馬爾克此論爲社會學者所共許，至今不衰。而馬爾克所取救濟之策則有兩方：一爲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舉十條，一則爲農工獎勵銀行之設置也。此種銀行專以貸資本於農工業勞働者爲事，使不仰給富家之資本，則能獨立不爲所用。嘗以提議於萬國共產同盟會，衆議不諧而止。近世所謂農工銀行者亦類是。然彼之志固欲以獎勵之使成資本家，非出於求鋤資本扶勞働之意也。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馬爾克卒於倫敦。後數年，嫣及爾亦卒。

蟄仲子〔三二〕曰：馬爾克之爲學者所長也，以資本論。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馬爾克立言不審時，或沿物過情之爲之累也。約翰彌勒論之，以爲張皇誇大，蓋亦有由也。夫資本固非一切爲從掠奪得，蓄積之事，往往亦自勞働，此雖經濟學者之一家言，然於事實恐無以易也。謂蓄積者必得諸人，而非用餘度〔三三〕置，至辯者不能言也。凡生產消費，本不必一一同符。時而有餘，時乃不足，方有餘而念不足，則有貯蓄之事，此於孤立經濟時代已見之者也。既貯蓄而後用之，以使所生產多，是爲資本之始，於是時資本家與勞働爲同一人，安有如馬爾克所云自掠奪而蓄積者，故謂之誇大亦無所辭。雖然，經濟既發達之世，則不可以是論。何則？交通既繁，貸借之事

乃起，而勞働者或用他人之資本矣，既乃有雇傭之制。夫雇傭者受給而生產益多，故久且不廢。然而勞働者之禍於是焉興，蓄積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奪之事漸盛矣。蓋方是時，其所給之資本遠不逮所獲果實，而勞働者不依賴焉，所得亦微，乃樂與爲契約。自是以往，勞働者無息肩期矣。資本家因其所得益擴張之，發而愈多，遂成積重難返之勢，勞働者所獲僅足糊口，無從更爲儲蓄以得資本，此中世之形也。至於近今，則資本家益恣肆，乘時射利，不耕不織，坐致鉅萬，如細析其資本之所由來，恐自貯蓄者乃無纖毫也。而其歲入則大半爲贏利，小半爲庸錢，雖欲不謂之掠奪盜賊，烏可得哉？故馬爾克之言資本起源，不無過當，而以言今日資本，則無所不完也。往者蓄積所生之資本甚微，而其得大以有今日者以取息，故其取息之苛重，實同掠奪，此無可諉解者也。一人勞働，終身其蓄積所得者，不足以供資本家一口之費也。資本家昔所蓄積者，則既費消，今所有者全非由於蓄積，特以蓄積所得爲刀斧鴆毒（五四），以刼取之者耳。故馬爾克曰之盜賊，非爲過也。彼論者則必曰：贏利之起源，基於契約，彼被雇者始爲約時，先取庸錢，後以所生產之價値爲償，加之息耳。是以雇工契約，其原理無異借貸，向借貸關係，以契約而取息者，不得謂强奪也。彼非强使必借，則不能謂勞働者被强迫而出此息也。則疑於非掠奪，是其說非無所據。雖然，有當辨之者。夫契約者，合意，此羅馬以來所認者也，故必兩方意思俱爲完全，其意思有欠缺者無効，其有瑕疵（五五）者得取消，此亦無或異議者也。意思有瑕疵，如虛僞

强迫之屬是，而英美法有所謂不當權勢（Undue influence）者，非所應使之權勢之義，亦爲意思瑕疵，而得爲取消之原因。質言雇工契約，所以得以至賤之庸錢取最貴之勞働者，實緣其以不當權勢故，不可以尋常契約論也。蓋英美所謂不當權勢者，譬屬僚之對於長官，懾於其威，有所贈遺，語其中情，實無贈答之願，一旦長官免職蒙譴（五六），此屬僚者，得直取消其贈與之行爲，訴之公庭，前所贈物，悉還歸屬僚所有。又如貧窶之子，忽有急需，賣物富豪，直百取十，其既也亦得取消。（羅馬法所謂大缺損而取消者亦略同此。）凡皆基於不當權勢者也。蓋以長官之權勢臨以屬僚，而强求其贈與，以富家之權勢臨於賣者，而賤買其物，皆不當者也。而有如此之行爲，卽推定其意思之有瑕疵，故凡離常可怪者率得以此推定加之。苟其濫受利益之人，不能反證己之利益不由不當權勢而得，卽不能拒其取消。此英美法之所特長，無背議之者。而返觀於雇工契約則又何以異是。彼其上下不對等，猶屬僚之與長官也。其程功與報酬不相當，則猶貧子之賣物也。特其習久轉以爲常，衆不加怪，受利益者安之若素，而被害者窘迫不知所訴焉。苟去流俗之見而察其本源，則其有不當權勢可推定而無從以反證明也。彼挾鉅貲者不待約而聯，以苦工人，斯密氏（五七）所嘗太息痛恨者，而近今益甚。貧富離隔，譬雲霞之與淵泉，禍乃愈酷。卒使勞働者無所投足，而降心低首以就至賤之庸，此亦不可掩之跡矣。然則依於法理，其契約可取消，而彼所沾丐於勞働者之澤終不可不歸諸勞働者，何得因之謂資本之得由正當而不奪耶？

故馬爾克之謂資本基於掠奪，以論今之資本，眞無毫髮之不當也。夫亦非謂取息必皆不當權勢。顧今者歐洲息率恆百三四，而公司贏利分於股東恆百十一二，寧有說以處之，恐欲辯而無所也。因序馬爾克學說，遂附論以告世之右〔六〕資本家者。

注釋

〔一〕佽，幫助；佽援也就是幫助的意思。

〔二〕俾士麥（一八一五——一八九八年），是德國大政治家和外交家，是當時貴族利益的熱烈擁護者，也是工人農民最毒辣的敵人，曾公開反對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一八七一年他擔任德國首相時，主張要在普魯士王朝的領導下自上而下的統一德國，反對用革命的辦法來統一德國。他主張實行軍國主義，宣稱：「這時代的大問題不能用說話或用多數表決去解決，而要用鐵和血。」他的整個政治活動，都依賴着容克地主和大資本家。仇視當時的社會黨和工人運動。

〔三〕區區，微小的意思。

〔四〕尸，為古代太廟中的神主。祝，是主祭的官，這裏的「尸祝」也就是「主」的意思。

〔五〕堂廉，堂的側邊，這裏比喻政府。堂廉不峻，喻政府的威信不高。

〔六〕委蛇，委曲順從的意思。

〔七〕拉薩爾（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是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活動家。他在政治上擁護俾士麥的政策，並和俾士麥勾結，否定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在哲學上是黑格爾的信徒；列

寧稱拉薩爾是舊式的黑格爾主義者，好戰的唯心主義者和先進科學的敵人。而朱執信却認為他是傑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家，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局限性的表現。

〔八〕必卑爾即倍倍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他與馬克思恩格斯同時，反對俾士麥的主張。他犯過機會主義的錯誤，但「……當他看到了危險性，懂得了馬克思恩格斯批評的正確性時，終能把黨領到堅決鬥爭的道路上去。」（列寧）

〔九〕顓，頑固；蒙，愚鈍。

〔一〇〕翔贍博洽，廣闊淵博的意思。

〔一一〕竺，音和義古代都和篤字相同。

〔一二〕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是瑞士鐘錶工人的兒子，他生活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主張消滅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他的名著有社會契約論。它反映了當時小有產者和農民羣衆的思想和要求。

〔一三〕大學祭酒。古代百官的大宴會，必定尊請年高德重的人，先用酒祭天地社稷之神然後才吃，稱為祭酒。漢置博士，以聰明有威望的一人為祭酒。這裏是指大學的教師。

〔一四〕噤嘿，默不作聲的意思。

〔一五〕亞那爾盧叙（一八〇二——一八八〇年），法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是黑格爾左派，一八二五——一八三〇年被監禁，一八四八年後亡命國外。曾和馬克思一起主編萊因新聞和德法年鑑，後因意見不合而離去。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以後，他變成為俾士麥的信徒。

〔一六〕奧竅，指深祕不容易看見的地方。

〔一七〕厥，即「他的」意思，這裏爲指事代名詞。

〔一八〕普魯西就是普魯士，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一。

〔一九〕紀助，通譯作基佐（一七八七——一八七四年），是法國的政治家和歷史家，曾做法國內閣總理，因採取保守政策，壓抑自由，於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時被逐。

〔二〇〕比律悉即比利時。

〔二一〕非力特力嫣及爾今譯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年）。

〔二二〕檄，指宣言；草檄，起草宣言。

〔二三〕端倪，事情的開始或萌芽。

〔二四〕龜筮，占卦用的工具。古代卜用龜，筮用蓍草，從龜殼的裂紋形狀和蓍草的數目來斷定吉凶。

〔二五〕這裏引的正是共產黨宣言的頭一句：「一切至今存在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二六〕葸，畏懼的意思。

〔二七〕讋伏，害怕屈服的意思。

〔二八〕這一段是引共產黨宣言的最末一段。

〔二九〕貲，就是財物，與資同義；貲本就是資本的意思。

〔三〇〕這一段引文見馬恩全集中譯本卷四，四八九頁。

〔三一〕撟舌，舉舌不發聲，驚奇的意思。

〔三二〕偭，違背的意思。

〔三三〕隳，墮落的意思，或與隤通用。

〔三四〕累進稅，根據財產增加，納稅比率也增加，財產越多，納稅的比率也就越大，稱爲累進稅。

〔三五〕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是法國的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著有法意，主張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目的在限制封建國王的權力，爲法國資產階級爭權勢。

〔三六〕比例稅，不論所得的財產多少，都按同一的比例徵收賦稅，叫做比例稅。

〔三七〕彌勒今譯爲約翰·穆勒（一八〇六——一八七三年），英國的哲學家，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家，在哲學上受孔德的影響，在邏輯上企圖綜合歸納法和演繹法，提出自己的演繹法，在倫理觀上主張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他的政治經濟學的特徵是折衷主義，承認工人受剝削的事實，但同時又要保護資本家的利益，承認工人某些要求是正當的，但主張以改良的辦法來解決。這裏的累進稅只宜加於遺產繼承的說法便是一例。

〔三八〕邑，城市；野，鄉村。

〔三九〕捄，同救。

〔四〇〕蚩蚩，忠厚無知的意思。

〔四一〕這裏所引的原文見馬恩全集中譯本卷四，四七八頁。

〔四二〕側目，眼珠斜瞪，表示憤怒仇恨。

〔四三〕金科玉律，法律神聖的意思。

〔四四〕資本史，今譯爲剩餘價值學說史。

〔四五〕朘削，剝奪的意思。

〔四六〕斯密，即亞當·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國富論，反映了當時新興工業資本家的要求；同時宣稱：任何勞動，不管用在工業上和農業上，都是價值的源泉。馬克思對他這一點有很高的評價。

〔四七〕理嘉圖即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年），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他比亞當·斯密更進了一步，在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和租稅原理一書中，指出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既是工資的泉源，也是利潤和地租的源泉。他從這一點出發，指出了資產階級社會階級利益的對立。

〔四八〕枝骸，指體力勞動。

〔四九〕廩，指工資。

〔五〇〕阿合，曲意奉承或迎合人心。

〔五一〕中等社會，這裏即指資產階級。

〔五二〕蟄伸子，朱執信的筆名。

〔五三〕庋，就是存放和收藏物品的地方。這裏是收藏的意思。

〔五四〕鴆，鳥名，羽毛上有毒，可殺人。將鴆放入酒中，爲最毒的藥。這裏比喻殘殺工人的武器。

〔五五〕瑕玼，本來指玉石上有污點不純潔，以此來比喻人有過錯。

〔五六〕蒙譴，遭受譴責的意思。

〔五七〕斯密氏，即亞當·斯密。

〔五八〕有，即偏袒的意思。

統一書號：2018·81
定　　價：1.10 元